



模範語體文評選

第三冊：李君實編

1 9 3 2

上海南強書局版

月九年二廿國民

總務局育教海上

館書閱平北立國

模範語體文評選

第二冊

李君實編

上海南強書局版



3 0660 6250 0

致讀者：

一 爲着青年文學讀者的需要而選編的文學讀本，在各書店發行的，已經夠多了。爲什麼現在還要繼續的印這一部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編者對於那些已有的本子，都有不滿的地方，特突破那一些編輯的方法，取材上的束縛，站在青年文學讀者自己的立場上，來產生一部比較的和大眾密切的結合着的讀物。

二 所以，在編輯的時候，注意了如次的幾點：第一，在取材方面，必須是名貴之作，特殊注意於不經見的作品，作者也以各國的代表作家

使青年文學讀者可因此了解現代中國文學的情勢，以及不斷努力的成果。

五 第四，是突破過去文學讀本編輯註釋方法的定型，完全做一種新的方法的嘗試，無論在排列上，介紹說明上，以至於在題材上。務使青年文學讀者易於理解，易於感到興味；激發對文學傾愛的熱忱，走向深入的文學研究的途徑。

六 這一部書，不僅想提供作正式文學教本之用，也想使成爲青年文學讀者課外的讀物。因此，在介紹說明方面，是盡可能的求詳。全書

使青年文學讀者可因此了解現代中國文學的情勢，以及不斷努力的成果。

五 第四，是突破過去文學讀本編輯註釋方法的定型，完全做一種新的方法的嘗試，無論在排列上，介紹說明上，以至於在題材上。務使青年文學讀者易於理解，易於感到興味；激發對文學傾愛的熱忱，走向深入的文學研究的途徑。

六 這一部書，不僅想提供作正式文學教本之用，也想使成爲青年文學讀者課外的讀物。因此，在介紹說明方面，是盡可能的求詳。全書

813

287

2:2

目次

第一	一個西班牙的城	阿左林 (一)
第二	故居	阿左林 (六)
第三	畫師洪野	施蟄存 (一五)
第四	湯屋	陳西澧 (二)
第五	收穫	綠漪 (三七)
第六	果樹園	果爾蒙 (三)
第七	河	果爾蒙 (五)
第八	山中	孫福熙 (四)
第九	湖上	孫福熙 (四)
第一〇	夕暮	孫福熙 (四)

目次

一

- 第一一 寂寞……………愛斯特 (五)
- 第一二 彩色鳥……………哈爾特列本 (六一)
- 第一三 車眺……………徐志摩 (七)
- 第一四 山中……………徐志摩 (七)
- 第一五 花的故事……………鍾敬文 (七)
- 第一六 在貝格杭木屋……………孫伏園 (七)
- 第一七 病後對話……………丹農雪烏 (八)
- 第一八 山行……………丹農雪烏 (九)
- 第一九 街血洗去後……………鄭振鐸 (一〇)
- 第二〇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葉紹鈞 (一五)
- 第二一 五月三十日……………郭沫若 (二一)
- 第二二 小詩……………千家元磨 (二四)

第三三	寫信問母親索錢的晚上	奧榮一	(二六)
第二四	藥集	老舍	(二八)
第二五	大紅袍	許欽文	(二三)
第二六	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	許欽文	(二八)
第二七	茵尼思弗梨之湖洲	夏芝	(二三)
第二八	柯爾湖上的野鳧	夏芝	(二五)
第二九	與高爾基書	契訶夫	(二九)
第三〇	母親的死	赫爾岑	(四三)
第三一	難道這是應該的嗎	托爾斯泰	(二四)
第三二	勞動的音樂	高爾基	(二六)
第三三	竹葉	田漢	(二五)
第三四	微小的生物	魯彥	(二六)

- 第三五 燕知草跋……………周作人（二七四）
- 第三六 路畔的薔薇……………郭沫若（二七八）
- 第三七 旅汴雜記……………葉鼎洛（二八四）
- 第三八 詩二首……………石川琢木（二九四）
- 第三九 鄉愁……………加藤武雄（二〇〇）
- 第四〇 巡查……………國木田獨步（二〇〇）

第一 一個西班牙的城

阿左林

阿左林以一八七六年生於 Monovar 地方，很早就從事於文學事業。他的重要的作品是以三部自敘體的小說開始——「意向」、「安東紐」、「一個小哲學者的自敘」。這三部小說所寫的完全是作者自身的感想，所以雖然有些情節，而結構却是不存在的。沒有結構是阿左林的主張之一。在這三部小說裏，我們可找到阿左林的散文的兩個最大的特點：精細和清晰。古代的作家們講究用一個套語，把一個全部的圖畫包括起來，但是近代人却寧願不嫌煩瑣地把「薔薇」和「百合」分成許多科類。阿左林的最大的發現是把日常的東西——一朵花，一個罐子，一張桌子——的正確的名子連合起來，而造成一種迷人的文體。在他的散文裏，長句和比喻是不存在的，我們所看到的祇是一些精細而清晰的樸素的描寫。阿左林的文章每一頁都有一種輕妙的美麗和溫柔的情緒。

忘却了，算他是已經死亡了。在世界上和家鄉裏是何等的景况呵！

他走近窗前。正是在佳麗夏季的晚景。太陽落在林後，樹梢上照耀了微紅的光燄；人們步行來往在街上。監獄距地很高，人們在下面顯着微小。他向他喊嚷，但是誰也沒有聽見他。在藍色的天空飛翔着羣鳥，鷹哥悄悄地飛過了窗前。

「鷹哥啊，鷹哥！——囚人向他喊叫——落在我的窗前，你述世界上何等景况。爲我唱一曲歌！」

「不——鷹哥回答——你的窗樞窄小，我沒有地方棲落。我不能告訴你在世界上何等的景况，因我不常飛到地上。我築巢在最高的山巖和老橡樹上，離那些殘惡的人們很是寫遠，俾不致損毀了我的窩巢。我不爲你唱歌了，因我在地上從未歌唱過。我飛騰在天空，聽見我的歌曲的，僅止是永久的太陽啊！」鷹哥鼓起雙翅，驕傲地飛向天空便隱沒了。

「天鵝啊，天鵝！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景况，爲我唱一曲歌！」

「不——天鵝回答——我不告訴你在世界上何等景况，因我永遠在水面上漂浮，

在澄清涼爽的水面，在碧色的蘆葦中，在早霞的時候，碧水纔映成粉色，我高聲地向霞雲嗚叫。我不爲你歌唱了！我歌唱在我將死之時……」天鷲閃灼了白翅飛翔在空中。

「麻雀啊，麻雀！落在我的窗前。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况，爲我唱一曲歌！」

「唧唧咋咋，唧唧咋咋，我們沒有餘暇。我們還要去啄些籽粒，乘着農人無意的遺灑。……」

忽然飛過了灰色的小鳥，他復返到窗前，棲在鐵欄杆上面。

「畫眉鳥，你好呵！謝謝你，親愛的小鳥，因爲你來看望我。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况，爲我唱一曲歌！」

「我向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况，爲你唱一曲歌。」畫眉鳥回答。

發出那種音韻來，以致困苦的囚犯由歡喜中悽然淚下，臥在草上一面哭着，一面聽歌。……

「昨天清晨，在早霞之時，——畫眉唱道——天氣清鮮而涼爽！我飛到你的家中，落在

窗前一顆碧色榛樹上面，我歌了又歌。你的嬰兒在搖車裏——他睜着清亮的巨目會問道：「爹爹在那裏？」并且聽着我的曲歌……你的親族思慕你，因而哭泣，願與你再相逢。不要灰心呵！上帝知你無辜，殘惡的人們將要釋放你，你又可以得到自由，得到新鮮的空氣，得到光輝。你的孩童們撫愛你，圍繞在你的身旁。將有炎夏的微風，樹影纏綿地鋪起，窗上的玻璃在太陽裏發光；你將在階台上，把你所遭遇的述說給孩童。

『你將要教導他們，爲是成丁以後，不作些惡事給殘惡的人們。只是祈禱上帝，無須氣惱殘惡的人們。但是須要努力呵！爲是衆人互相地親愛，宛似弟兄。』

『你的孩童遵守你的訓導。到他們長成以後，你見他們是慈善和清正，你見他們如何援助些貧人。你將活的長久啊，長久！你的頭髮漸漸地蒼斑，但是你的心弦是歡娛地跳躍。』

『到你死之後全要哭你弔你，並見在佳美的良辰，扶起到墳塋。在你的墓上種一株玫瑰小樹。我將要沿着雲霞在你的墓上高歌呵！』

這一個 Sketch 的結構是很簡單的。但他所暗示的意義却極深奧。爲什麼那些高貴的鷹哥與天鵝不能給予他同情呢？爲什麼人所不注意的蒼眉鳥對這不幸的人歌唱，安慰他呢？聰明的讀者，大約能以想得出罷——祇有同在苦難中的人們，是能相互了解的嚀！……本篇，李秉之譯。

第二 燭 火

科洛漣柯

科洛漣柯 (K. Tolenko) 的小品，在前面已介紹了幾篇。這裏再選出他的另一篇「燭火」。這共有幾種讀本：胡愈之譯在「星火」，收在單行本「星火」（現代版）內；韋素園譯作「小小的火」，收在「黃花集」（未名版）內；這是歌濟之的譯本，載在數年前的北京晨報附刊上，未曾輯集。

以前，在一天深黑的秋夜裏，我順着西比里亞一條形勢險惡的河流航行。忽然在前面

河流的轉灣處，烏黑的山脚下面，閃動着一點燭火。

閃動得又明顯，又強烈，並且十分臨近……

我喜歡着說道：「唔，老天的保佑！快近住宿的地方了！」搖櫓的人回過頭來，從肩上看那燭火，又落落寞寞，去搖他的櫓。

「還遠呢！」

我不相信！燭火明明顯在無定的黑暗的前面。但是搖櫓的人竟說對了：實在顯得極遠。這種夜火的性質——是臨近，是戰勝黑暗，是閃動，是用他自己的接近去引誘人。大概僅須搖兩三下櫓，路就完盡了……可是——遠着呢！

於是，我們還在深黑似墨水的河流中間航行了許久。險隘和懸巖迎面洄來，漸漸的進行，洄過去了，已經留在後面，落到蒼茫無盡的遠處，可是那點燭火還站立在面前，一閃閃在那裏招手引人，——總是這般近，還總是這般遠。

現在我時常憶起這條險惡的，深黑的河流，和這點活潑潑的燭火。許久燭火在以前以

後，用自己的臨近誘引的不是我一個人，但是——人生總在這種險惡的河裏流着，燭火還離得遠呢。又須努力去搖櫓……

但是總……總在前面的燭火呀！……

這是一篇描寫「夜航」的關於自然景物的故事，也是一篇關於人生的故事；在這裏面，反映了科洛澹柯的悲觀的人生的基調。他說，「在先前和以後；有許多火以自己的接近招引了的，不只一個我。但是——生命仍然不住的在那荒僻的夾岸中流着，而火還遠着呢，搖槳的人又奮力的搖起了槳……」這就是「這就是一幅人生的繪畫。在他看來，「生命是不住在那荒僻的夾岸中流着。」這裏，是非常強烈的，可以看到，他是凭着怎樣的眼在觀察着自然以及了解那蘊藏在那自然後面的生命的奧秘。

第三 帆

萊芒托夫

萊芒托夫(M. Lermontov 1814—1841)俄羅斯詩人。他是承繼普希金的，十八歲，爲軍官。二十二歲，因作弔普希金詩，得罪，被徙高加索。回國後，發表他的名著『當代英雄』等篇。因與人決鬥，再被徙高加索。又與人決鬥，被打死了。

海裏有一張雪白的帆，

在藍的波浪上飛遊……

你在家遺失了什麼，親愛的！

却向着別的世界去追求？……

波浪在奏樂，風在吹號，

梳彎曲了發着格格的聲音……

牠却跑着，滿意的跑着，

在廣漠的空間將幸福找尋……

牠下面——是海水的光耀，

在上面——是天空的青青；

那張帆却請求着大風——

難道在大風裏竟有和平！？

詩人的才情，便在這一首詩裏，也可看到。作者是因着那船帆，而感慨着世事，而寫了他心中的態

苦……

第四 兩個小學生

盧 隱

黃英，筆名盧隱，福建人，小說家。在新文藝運動初期，與冰心女士齊名。所著小說集，已刊行的有「海濱故人」（商務版），「曼麗」（文化書社版），「望海潮汛」（開明版），「歸雁」（神州版）等。

國樞今天早晨絕早就起來了。月兒的情影還隱約雲端，偷窺世人未醒的甜夢呢！他急急穿好衣服，也顧不得喫點心，背上他的小書包——裏面裝着昨夜他親愛的母親替他預備的餅，和鮮黃色甜美可口的雞蛋糕；還有紅如胭脂的蘋果——他含着微微的笑容，輕輕走出街門，向東約走一里多路，他便站在一家紅漆大門前面，用小手輕輕拍了兩下呀的一

聲門開了；一個年紀和他相彷彿的孩子，也含着微微的笑容，愉快的眼光，走上前來，拉着國樞的手，兩人並肩走到靠西邊的一間書房裏去。國樞帶着喜悅和惶恐疑懼的餘情，輕輕問他的小伴侶道：「堅生——你母親沒有攔阻你嗎？」

「可不是嗎？」我幾乎急得要哭了，後來還是我姊姊說也去，母親纔答應了你呢……

國樞聽堅生問他，含着笑道：「我也是和你一樣；母親起先一定不許我去，她說：『這點小孩子，也學管那些事；請甚麼願？倘若鬧出禍來，豈不是白喫虧嗎？沒的嚇得爹媽的心都碎了！』我沒有說話，但是我就急得哭起來了！我爹爹想了半天纔說：『他們學生去請願，按理說祇有有效沒效罷了。斷不至有甚麼意外的禍事，他既是一定要去的，也就讓他去，小孩子們也應該使他們鍛鍊鍛鍊。』我母親這才沒說甚麼，末了又囑咐我早點回去……我還怕她今天早起又許翻悔，不叫我去，所以我一早就出來了，也沒告訴她呢。」

堅生道：「我們今天去了，不知總統答應我們的要求不答應呢？……現在快七點了，我們快去吧！你看這天上的雨還沒止住，母親要是知道一定不叫我們去呢！」

「對啦！我們趕緊走吧！」

說着他們倆手牽着手走出大門，天上佈滿着陰雲，雨點如聯珠般淅淅瀝瀝落個不止；他們兩個并無些許畏怯的樣子，活潑潑地支着一把雨傘往前走；腳底下沾滿了滑泥，幾次要滑倒，但是他們互相牽扯着，才沒有摔下去。

幾個他們的同伴，從遠遠走過來了，彼此含笑取下帽子行了早晨見面的禮；絡繹着走向白色粉牆那邊一個黑油漆大門裏去，大門的兩旁還挂着兩塊五尺長的木板，寫着北京公立第二高等小學校字樣，他們進去了。但是滿院裏站滿了他們的同學，正在亂糟糟搬運白紙小旗，見他們倆進來了，很歡迎地叫道：「呀！你們來了，好啊！」說着遞過兩面旗子來，他們接了旗子，見大家都接着秩序，排起隊伍來，也就趕緊插進隊中，一個稍大的學生——他們的代表，站在高台階大聲的說道：「今天我們大家爲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絕大犧牲去和政府請願，但願諸位親愛的同學，還要有堅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氣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時候，大家便要保持好秩序，現出我們學生無上的尊嚴。」

他的話說完，仍回到隊中，這時候大家臉上都露出勇敢莊嚴的樣子來，在他們隊伍的前面，那一個年紀最小的汗忱，披着滿肩的黃黑色的頭髮，挺直胸膛，含着微微的笑容，頭也不回地，跟着大隊前面兩個拿旗子的學生向前去。現在走到轉灣的地方了，國樞一眼正看見他那小同學尊嚴的樣子，立刻受了暗示，更直起他們的身體，放齊他們的脚步。

不久他們的目的地到了，那金字輝煌的高等師範學校的扁額已在面前，他們益發振起精神，用整齊和諧的脚步向操場裏面去，忽聽見耳旁刷刷刺刺的聲音，好似風吹落葉那般清脆，眼前一片白旗，上下飛舞，有如穿花蝴蝶活潑而踴躍，這就是所有的學生，歡迎他們的小朋友的誠意；他們臉上都含着笑容，但是無論他們怎樣的偽飾，那一種深藏靈府的慘愁悲憤的情緒仍舊不時的流露出來；看着他們純潔無瑕的小朋友，滿身淋着無情的愁雨，沾着濘膩的污泥，襯着他們時時振作活潑的精神，益發使他們靈魂上感受一種委曲難伸的苦痛，大家不約而同的寂靜了，祇聽見微微的嘆息聲，在空中迴旋縈繞，含着無限悲哀惻怨的味道。

嗄子響了，大家都預備着進發，於是踏踏地脚步充塞在空氣裏頭，大隊直向西長街公府門口走去，街上過路的人，看了這個大隊——冒雨前進的大隊，不禁受了一種暗示，竟停止他們的脚步，忘了他們所急要作的事，祇是怔怔地站在那裏——無限懷疑的表示，有的和他的同伴說：『這不知又爲了甚麼事呢？這些個學生們究竟也想不開，放着優遊行樂的地方，不去開心，却來這大雨底下淋着，莫非說他們這麼作，就能感動那衣冠禽獸的什麼……這些孩子們更是無辜受罪了！』國樞聽了那人的話，不覺抬頭對他望望，祇見那人眼圈紅着，眉峯繃着，似乎要哭的樣子，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就覺得鼻子一酸，落下淚來。堅生一回頭，正好看見，不知甚麼緣故，因輕輕地扯他的手道：『是不是冷了，肚子痛吧！』國樞喉嚨裏哽咽得不能回答，祇是搖搖頭，堅生正要再往下推究的時候，不提防花拉一聲，兩人都嚇怔了。

公府面前那兩扇大鐵門，現在閉得緊緊的——適才驚人的聲響，就是這個拒絕公道的鐵門作他勝利的快鳴呢！——一隊隊的黃衣衛兵和警察，層層疊疊地站滿了公府的門

前兇狠狠地對着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就好似身臨十萬雄兵大敵似的——他們聚精會神的各處調派救兵，後盾埋伏，煞費苦心啊！但是學生們爲了公理而來，公理就是他們的唯一的兵器，對着這些——兵士和武器，他們並不畏怯，停止在公府的門口，冀得公理戰勝最後的勝利。

他們現在不前進了，雖是助威的淫雨，冷峻的氣燄時時刺激他們的皮膚，僵冷他們的熱血，他們絕不退後一步，就是那小小的國樞和堅生也祇緊緊互握住他們的手；抵抗天公的惡作劇。兩隻黑漆似的眼睛，不住望着他們自己所委任的代表，表示一種堅決誠摯的樣子，希望他們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但是鐵門緊緊閉住；沒有一點同情的衛兵，安能了解他們這些孩子們赤心熱腸呢？他們祇明白他們每月是有八塊錢的薪水，這是他們的主人——唯一的主人的恩典賞給他們的，他們纔能不委身溝壑，並且還能作威作福欺壓他們的同類，他們得到這許多利益，怎能不格外感激他們的主人呢？至於這些學生們，究竟算得了甚麼啊！他們這麼想着，益發覺得他們的恩人的可感，這些學生可惡了！所以他們的面容，越變

越凶，國樞和堅生的手也越握越緊，他們不能更矜持了。恐怖的神已經打破他們緊閉的心門，闖入佔住了，他們嫩弱的心靈幾乎碎了！他們的面色漸漸失掉紅潤，轉入蒼白而黯淡了！

「他們不開門，怎麼辦呢？」國樞低聲和堅生說；堅生搖搖頭不回答甚麼，祇是墊起腳來，看着那許多欲入不得站在門口焦急滿面的代表。歎了一聲，緊緊握住國樞的手道：「噢！怎麼好？」國樞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彼此對看着發悶，如是的過了兩點多鐘，一些辦法也想不出來了！

遠遠地一隊人也向這邊來了，手裏也拿着白色旗子，但是國樞和堅生望過去，這些來人，沒有和他們一般大的同伴，祇是有鬍鬚和他們父親和叔叔相彷彿的人們，他們不明白到底是誰。「呀！那不是我們的吳老師嗎？」堅生一壁說着，一壁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了。適才的滿面愁容，頃刻都洗刷乾淨。又見自己隊裏的同伴，各個人都舉起旗子，正如早晨歡迎他們的一樣。這時候人聲嘈雜，國樞和堅生也不覺跟着「哈拉，哈拉」的亂叫；這隊人漸漸走近總統府那座鐵門前面了。但這兩扇門仍舊關得一條縫都沒有，祇聽見一聲「往前進呵！」

果見人頭攢動，一齊向前蜂湧而進，國樞和堅生和他們的小朋友也一齊向前擁進；但是還沒走上兩步，祇聽見噉呀哭叫的聲音，把這愁悶的空氣，更一變而爲慘悽悲痛的空氣了。

國樞和堅生正在往前走，前面的人忽一齊向後退，後邊的人不提防被這一擠，更加着滿地的滑泥，都滑倒地上，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也不能倖免了！國樞摔在路旁，頭部碰傷，鮮血被面，一時支持不住昏暈過去，及至清醒過來，抬頭向前一看，但見適纔那些如虎狼的衛兵，舉着槍幹刀靶，不分頭面，對着他們的教師和同學，正在亂砍哪！剎時間哭聲震天，鮮血溼透了他們的衣服，更流到地上和泥水滲和得暗紅刺目，國樞正看到心碎魂越的時候；忽聽見一聲悽苦的慘叫『國樞！好痛啊！』國樞一嚇回頭一看，隔他約有十步光景，他親愛的小朋友堅生，滿面鮮紅的血倒在那一堆的泥水裏，愁苦的形狀，把國樞的心刺碎了，一聲哀叫又昏過去，任他的朋友怎樣呼救，他也不曾知道啊！

行路的人，看了這兩個小學生——可憐的孩子，萬分的悽慘，都趕緊回過頭去偷拭他們同情的辛酸淚，不忍再看那兩個孩子了。

這時候的雨，仍是沛然未息，新華門一帶已變作血肉橫飛的戰場，什麼人民代表的總統府的尊嚴，早已煙消雲滅，不知去向了！便是那不懂人事的蒼天，也把那助威的淫雨，化作悲慘哀憫的痛淚，滴在那些被黑暗壓制，有懷莫伸的學生們身上，作深情的慰藉和洗刷了。

這絕大的慘劇——摧人肝胆的慘劇，和那兩個小學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視了！現在已是背過他光明的臉，露出那黑暗沈沈的背影來，惟有那三層樓上一間小屋裏，露出些微黯淡的燈光，夾着兩個孩子呼痛和呻吟的悲聲，從那窗隙裏送了出來。

「噯！這些孩子們，永遠不肯聽話！他們的任性，祇是苦了無數作母親的心！」

「誰說不是呢？我早就說，不用去，去了也沒有用處！他們這些大人那有工夫來理你們這些無力無財的秀才，他偏不聽，還有他爹縱着他，說甚麼請願是法律應許的行爲，不能干涉啦，我也不知道這些，自然讓他去了……現在果然闖出這麼個大禍來，還說甚麼法律呢？……這孩子真不叫人省心！養活了這麼大，也不是容易……倘若有個好歹……！那便怎麼……！」

她傷心淚哽住喉嚨不能再往下說了！那一個母親也禁不住傷心，她們的話頭斷了，祇是嗚咽的哭聲破了夜的沈寂。

微弱的呻吟聲，打斷她們的哭聲，一個小孩子巍顛顛地聲音叫道：『娘啊！……那邊的兵又拿着刀，砍破堅生的頭了，噯呀！……怕呵！』說着不住用手摸着 he 頭上包的那塊白布，臉上露出極可憐恐懼的顏色——灰白而慘淡！

他母親帶着哭聲安慰他道：『國樞啊！你醒醒吧，不用怕。娘在這裏看着你呢！堅生也在這裏，沒有人來打他，你放心呵！』

國樞果睜大了眼睜，對着他慈愛的母親的臉上望着道：『娘呵！你爲甚麼哭他們的？比石頭還硬呢！哭是沒用的，那兩扇門是永遠不開的啊！……』

堅生這時清醒了，聽見國樞的話，一陣心急，竟哭道：『呵！那門永遠不開嗎？……娘呵！怎麼辦？』說着握着母親的手不住的流淚，兩個母親看見兩個孩子可憐的樣子，忍不住把住他們的頭，悲悲切切地哭作一團。

慘悽的哭聲，刺碎了全醫院的病人的心，無數同情的歎聲，和那母子的血淚，灑出無限夜的蒼涼，和世界的黑暗來！

在蘆隱的創作之中，這不是她的主要作品。而在技術上，也不能說是成功的作品。然而，這裏面所展開的，却是一樁重大的社會事件——寫青年的學子，是怎樣的在被軍閥們蹂躪。所遺憾的，是作者始終不會把這一事變發生的原因，明顯的在敘述中，或在人物的對話中，把它明白的寫將出來。以視維嘉的「頌兒」，是彼際於此了。這也就是這篇作品根本失敗的原因。同時，作者所表現的，始終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而不能更深入的對這一事變加以批判的說明。

第五 濟南城上

楊振聲

楊振聲，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玉君」（樸社版）一種，並短篇小說若干篇。本篇，寫五三慘案，日本

帝國主義在山東慘殺的反映。這一篇是失敗之作，爲着紀念這一回的慘案，故選出以資討論。

「你知道吧？倭奴要強佔濟南城！」皖生自外面回到公寓，報告他弟弟湘生說。

「國軍施行抵禦。」弟弟懷疑中國的軍人。

「那自然！」哥哥像替軍人表示人格。

「城裏的兵力不彀。」弟弟又在懷疑中國軍人的能力？

「早晚是要落倭奴手裏的！不過我們不能不抵禦，縱使我們力量屈服了，我們的精神也是不能屈服的。」哥哥說了把頭向後一仰，用手理頭髮。

「聽說倭奴昨天又開來了五千兵。」弟弟又在懷疑衆寡不敵。

「你聽，倭奴在開砲了！」哥哥在地上走來走去。「戰爭並不全靠軍隊多少，只要人民肯努力，平均兩個人中有一個加入，那怕……」

擘的一聲，是弟弟手中的鉛筆斷了。

哥哥停住了，在懷疑弟弟。

默了一會，哥哥問弟弟道，「你這幾天寫信給媽媽沒有？」

「沒。」弟弟搖搖頭說，「這幾天膠濟路就不通了，寫信也寫不出。」

「媽媽不見信，更要着急！這一個學期沒有希望了。你能早點回家也好……你知道，自

從爸爸死後，媽媽……總要有一人養活……並且我們有一個人加入，也就……」

哥哥停住了，弟弟又在懷疑的望着哥哥。

哥哥分明是把話說多了。在地上轉了兩轉，坐到書桌前，拿本書裝着看。

此時城外是一片砲聲，城裏是一片哭聲。

弟弟在抽屜中拿出個像片。望了哥哥一回，猶疑的叫道：

「大哥。」

「嗯？」

「你喜歡絡絲罷？」眼不敢望他哥哥，只望像片。

「是個有性情的女孩子。」哥哥看着弟弟在看像片。

「你愛她嗎？」弟弟望着哥哥。

「我愛她作個妹妹。」哥哥開玩笑了。

弟弟的臉紅了，半晌不響。

「怎麼啦？」哥哥在憐惜他。

「她說她很喜歡你。」弟弟打過了難關。

「許多的女子喜歡我——作個哥哥。」哥哥說着笑了。

「大哥。」

「噫？」

「大哥。」

「我正在聽着。」

「假若……」弟弟的眼光不知向那裏放才好。「假若有個人愛你，你也愛她，那你有權力不管她，自己去……」

哥哥的視線把弟弟的話割斷了。「那自然沒有。因為好比，假若一個人死了，等於死兩個，那在經濟學上是不經濟。」哥哥的話，似乎是隨便的樣子。

「假若她允許你？」

「允許你什麼？」哥哥的話跳了出來。

「我說，」弟弟在囁嚅。「假若有一種事情比愛情還重要。她允許你爲那種重要的事情去……」

「湘生！」哥哥的眼光，由懷疑變爲擔憂的望着弟弟。

「你去看看絡絲罷。」哥哥對弟弟很和易的說。「她們母女兩個人，不知嚇的什麼樣子了！」

弟弟不言語。

「去她在盼望你呢。」哥哥有點遊說。

弟弟又想了一回，點點頭，臉上露出笑了。

五分鐘後聽着砲聲鬆些。弟弟往外走。哥哥拉了他的手道，「弟弟！」這是他不常用的稱呼。弟弟的目光對着他的。「再見。」他半晌只說了這個。

這使弟弟的眼光又在擔憂的望着哥哥。

「大哥，你今晚不出去，在家裏寫信給母親。」

「哥哥點點頭，弟弟去了。這是在下午的時候。」

黃昏以後，城外的砲聲緊起來，城裏的哭聲高起來。快到半夜的時候，城外的砲聲愈近了，城裏還擊的聲音愈少了。皖生在地上踱來踱去。又想着他弟弟在絡絲家裏，「願他們的安全罷。」他在默祝。去到衣櫃裏找出身運動的衣服換上，裹緊了鞋帶，鎖上門他出至街上來了。

下弦的月，慘白的掛在東方。幾條黑雲圍住了像要吞噬它。

空中流彈亂飛，耳邊的哭聲四起。

他記得有一條路，去西城近些。剛轉個牆角，一個砲彈呼呼的從頭上飛過。崩的一聲，正打在一家牆壁上；接着是嘩喇嘩喇牆屋傾塌的聲音；又接着是一陣駭怪的叫哭。就再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他又轉了幾條街，看見有一片屋子正在着光，一大羣男女老少拖着拉着哭着叫着滿街亂竄，不知向那裏躲藏才好。忽然又是一個砲彈落了下來，一聲炸裂，一片狂嚎，幾處呻吟——那臨死最後的呻吟！皖生把眼一閉，急急往前緊走幾步。忽地腳下一拌，幾乎把他拌倒。他望下一看，月色正照在一個女尸身上，血肉模糊地一條腿炸丟了。還有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爬在尸身的胸上，在吃奶。

他至城牆的脚下，月色已全從烏雲中流出，他看見城牆內面土坡子上已積了不少兵的尸體，有的還在尸堆裏呻吟。他就地上檢起一支槍，又在尸體上解下子彈盒子，龜了腰爬上去，剛到城堞的時候，又一個尸體滾下來，恰巧把他拌了一跌。他爬起來，跑上城堞。四邊望

望見一段十幾丈長的地方沒有兵了。他伸了頭向城外看，颯的一聲，一個槍彈掠着他的耳脣飛過去。他急忙縮回頭來，閃開五六個城垛，再探頭望望，借着月色看見城下有幾十個倭奴想在那段空虛的地方爬城。他們架肩而上，皖生瞄準下層的一個，開了一槍。這恰巧教他打中了，下層一倒，上層的都滾在城壕裏。

但不久他們又都靠攏上來。皖生又開了兩槍，一槍中了一個，一槍打個空。他心裏正在看着着急，忽聽背後有人問道：「你是什麼人？」

「便衣隊。」皖生信口答。

轉回頭來看見來了十幾個兵。他指給他們看城下的倭奴。

「媽媽的，做這舅子。」他們說着打下一排槍去。打中了兩三個，其餘的倭奴退藏在麥田裏。好久沒有動靜，他們以爲倭奴退了，大意的靠近城垛口往外望，忽然對面一閃火光，轟的一聲，一個砲彈掃去了一個城垛，砲花四裂，城上的人死傷了一多半。大家極忙閃開，接着又打來了一砲，這一砲打了個空。

停了不到十分鐘，十幾個倭奴又攆到城下來。城上又打下去一排槍子，他們又都退伏在麥田裏。

如此相持了幾分鐘頭，城上的幾個人只剩下皖生與另一個兵了，皖生左臂上也受了傷，他用手巾纏着。

東方漸已放白，敗兵集中攻東北城，西城漸漸鬆了。皖生從褲袋掏出了一包烟來，讓那個兵道，「抽烟？」

兩個人背着城墜坐下來。望到全城，千百處砲打的傷痕，朝霧籠罩着悲悽。

「不然，我們現在到了德州了。」皖生說。

「他媽的，這一晚打死了不少的兄弟們！」兵說了用力抽了一口烟。

「我們還殼再打一天的？」皖生在盼望。

那個兵搖搖頭。袋子裏掏出個饅頭，讓皖生道：「喫點？」皖生搖搖頭，又拿出支烟來充飢。「老鄉，你的樣子不像當兵的。」兵在喫着饅頭端詳他。

「樣子不像不管，打仗像不像罷？」皖生笑着問他。

「像沒有見過這樣子傢伙！」兵有點崇拜他。

兵的肚子得到安慰，嘴裏的話就多起來。「喂，這次幫忙的真多啦。昨天下午我們在南城，有一個學生來幫我們。好傢伙，打的潑刺極了！可惜，他不懂得躲藏，不久就受傷了。」

「你說昨天下午？」皖生問。

「不錯。」

「什麼樣子？」

「比你矮不多，長的真有點像你。」兵在細打量皖生的眼眸。
皖生手裏的半截烟落了地。

「穿的藍色學生制服？」他急着問。

「不錯。」

「傷的重不重？」他張了口望答覆。

「左肩窩有人救也許不至死。噫，我們那裏顧得！他倒了去嘴裏還叫媽媽。我們都笑他要吃奶。」

皖生忽然站了起來。

「要回家？」兵問。

「不去南城。」

「救人？」

「我的兄弟。」他說了就往南走。

「哎！」兵有點嘆息。

此時東北城的砲火忽然緊起來。城上的吶喊。城裏的哭聲，一時高漲。砲火像已逼近到城裏。

皖生的臉轉過來，對着東北城默默的望。耳邊只聽見那個兵說道：「完了，完了，東北城的人不殺我去。」

皖生看着那兵站起身，肩了槍，就向東北城走。

「站住！皖生喊。」

兵回頭見他不往南走，只是默默的站着望東北城。

「什麼事？」兵問。

他不言語，還是默默的站住。

「我去啦。」兵講。

「我同你一塊去。」

「你的兄弟呢？你不去救他？」

皖生搖搖頭，用袖子擦一擦眼淚，同那兵一齊向東北城砲火正濃的地方跑去。

爲什麼說這篇創作是失敗的呢？第一，是兩個主人公的缺乏真實性，使讀者誰也不能相信那是真實的人物。第二，是他們的動作，表現得非常的 *Romantic*，是一種空想的事實。第三，作者對這一次

的濟南慘案沒有正確的理解，祇是站在情意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表示對「倭奴」的反抗，而不能探尋事變的根底，從正確的觀點給予批判的表現。

第六 雛鳥

愛爾柯

愛爾柯 (Erling)，芬蘭作家，生於一八四九年，死於一九〇六年。他是芬蘭的一個抒情詩人。這篇小說，也一樣的富於抒情的氣分。

我的朋友將帶着家眷到普路伐西河岸的鄉間來。我等待着。幾天後他們便可來到了。他們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她是一家的中心。全家人對着她都喜笑顏開，從她那裏常得到無限的歡樂，有時也得到一些悲傷。像這樣的孩子們真是非常的可愛。爲要給他們娛樂，人

家常什麼事情都願意做，不大注意這事情真的有益或無益。給他們娛樂是比給他們利益更快樂的。

七月初旬的一個午後，我獨自循着杜門沙利的大路散着步，一面想着最先用什麼方法可以使這個孩子歡樂，當她來鄉間的時候；這是應該早一點想好的。我這樣的想着，已離開家有了一個千羅米突之遠，忽然看見一隻小鳥在路旁拂着翅膀。可驚的憂柔，光滑，彩色，可愛的美麗。

在這俄頃間，我的孩童的掠奪心立刻醒悟了。我必須捉到這個無保護者，驚羨牠，撫摩牠。於是我就追了去。小鳥用全力飛逃着。但因為牠的翅膀還嫩弱——終於被我捉着了。

當牠在我兩手中用翅膀拍擊時，我感覺到一種可憐，我覺得我橫暴地侵奪了這個小小的新生者的自由了。但對於這事，我立刻有了一種辯護。那就是這隻小鳥可以給城裏的小女孩娛樂。女孩將很歡喜，將知道愛護小鳥。隨後我再把小鳥釋放牠便不至於受什麼痛苦，不過給人，尤其是那女孩，娛樂一會罷了。

我記起我幼年時，我的母親是不許我捉了林中的鳥兒來家的，她有一次曾命我把幾只小鴿子放到林中的原巢裏去。現在這隻小鳥非常的可愛，目的只有兩天爲了孩子。

我因這熱情，幾乎渾身都發燒了。

難道我應該把捉到的小鳥立刻就釋放嗎？

在我的兩手中，我盡力的撫摩牠。但牠嚇得發着抖，喘着氣，張着嘴，四方的視察，彷彿在想脫逃的方法，隨後又掙扎起來。這使我不得不捧得緊一點。於是牠可憐的啄我的指頭了；但他啄得很輕微。牠時刻竭力的想飛跑，可是徒然，不可能——我是一個長人，而小鳥是一個小小的尙無經驗的侏儒。

我覺得牠好像在希望我的手疲乏，鬆散，或者我的腳顫，好在這突然間逃脫。牠所希望的，只有我自己的事情了。

黃昏已漸漸黑暗起來，我原容易傾跌，尤其是當我須不斷地照顧我的俘虜的時候。牠多麼潔淨，多麼靈活，雖然失去了自然。牠的棕色的胸部又是多麼的柔美。灰色的頭

頂，蘭花一般燦爛的頭頸，淺藍色的兩邊和黑白相雜的翅膀及尾巴！也許牠就是那種和藹的鳥的雛兒——那種最先歌唱着允許我們以春天，喚醒我們的希望，歡樂和生動的那鳥兒。我應該這樣酬報牠的雛兒嗎？

但我把牠捉了來，原祇需要兩三天，只想給城中的小孩知道，在芬蘭有什麼樣的鳥兒——隨後，我就會放牠的。我們不能知道牠會多麼快的習慣新的生活。也許牠將來爲人所愛，而永久存留着下去的。

離家愈近，我的手愈熱，小鳥喘氣得也愈急了。要想免去牠的苦惱的環境，我想，給牠住在籠中要比較的安適，牠一定喜歡，甚至還會驕傲，可以使城中的小公主娛樂——多麼的安慰！

我走進屋子，先把這個小小的歌者放在一隻篋打的小筐裏。那裏地方大了許多，而且比在我的手中要涼爽許多，我想。

工人剛做完他的工作。他現在須再做夜工，給小鳥做一隻籠。他並不拒絕我的請求，因

爲這新的工作是有意外的錢可賺的，使他興奮。他用硬的金絲和兩塊板給幼小的歌鳥做了一個監獄。他用一毫不憐憫的手把可憐的鳥推進了那裏。我給了他一些植物的種，蒼蠅，凡牠所需要的食物；我給牠水。但牠什麼也不嘗一嘗，只是煩燥，而且不斷的將小頭深深地伸出金絲網外面來。許多次，牠用盡自己的氣力，頭縮不回去，須要我的幫助。

我把牠的嘴浸到水裏，牠纔開始喝了一點，隨後甚至懼怯的啄了一點食物。牠一定飢餓而且口渴了，但牠顯然還有懷疑的機會，以爲我這個半路劫掠者所給的食物不過是陰謀和欺騙。

我因牠的恐懼和懼怯起了羞恥，因爲我深切地感覺到，我是值得牠懷疑的。

想使我的良心安靜，我便出去給我的俘虜尋覓更多的食。但過了一會回來後——怎麼樣了呢？

我的小英雄無論如何要想逃出來。牠又勇敢地攻擊監獄的牆壁。牠竭力的想用頭和腳開闢一條路，到大自然界去。但牆壁在牠太強太硬了，逃脫不能成功。牠現在一隻腳吊在

籠的金絲網上，頭朝下垂着。牠最先還有時間推伸掙扎，以圖逃脫，但現在腳指太用力的陷入金絲網中，不能再拔出來，只有可怕的疼痛了。

可憐的小鳥痛得發抖，直至昏暈。現在牠又醒悟了，似乎很安靜，在等待着自己的命運——無論什麼，來罷！還有什麼好的可以等待呢，從這種人從壞的人，從什麼心也沒有的人那裏？

然而我並不想做什麼壞事；我甚至相信，我愛着那隻小鳥。

良心裏藏着苦味的疼痛，我急忙救那雛鳥。牠一點也不動，好像冷然的樣子，又彷彿輕蔑地看着我。牠變成了堅執而且反對。牠不再恐懼，不再戰慄，也不再掙扎，當我用戰慄的手不安地把牠的腳從困難的地位中解脫的時候。

我覺得牠似乎安靜而帶非難的問我：『現在你在想怎樣的虐待我呢？』

現在牠的羽毛是怎樣的散亂，牠是怎樣的可憐，怎樣的污穢了！

爲了誰的歡樂呢？——

爲了我的懊惱！

這悲慘的經驗也許能使這雛鳥老練，聰明的罷？牠至少將對人恐懼，小心，懷疑的了。那個城裏的小女孩還應該再繼續我的行爲嗎？

釋放，我必須把牠釋放！飛入你的大的家裏，到你的親友那裏去罷，我的小鳥！

我於是到花園中去釋放小鳥，希望歡樂地看着牠跳躍，甚至飛翔。

但費力的，帶着一隻損失了精力而拖着的翅膀，牠歪斜着，用力的飛過花壇，到樹林裏去，到他的父母的國土裏去了。

牠已殘廢。

從那時起，一到春天，聽見金絲雀的歌唱，我感覺到痛苦；牠泣訴而悲哀的發着歌聲——
——牠在責罵我。

這一個短篇，雖是描寫着一隻小鳥，却充分的反映了作者的豐富的人道主義的情懷。在技術上，

也是得到了成功的——他描寫被踐害的心靈的顫抖，是那樣的深刻，而又那樣的動人。本篇，曾彥譯。

第七 小鹿

年摩耶夫斯奇

年摩耶夫斯奇(A. Niemojowski)的生時不詳，唯據格拉包夫斯奇(A. Grabowski)在年摩耶夫斯奇的「傳說集」世界語譯本上序言，知其爲波蘭現時有名的作家，一九〇六年起尙在波蘭編輯「獨立思想報」。「傳說集」譯本將出版前（一九一一年出版）尙有信與譯者，據譯者所說。格拉包夫斯奇述其著作甚詳，其大略爲：始作抒情詩甚多，繼作劇本和小說，復進而爲波蘭文學的研究著作及各處旅行的寫真，最後則研究宗教，其譯作亦多。「年摩耶夫斯奇的詩中到處閃爍著美麗的，精緻的形式和高貴的傾向，尤其是在他歌詠勞工界的歡樂和苦惱的詩中」，格拉包夫斯奇序中說。周作人所譯的「波蘭近代文學」中，作者曾稱之爲「少年的猛烈的氣質的詩人」。

森林的看守者把她從樹林裏提出來的時候，她恐懼着，受了嚇。因極細微的呻吟，她和白楊一般的顫動着。管家的大狗維斯拉和柴格臘伊吠着，兇惡的向她跳了過去；看守者好不容易纔把牠們趕進牠們的小屋內。但是瑪麗亞却開始愛撫這匹小鹿，拿來了一點牛乳給她吃；於是不幸的小鹿纔漸漸膽大起來，快活的看望起來，最後甚至跳了。幾天後她已無所畏懼的在屋內和花園裏到處的跑，幾個月後她連對維斯拉和柴格臘伊也不躲避了——牠們常跑到她那裏，躺在她腳旁，舐她和她的女友瑪麗亞。

瑪麗亞常久久的坐在園徑盡處，外面就是森林的那道小門前，小鹿在她的腳旁。小鹿凝視着瑪麗亞的眼睛，目光又柔和又天真，充滿着信任；將來在不幸的時候，瑪麗亞仍會看守她，保護她的小門後，森林呼哨着，那裏有自由，有她的同伴們。她躺在瑪麗亞的腳旁，望着她的眼睛，瑪麗亞是她的同伴。

花兒凋謝了，葉兒枯黃了，灰色的雲籠罩了天空，森林憂傷了。隨後雪落了下來，白色的

冬天的氈子便蓋住了大地。過了可怕的冰凍，和風又吹拂起來，暖日烘晒着，雪融化了。馳來了春天，將大地穿上綠的衣，又裝飾上花朵。瑪麗亞又和她的小鹿坐在花園的門邊了。但小鹿已經長大，現在漸漸不安的轉過頭去觀望那邊的森林，嗅尋什麼。有一天晚間，鹿兒非常的不安。月兒明輝地發着光。有一個影子在門邊出現。瑪麗亞吃了一驚，轉過頭去看，看見門外的矮樹間有一個高大的鹿的頭，頭上有極美麗的角。

第二天瑪麗亞在花園裏找小鹿，怎樣也找不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看見她。『不忠實的朋友！瑪麗亞喃喃的說。

過去了許多許多的時月，瑪麗亞幾乎已經忘記了小鹿。

有一次在冬天的晚間，瑪麗亞披着暖熱的皮外套，穿過園徑直至小門旁。雪壓得杉樹的枝兒俯身向着地。過了一會兒，瑪麗亞覺得好像有誰站在她前面，望着她。她抬起頭來，看見從前失蹤的小鹿站在門外。瑪麗亞歡喜的向她跑去，她却驚懼的逃開了。瑪麗亞站住，她也站住；瑪麗亞想走近她，她又逃了開去，過一會又站住了望着瑪麗亞。瑪麗亞跟着她漸漸

快了起來。鹿兒在瑪麗亞的前面跳着走，又不斷的往後望：是不是她的故友真的跟着她走。小鹿兒這樣的將瑪麗亞引進了一處沉寂的林，那裏顯見得還沒有人跡到過。小鹿忽然向叢林裏跳了進去，便不見了。瑪麗亞不知道應該往那裏去，站住了脚，叢林中發出來一種低低的嘶聲。瑪麗亞爬過叢林，便看見鹿兒的巢穴。那裏有兩隻正在戰慄的小鹿。在牠們的旁邊，瑪麗亞看見小鹿的母親——爲了森林，爲了愛和母性而棄却她的，那個不忠實的朋友。眼淚從瑪麗亞的眼中流了出來。她小心的走近那兩隻小鹿，親愛的撫摩牠們。母鹿安靜的，信任的望着她，彷彿想告訴她什麼似的。

林中漸漸黑暗了。

瑪麗亞有幸，月兒正顯現在樹林的上面。過了長遠的錯路之後，瑪麗亞遇到了提着燈尋找她的僕人。她的一家爲了她出去，着急了。

在隨後的幾天裏，瑪麗亞極想再找到她的朋友的居所，但是找了幾點鐘，終於沒有找到。此後她又許久許久的忘記小鹿了。

小鹿已被忘却，因為有人開始到這森林旁的華麗的屋內來拜訪了。瑪麗亞常心焦的等着他，不斷的向窗外望，若是他幾天沒有來，不久那裏就辦訂婚酒。隨後就開始縫嫁衣。歸末，來到了兩家的親屬和男女朋友；隨後拿來了婚服，新郎捧來了指環。

歡樂的年青的伴郎伴女們圍住了瑪麗亞；他們整晚的對她唱有名的歌：

這是你睡在你媽媽這裏的最後一晚，

你明天有你自己的家室了！……

當女客們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新郎便向瑪麗亞低下頭去……沒有誰看見……於是……第一次……

瑪麗亞從他身邊逃到了花園裏。她的頭燃燒着，她有一半昏暈了，她想獨自在花園裏過一會，離開喜事的喧嘩。是沉寂的，光明的月夜。瑪麗亞走盡園徑直至小門邊，坐倒在凳上：『明天嗎？……明天有什麼事情呢？……明天不像今天……明天要她什麼呢？……她應給明天什麼呢？……』

她忽然聽見門外有一種低低的語聲。她吃了一驚，跳了起來。在杉樹間有些影子在移動。遠處有一種灰色的東西……那就是她的鹿和兩匹畏怯的小鹿……小鹿，到我這裏來……

母鹿站在門外帶着信任的目光望着瑪麗亞。那兩隻年青的小鹿恐懼的，驚異的看着年青的姑娘——這也許是牠們跟着引導牠們的母親出了巢穴，來到這廣大的世界的第一次。

這個母鹿的眼睛彷彿在告訴瑪麗亞所不瞭解的什麼。但是瑪麗亞詢問似的望着母鹿的眼睛，如青年的女友望着較有經驗的女友的眼睛一般。母鹿時而轉頭向小鹿，時而向瑪麗亞……

在園徑上突然發出一種低低的喊聲：『瑪麗亞姑娘，瑪麗亞姑娘！』母鹿帶着小鹿跑了，又看了瑪麗亞一次，便隱沒在杉樹間。

作者在「小鹿」的描寫中，是正面的展開了一幕戀愛的悲劇。這正和英國詩人卜蘭密 (Blind) 的爲厨川白村所指出的「詩三篇」一樣。在戀愛着的時候，而沒有勇敢把自己的戀情向對方表出，是容易演成悲劇的結果的。作者的技術是很老練。本篇，魯彥譯。

第八 橋 洞

施 蟄 存

施蟄存的散文，前面已加介紹；這裏，再挑選出詩一首——「橋洞」，這是意象派的詩，載「現代」二號。

小小的烏蓬船，

穿過了秋晨的薄霧，

第八 橋 洞

四五

要駛進古風的橋洞了。

橋洞是神祕的東西哪，

經過了牠，誰知道呢，

我們將看見些什麼？

風波險惡的大江嗎？

淳樸肅穆的小鎮市嗎？

還是美麗而荒蕪的平原？

我們看見殷紅的烏柏子了，

我們看見白雪的蘆花了，

我們看見綠玉的翠鳥了，
感謝天，我們底旅程，
是在同樣平靜的水道中。

但是，當我們還在微笑的時候，
穿過了秋晨的薄霧，
幻異地在龐大起來的，
一個新的神祕的橋洞顯現了，
於是，我們又給憂鬱病侵入了。

這一首敘景詩，充分的說明了意象派詩人的想像，一種敏銳的感覺；文字很樸素。

第九 劉叔和

西 濠

關於劉叔和，在本書第一冊裏，已選出作者的一封信紀念他的信遺墨，再選出關於他的回憶一篇：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志摩。有一天，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遇見志摩，他說，他同來的老劉認識我，他在飯廳裏看見我的時候，說道，「那不是小陳嗎？」我問老劉是誰，志摩告訴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畢業，在美國研究經濟學，他們兩人同船去美，現在又同船到英國。我聽了還是茫然，想不起劉光一是誰來。

大約過了一兩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說起我們在上海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曾經同

過半年學，那時他的名字叫光頤。我漸漸的想起一個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腦後拖一根小辮子的瘦弱的人來。他這時還很瘦弱，不過那時他比我高半個頭，現在我比他高半個頭了。此外我能夠想起的，只是他是老學生，比我高二級，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學了。他目己說，他在小學的時候很懶怠，不大愛讀書，所以畢業的時候是末一名，並且幾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學中學畢業之後，就攻進北大法科。那時他求學的興趣已經很濃，畢業的時候，小學校攷末一名的居然一變而爲第一人。此後他在北大又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備了資斧到美國去了。

他在倫敦，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學，尤其注意經濟原理和經濟史。可是他在經濟學外，同時還研究許多東西。他又非常健談，無論什麼問題，從文藝科學以至極微細的事物，一經說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見和結論，一開口便滔滔不絕。後來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條街上，往來極密。孟真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又健談。我們三個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爭，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說它非，孟真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說它是，旁證博引，奇趣橫

生。我素來啞啞不多言，然而也喜歡弄些野狐禪，遇到有趣的爭論，免不了常常加入他們的戰隊；爭端一開，往往歷兩三點鐘不休。

叔和家中還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節儉。他住一間小屋，不能坐家中讀書，每天清早挾書到學校圖書室，或附近的圖書館去攻讀。除了上課的時候，他整天總在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那時我同孟真等也窮極，我住在屋頂一小屋中，更加狹窄，所以也不得上圖書館讀書。中飯的時候，我們三人大都會集於附近一個極便宜的小飯館中，吃那永不變更的煮牛肉，討論種種色色的問題。飯後到附近的Clapham Common散步片時，自然又少不了爭論，又各回圖書館。除了星期日我們有時到郊外遊息或作長時間的爭論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國，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時中國學生從他國到德國的很多，大多因為馬克價落，前去遊歷。叔和仍舊閉門讀書，所以不到三個月，他已經可以勉強看德國書和談話。我不久便去法國，又從法國回中國，風傳以後

叔和在德也曾經有過些浪漫生活，可是這一段歷史我就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國。因為他隻身沒有家屬——他曾經結過婚，沒有子息，他在美國時候他的夫人便去世了——他就同我們幾個人同住。這也許是叔和的不幸。因為叔和為人雖極隨和，對於主張及操守却很固執。他同寓和往來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樣的迎合潮流，怎樣的觀風轉舵，怎樣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們相信什麼是對的，便覺得應當做什麼，不知道在中國做事必須用手段，必須有交換的條件。因此他們在中國社會裏總覺得格格不入；他們想做的事常常失敗。他們的的朋友們總說他們的洋氣太深，書獃子氣太重，勸他們圓活些，反對他們的人只覺得他們可厭，是應當用種種的方法掃除掉的障礙物。他們自己也覺得什麼事都做不好，非常的無聊。叔和處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與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課，最重要的是歐洲經濟史。經濟史是他專門研究的學問，然而他們並不對於自己所已經知道的認為滿足，還是非常刻苦的預備。往往因一小點，遍翻所有

的英德法三國參攷書，必定要毫無疑竇才罷。他對於所有的功課，都這樣的認真，所以常常到夜間二三點鐘才睡。有時他發見了自己以前演講的錯誤，無論怎樣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講堂上認錯更正。這種歐美學者酷愛真理的精神，在中國也許免不了受一般學生的輕視。我知道有幾個優秀的學生實在非常敬愛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許不見得能識叔和的真價值，要不然叔和也不至於脫離北大了。

去年學期考試的時候，某班學生要自己選擇坐位，叔和却固執非依他排的號數坐不可，因此許多學生說他污辱他們的人格，拒不受試。經了這次風潮，叔和已經非常的灰心。下一學期忽然他接到他所教的選讀班學生用全體名義寫的一封信，攻擊他很厲害，說他的教課是「潦草敷衍」。用別種罪名罵叔和，他也許還可以忍受，把「潦草敷衍」四字來責備一個教課最認真，最不肯半點將就的人，使他覺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對於學校種種的不滿意，就決意辭職。後來他的別班學生竭力的挽留他，學校方面也不肯准他辭職，朋友們苦苦的勸告他，就是寫信的那班學生也有人表示後悔，可是叔和無論怎樣不肯

再回北大了。

他因為教了一年半書，只是預備功課，沒有時候去研究新的學問，所以他脫離北大後，不願就別的事，只想自己讀書，恢復以前在歐美時的求學的興趣。正在這個時候，『現代評論』出版了，同人中只有他沒有固定的職務，就推他為經理。爲了這個報，他奔走了好幾個月，費了不少的心血，報酬自然是沒有的，非但沒有報酬，他還貼了不少的車錢和郵費。他自己相信很有辦事的能力，其實他始終還是一個學者，所以這個担子壓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覺負擔的沉重。

近二三月來，報紙的事務已經上了軌道，他也漸漸的回復到以前求學時代的生活。除了爲了滬案他非常熱心的做了許多切實的研究之外，幾乎只是關了門讀他想讀的書。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體極弱，自己的起居又沒有一定的時刻，飲食又不當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覺發燒很重。我們起初以爲他的病不過舊病復發，并不在意。可是請中醫醫治兩三天

非但不好，并且加重。一天，適之去看他，他說：“My days are numbered.”他雖然說的是笑話，我們很替他着急，勸他搬入醫院，因為醫院裏看護總得周到些。他自己為節省計，決意搬入德國醫院。他去以後，我們才知道那個醫院簡直沒有什麼叫看護，要招呼還得自己帶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傷寒，病勢極重，不再搬。在醫院住了十天，我們看見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鈍，耳朵一天一天的不靈，可是他的熱度却漸漸的減少，醫生說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錢乙藜到醫院。覺得他雖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却好些。看護婦說，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以後只要不吃東西，便慢慢的好了。我們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中午，醫院忽來電話，叫我們派人速去。我們到時約在下午一時半，該院醫生克利與友人周振禹醫生都說他的病沒有希望了，克利醫士說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變卦，不知吃了什麼沒有。叔和此時尚清醒，看見多人忽至，目光灼灼從此人轉至那人，額角汗珠迸發，問道：“My Case 沒有 Hope 了麼？”我們只好忍止眼淚，安慰他，同他說病已

加重，但不是無望，不過須有人在傍服侍才好，請他把家中住址告訴我們吧。他說「不用通知他們了，沒有用的。」我們催了幾次才說了。我們問他昨晚吃什麼沒有，他說沒有。他又說「昨天晚上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這樣，我就不能活了。」我們一面去打電報給他家族，一面到協和醫院另請醫生，希望再有回生之術。二時半他又囑我發一電給他長兄。我三時回醫院，他已經不言語了。三時二十分協和醫生到，略審視，即告束手，並且說恐怕只有幾點或幾分鐘的事了。醫生去後，朋友們恐環立室中，擾亂病者神思，都退出門外。房中只有我同看護婦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幾分鐘，叔和已與世長辭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陰歷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錢乙藜去看他，他問將到八月半未，乙藜說離七月半還有多少天，叔和說「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這一天棄了他的軀壳去了。

我們同醫院交涉叔和身後事完畢出院，在門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給叔和的。我拆開一看，是志摩南下時告辭的信，信裏說道「盼兄耐心靜養，早日安復爲慰。南中逗留約十

日至十五日，歸時再見。」今志摩已歸，叔和却永遠不能再見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並且在醫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熱度已減輕。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間忽然變卦，一定有特別原因。醫生說也許他前晚吃了東西或動了，他既說並沒有吃東西，那麼想來是動了。他所說「昨晚鬧得天翻地覆」的話，恐怕與他的死有關吧。前一天我們在醫院時，間壁某室忽發哭聲，可是叔和那時並沒有聽見。也許晚間那死者的家族都來號啕大哭，叔和聽見了，因為非常不安而動了也未可知。其實舉哀痛哭這些事，在醫院是應當禁止的，就這一點也就可以知道德國醫院的隨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歡說抱怨的話。請他辦事，強之常達目的，可是開始總自捶其胸道：「辦不了，辦不了。」大約因此及因他說話極多的緣故，朋友們稱他爲「劉老老。」許多散處歐美中國的朋友聽見劉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會感覺極沉痛的哀悼。

這是一篇同憶的文字，寫死去的友人「劉叔和」那個人。這個人的性格，思想，以及和作者的過往

的友情，在這一篇散文裏，是全都說到了。第一冊裏的一篇，顯是反映了作者哀悼故人的情懷，這篇則是寫出死者的生活。

第一〇 弔劉叔和

徐志摩

關於劉叔和，除陳西滢外，徐志摩也寫有「弔劉叔和」一文，追憶他故去的朋友。追敘他和死者的過往交情，以及死者的人格意志。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着我寫，伴着我；院子裏偶爾聽着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捲敗葉，有時，我想像，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着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

「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着他的小口，圓睜着一雙秀眼，彷彿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着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鬚，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裏欠身坐着，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顏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話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襁褓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他那天通電話時着了寒發沙的嗓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却覺得悽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了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裏。他最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裏。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作濕瘟，並且我分明認

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鏢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絃不及早嗎？」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爲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要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爲你，叔和，我却不會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着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蝎在我們的脚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着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遊行我們得伴結；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凶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誼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却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

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燄頭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燄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斃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蒲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阿，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愁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度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相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我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峯，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亙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片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里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雲爪相互的糾拏著；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着鐵梗似的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傾欹着。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潑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裏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板裏飛舞著萬道的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

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凶險，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辯中忘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一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壳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對象：他恨混殺的思想，他恨醜惡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暴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侶伴的空位！

這是一篇回憶的文字。作者用著回憶的傷感氣分，描寫了作者與死者的過往的交情。在瑣碎的回憶之中，描寫了死者的生活形態，以至於死者的思想。同樣的，表現了作者自己對於人生的認識，人生的理解。

作者對於人生的理解，是非常敏感的，這在他的其他著作裏，如關於曼殊斐爾的詩文，是充分的同樣的表現了。

第一一 兩個朋友

腓立甫

腓立甫(Charles Philippe)，法國小說家。生於一八七四年。父親是木匠，曾做過叫化子。祖母是叫化子。他是一個多病，生性易感的人。他的智識慾發達的極早。六歲開始讀書。後來，轉到巴黎，在二十二歲時，在市政府得到一個職務。從此，一面度着小官吏生活，一面執筆爲文，直至一九〇九年死時。

約摸已過了十五分鐘了，這其間，兩箇人是一逕沈默着的。羅意先打出了沈默。她十分發怒，說道：

——託了你的濫亂接吻的脾氣的福，弄出了如此事情。我自早就覺到，你這箇脾氣，一定要把我們引到連想也想不到的處所去的，現在果然弄僵了。

畢愛爾也後悔了起來。他說道：

——羅意，請你忍耐一下罷。讓我向你謝罪罷。」

他走到她身邊去接了箇吻。但這次卻像是去安慰他的擔着心事的女友似的。他祇想到能由安慰受難的人們的一事中得到的幸福。

她是很了解他的。且十分了解他的沒有惡意。她因之不禁對自己這麼說道：

——我當然是知道你是箇親切善良的朋友。可是剛才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太壞了！他心裏真也想哭一下。她又獨自一般的說道：

——我能有像你那樣的親切的年輕人做朋友，真覺得可以驕慢！我們是一選像兄妹的一般說話的。二箇人同儕散步，真是快樂！在路上遇到的人，一定要說「一對天生成的美貌戀人」的罷。我常常想教訓他們，「不是的，紳士太太們，不是的，這是我的朋友畢愛爾。無

論在誰的面前，祇要是和這位人，我是都肯出面的。」在公共馬車或電車之中一看到有在讀書的人，我立能知道那冊書不是你的，我私忖，「讀這種書的，真是蠢貨！我的朋友畢愛爾的書，是還要好幾倍的！」

畢愛爾說道：

——親愛的羅意，我也是一樣的。我每次遇到友人時，常常如此笑着說的，「你讀過叫『保羅與魏爾琪妮』這部小說嗎？羅意和我，適和保羅和魏爾琪妮一樣的。」我們彼此熟悉，且很幸福。你的丈夫和我們一塊兒出去的時候，你的臂膀是被我牽着的。」

一會羅意忽然喊了起來：

——啊，上帝！安利會如何說的呢？安利會如何說的呢？」

畢愛爾全不躊躇的說道：

——現在我們非得馬上去報告他不可了，照現狀維持下去，已完全是不可能的了。」羅意覺得她的丈夫也是有責任的。

——他也是有錯處的。我們在晚飯時吃了不少的美味之物，所以他把自己的妻和男朋友一併留在家裏，自己不就馬上到報館裏，暫時在家裏住一會或我們兩人一同和他出去，是他應盡的義務。』

說完後她又補足道：

——總之，正如你所說的事情發生了，就不容易了，因為我不是世上那些有欺騙着丈夫作不義之事的習慣的普通女子，』

她迅速的，簡單的到樓上去作出外的打扮。預備好後她就走了下來。因為是急事，兩人乘了輛馬車。普通一般人一到馬路上去加入於能給你比較的材料的人羣中，是很明白自己的位置的，羅意在馬車中哭泣，畢愛爾盡力之所及的安慰她。他把她抱在兩臂之中，想去溫暖她的多煩的小小的心臟，但這回他却十分注意到不再去在她嘴上接吻了。

走到報館的門前的時候，在付車夫以車錢之際，羅意躊躇的說道：

——我不想上去了。』

稍作考慮之後她又補足道：

——我不上去了。我是完全明白安利的性質的，現在他若看見了我，他一定要說那都是我的過失的。且祇有我一箇人是被叱責的罷。」

她決定乘自己乘來的原車歸家。在分別之前，她從窗中伸出頭頸來說道：

——請彼此說明了罷。並且兩箇人一塊兒到我家裏來，來報告我是如何經過的。」

畢愛爾在報館的門房處請求面他的朋友。茶房走去叫去了。不一會安利出來了。他微笑着而作一副「真是快樂的面會人啊！有什麼好的事情嗎？」的表情。因為安利是太快活了，一時畢愛爾不欲傷害友人的快樂，心想有心一些也不要說罷。但他却終於把話說出來了。因為一選到了分別之際為止，強烈的義務觀念沒有離去他的心過。他閉住了兩眼，一些也不加客套的，老實的說道：

——朋友啊，你真壞啊！在晚飯之後，你把羅意和我兩箇人留下了而走了。已發生了的事情，是當然非發生不可的。到了如今，可憐的羅意和我，都同樣的感到了困難。」

聽到了這話之後，年青人的面上的一切表情，一時都停止了。一會他似乎安定了一般的歸返到了自己，這麼說道：

「啊，有些討厭了！可惜我此刻正要寫一篇記事。因之我沒有考慮到別的事情的餘暇。」

兩人商議之上，決定安利回到記者室去寫記事，畢愛爾在會客室中等候。

大約一箇鐘頭已過去了。其間畢愛爾的頭腦中，浮起了許多的悲苦的回憶。他速要自己想到「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罷！」也是費了許多的努力的。

「會安利走下來道：

「——做的很是不錯，雖然一時覺得記事是寫不完的。」

其次他補足道：

「無論如何解決，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了。那就是我們二人還同樣的是朋友。」

兩人同時行動的真像真心的朋友一般的。兩箇人走到了咖啡店。安利好像是疲勞了。

——今夜稍爲有些頭痛，所以事情完畢後，想馬上歸家。」

兩人吃了些啤酒。兩人從衣袋中拿出了筒煙。兩人努力做的和昨天的二人一樣。兩人努力於做的好像是在一天的工作完了之後，二箇吸着煙的友好的人，把從一天的憂愁和工作中逃避出來的快樂的時間在好像是天空的星星特意走來住在心中那樣的心情中安息的二人。可是安利卻無論如何總不能覺得如此。當然這是一切男子都是同樣的。他想到了已發生了的事情。

——真是討厭的事情。」他說。

畢愛爾不知道說一些什麼話來安慰他才好。安利又說道：

——我是不了解羅意的心理的。她是我直接從她的兩親娶來爲妻的女子。並且不是虛浮的女人。但她卻做這種事，咳！被妻所叛的爲怎麼一回事，你恐怕決不會明白的罷。」

畢愛爾回答道：

——請不要再誹謗羅意了。因爲這種事情的發生，都是我的罪惡。」

事情看起來有些討厭了。安利幾次的如此說：

——今晚我最不濟的事，正如剛才所說過的，是我頭腦的不適意。在可能範圍之內，我是非得早一些歸去睡覺不可的。可是我卻是非得和你一塊留在這裏不可的。因為我們兩個人是不能夠如此便分離的。」

說着他又沈默起來了。他的已感到了疲勞，是一看就可明白的。畢愛爾對他說道：

——不幸的朋友啊！覺得不舒服嗎？」

——啊，似乎已漸漸在好起來了。」安利回答。

雖非出於本願，安利似乎已喝了不少的酒了。因畢愛爾每次勸他啤酒的時候，總是說道：

——那是沒有法子的，請你喝啊，因為否則我要當你在發怒的。」因而他不得不要下來喝了。

到了天亮二點鐘，兩人盤據着的咖啡店閉店了。因而安利先說道：

——先到我的家裏去罷，兩箇人同去看羅意罷。因為她也必很疲勞而無聊的罷。」
兩人進來的時候羅意已醒着了。她先說道：

——你們祇是不來；無法，祇得入了床，可仍是睡不着！
走到了她的面前，畢愛爾很覺慚愧，可是安利卻說道：

——可憐的羅意，我什麼壞話都沒有說你。我知道此種事情任是在怎樣的好朋友間都有發生的可能的。可是稍爲考慮一下也是應當的。爲了你，我們兩箇朋友彼此在猜疑起來了。畢愛爾是我從小的朋友，你是我的妻。並且我是愛你的。到了現在，彼此變爲如此的地步。三箇人都彼此——」

羅意哭了。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還是安利第一箇人開口。

現在應做的事祇有一件了。此次事情，教訓了我們三箇人彼此應得格外小心注意。今夜已遲了，畢愛爾還是回到自己家裏去睡爲妙。啊，請和往常一般的接箇吻分別罷。大家彼此好好做朋友罷。可是，可憐的朋友啊，暫時間的我們兩人的不會面，是必要的。

腓立甫所描寫的世界，是另外的一個——窮人的世界。「兩個朋友」所寫的，就是這世界裏的一種悲劇。他的小說，一切都是他所謂「我所生活着的世界」。他所描寫的人生，是活的人生，不是用頭腦及紙筆來造出來的人生。讀時，使人接近着真實的人的靈魂。他的作品，在當時法國文學中，是始創的。就本篇，也可想到。查士元譯。

第一二一 訪問

腓立甫

腓立甫對於創作，很是努力。他曾經說過，「我很愛創作，我是怎樣熱中於創作……白天我到事務所去服務的時候，我已想到了晚上創作的快味而增加了勇氣。一到晚上，我胸中燃着聖火而從事創作。這是留給我的惟一的避難所。」他又說，「……每晚關在自己房裏苦心於自己的思想和文章

時的快活，真是什麼都難與之比較的。這時我真幸福無涯。我吸着烟，夢想着進着筆，我的頭腦漸漸熱了起來，我忘記了污穢的塵世。」於此，可以看到他的全部創作生活。

讀完了從她的父親處寄來的信後，瑪兒蓋麗脫第一便覺得這麼奇怪事，至今日止，誰都還沒有遇到過。

她是米啓羅裘波的女兒。她的命運很壞。三歲的時候，便失去了母親。在一個月之間，她和她的四歲的阿姐麗紅德兩人遭着同一的苦運，即白天兩人到叔母家裏去住，晚上回到自己家裏來睡覺。

可是有一夜，父親竟沒有歸來。附近的人，爲她們兩人擔了一夜心事。因別無辦法，兩箇小孩去睡在叔母的家裏的小孩的眠床上合床。第二天朝上，一箇男子對她們說道，裘波在二三天前說道，負了二箇女孩子，是過不來日子的，所以現在要到別地方去了。她們的父親那時是二十八歲。他是做木匠的。他是歡喜飲酒的。

村上婦人會的太太們，很代此二箇孤兒擔心，不久，她們被允許了進布爾琪街的尼庵，二箇孤兒在庵，認識了一箇很愛憐她們的叫克洛契爾特的尼姑。麗紅德在她十歲的時候死了。那夜瑪兒蓋麗臉是不知道阿姐之死而安睡着的，到次日早上，當她照平常的習慣去叫她的阿姐替她梳理頭髮的時候，她看見阿姐已是死了。真是連想也想不到的。

到了十三歲，她被遣送到鄉下農家去作牧羊女。她一天到晚的數着羊的隻數過日子。因為她很怕失去了羊。後來又到別的農家去做女工，但住的並不久就出來的，因為她的身體太纖弱，是不合於做粗工的。其次她又入布爾琪的彈藥筒製造所工作。布爾琪製彈藥筒製造所倒閉後，她又轉入文生的彈藥製造所。在那裏工作的時期中，她發見出她是很能做縫紉的。在她看來，這真是件值得紀念的幸事，因為倘若無這特技，她便得一生做女工了。

今年她已是二十二歲了。她接到了一封信。一封從她的父親處寄來的信。父親的確沒有死。父親現在住在巴黎。說下星期日的二點鐘左右來訪她。

人生真是奇妙之物！好像她的獨立生活，正就是其中的一件。

最使她爲難的，是每星期日的午後，她是常常和友人羅意杜洛蒞哀一塊兒出去散步，到了晚上和她一同吃夜飯的。但她覺得那也要緊。她是不願意讓一箇好好的星期日放白白過去的。因此她全不把此事告訴她的友人。

她想到她一生中所經歷到的種種不幸，都是因父親的過失而發生的。因而她覺得對於父親也是用不着什麼客氣的。她不過想看一看父親到底是怎樣一箇人罷了。

父親並沒有照信上說的在二點鐘來。他是在一點半鐘就來的。大概是等的太久而忍耐不住了的罷。在未來以前，他想了許多時候的用橘子呢還是堇花束來做禮物，他想的真是吃力。結果他決定了用橘子。因爲那是可以吃的。他拿了橘子來訪問。他想給自己女兒一些禮物。他穿着黑衣，戴一頂邊很闊的羅紗帽子，打扮着一副工人的風貌。他縛了一條很闊的藍色的腹帶。他的頭髮已是灰白了。

當父親把橘子放在桌子上的時候，女兒看到父親的兩臂下，是各有一隻大大的工人的手。手大的太利害了，看起來有些觸眼。一坐在椅上，父親就苦於沒有放手的地方。父親

想把兩手合攏來，可是生在兩手上的手指又太大了，手指和手指之間的空間，是嵌不進去的。一會工夫之後，他一言不發的脫下了帽子，把帽子放在兩手上。他把手隱蔽住了。

瑪兒蓋麗脫真笑出來了。

在她看來，在自己的父親和其他的普通的男子們之間，是看出什麼判然的分別的。父親是紅面孔。父親已蓬蓬然生著鬚了。父親的兩頰是起有皺印了。她祈禱，她不想和如此多鬚的老人接吻啊。

她全無一些能使父親的說話容易一些的动作。因為他的把橘子放在桌子上，女兒也似乎是不注意到的。他說道：

——我是爲了你而把此二隻橘子拿來的。」

她假裝吃驚的樣子而說道：

——你是給我的嗎！」

她早把橘子奪去了。火爐架上放有一隻空的花籃，她把橘子放在裏面了。橘子從此看

不見了。他垂頭喪氣的想：這和他沒有拿來沒有什麼兩樣了。

瑪兒蓋麗脫現在已看到了自己的父親了。一向的她的的好奇心，也消滅了。現在她覺得和這箇不能彼此講話的男子對座，有些討厭了。並且她對他是不滿意的。他說道：

——那麼可憐的麗紅德已是死了罷？」她答道：

——是的，是死了。那也已不是昨日和今日的事情了，已是十五年前的話了。」

父親仍想一問詳細。

——是怎麼樣死的？」她答道：

——你以為我是知道到如此程度嗎！我那時是九歲，你若想知道詳細的情形，那麼問我是無益的。你且寫信到尼庵中去問罷。」

但她卻不再用這種語調來繼續說下去。

自從接得了父親的信後，她不絕的感到一種不安。她心中憂慮，深恐父親不要傷感起來而哭了出來。並且她又怕她的房間將成爲世上常見的，在一箇人不了解另一箇人的感

情的時候看起來十分悲慘的，男女之間的劇的舞臺。她恐怕父親要呼她爲女兒，且把她抱在胸上。她一心想到如何才能不到這種地步，努力的想把時間消磨過去。因之她說了許多話。

她問她的父親怎麼樣知道她的住址的。她對此事是很有興味的。

父親說是自他的姑母——父親卻說明是「你的叔母」——處得到消息的。那實在是很應當的。因爲每年的新年，她是把賀年片寄給此住在鄉下的可憐的老婦人的。

其次她問他在巴黎做什麼生活。他是和許多的男子一樣的在地下鐵道中工作的。可是在逃出故鄉之後，他曾在奈貝爾一箇親戚家做過十年工。他祇有一句對於過去的滿意的話：

——世人都說我是壞人，但我卻沒有那麼壞，其證據便是我曾在一箇親戚家中連續的做過十年工。」

她聽到了鐘鳴二時半而安心了，因爲照每箇星期日的習慣，那是羅意杜洛茜哀來邀

她出去的時刻，她一方等着她來，一方對父親說到自己現在所做的針線的話，她的話說的很是詳細。她甚至連自己工作的人家的女主人的名字也說了出來。女主人的名字是很奇妙的，她叫做馬丹吉訶德。

羅意杜洛茜哀，是在三點十五分前來的。父親當她是一箇有儀式的來訪者一般的應酬她。他在女兒的年青女友進來時立了起來。

他的帽子落下了，他是一箇疎忽者，並且很不會交際的。當他拾起了帽子的時候他說道：

——我在這裏你們有妨害嗎？

女兒回答道，

——我和羅意每星期日的下午都是一塊兒出去散步的。」

他用了一副十分注意的目光來看這位羅意杜洛茜哀。她是一位有棕色頭髮的姑娘，並不如他所想像那樣的漂亮。

是看起來很規矩的姑娘。她的是一箇女工，是可以很明白的看出的。她和其他一切作針線的生活的人們一般，是駝背的。

歸去時他裝一副父的神氣而說道：

——那麼再會了，瑪兒蓋麗脫。遇到了你很是快活。你們快活的散步很好。剛才我爲你的交友很擔心，但原來你的朋友也是一箇很正直的姑娘。

腓立甫的文學生活，沒有出十三四年。他的影響却是極大的。他所留下的六篇長篇小說和五冊中短篇，一舉便卽了平民文學的寶座。他的作品，都是證明天才的不能被境遇所壓抑的證據。他明示出沒有教養及傳統的靈魂，也是能使之開藝術之花的，祇有學問而沒有創造力還是無用的。他是一個最初明示出作家不需要博識和空想的英雄。「訪問」一樣的寫出了一幕人間的倫理的悲劇，真摯而且動入悲思。查士元譯。

第一三 風在那一個方向吹

徐志摩

徐志摩的這一首詩，原題做「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由編者改作短題。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起夢的輕波裏依洄。

我不知道風

第一三 風在那一個方向吹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裏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悲哀裏心碎！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裏的光輝。

徐志摩的這一首詩，是他的名作之一，是一首抒寫內心悲哀的歌，這充分的說明了他對於人生的傷感，他是「在夢的悲哀裏心碎」了，而「夢裏的光輝」是祇有「黯淡」。

第一四 莫遺忘

葉紹鈞

「莫遺忘」是作者的一篇隨筆。和「水患」（本書第一冊）是同刊載在一個刊物上，而不會被作者收集的。

被遺忘的人比較沒被遺忘的人多到不知多少倍。我們翻開往昔的記載，就看見一一的姓名，更看見被這些姓名代表的一一的本體所幹的事業。於是興起欽仰懷念憤恨鄙薄的種種的情緒；這些雖然頗不相同，而自以為所知不少，足以自安，卻是必至的意念。但是，這就

真個「所知不少」了麼？試一細思，就知道正爾未必。在還沒有通行姓名以前，其間有多少應該被姓名代表的本體，在通行姓名以後，其間有多少本體帶同姓名一齊泯滅了，是誰也不能確切地回答的。確切地回答誠然不能，但是誰也能想到這定是個非常大非常大的數目吧。這非常大非常大的數目，有他們的心魂，有他們的力量，在人類生存的歷程中，他們盡了承前啓後相當的責任；或許有一部分更爲偉大的，他們的努力教人類少走若干步冤枉路，他們的恩惠直傳到無窮盡的將來。這未必比我們能夠記着的那些姓名不見重要吧？然而我們遺忘了，遺忘得十分乾淨，好像從來就不曾有他們一樣。我們還該自誇「所知不少」麼！

對於往昔且不多論，我們湊近來講現在。在報章文件裏常常顯現的那些姓名和事業，排印時須用大號字，談論時須提高了喉嚨，當然是所謂「要人」和「大事」了。一個人假若不明白這些，只有啣緊嘴唇站在牆角裏的份兒。因爲他「不知世務」。反過來，能夠源源本本，如數家珍的，這就是個「通達世務」的通人。這似乎非常公平的，通人與非通人均由

自取，正如賽跑者成績的等第，全視各自的足力。但是我們有時不免有點兒懷疑：某人的壽宴有某某等俗人的堂會，某人在西湖上大稱賞其醋溜魚，也就是騰于口說，遍載報章的材。從談說同登載上看，這些當然是「要人」和「要事」無疑。然而通曉這些人和事的人所謂「通人」，我們就覺得殊難感服。何以故？因為他通曉得太無聊，而不通曉的太多了。

現在原同往昔是一樣的，而且將來也還是這樣，總有大部分的人從不挂在別人的心頭，雖然他們確實出生在這世間。這在別人方面自覺得歉然；而在不挂在別人心頭的人本身卻沒有什麼，苟無名心，儘不妨獨往獨來。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們是值得教人知道的，而且會教人知道的，他們的事業是爲自己，也爲大衆；然而他們被淹沒了，被毀滅了，淹沒他們的是愚昧的怒潮，毀滅他們的是殘暴的烈燄。這比偶然被人遺忘慘酷得多：同一生而爲人，乃至受到不容向人們透露一點真消息的嚴罰，不可不說是人間最深刻的悲哀！這種悲哀，我們想，凡是勉爲「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亟欲通曉牠所經過的一切，不憚從水底裏去檢查遺痕，從灰爐裏去剔尋殘屑。本來，單只通曉人世的浮面，不能通曉牠的陰黯幽秘

的部分，是不配作「通人」的呵。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爲着自己及大衆的利益而奮鬥，所得的報酬却是毒罵和罪名和死。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並沒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後，親舊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說死者是無罪。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所幹事業不便于別一類人，便忽然失蹤，他們的形體就此消滅于天地之間——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些人，爲着自身吃着痛苦，正當抗護，便受罪罰；這罪罰又是祕密的，不容談及，報紙的角落裏都尋不到這類的消息，因爲談及時就是煽動之罪。

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不爲戰爭而給排鎗打出來的血，凝結在大都市寬廣的大路上。我們要知道這世間有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却永遠被拘囚在牢獄裏的人物。

以上說及的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遺忘了或者改飾了的。現在我們要知道他們，遺忘

當然不至於了，同時也就剝掉了他們被改飾的外服，認識他們本來的真相。這樣，似乎可以堂而皇之作「通人」了。其實通不通倒沒有關係，得到很多的實益却是真的。這些人的人格，這些人的事蹟，給與我們的感動是沒有限量的。從此，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的識力，知道應當怎樣做人，怎樣處世。從此，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感情，知道應當怎樣去愛，怎樣去恨。

莫遺忘，莫遺忘了被關在人世陰黯幽祕的部分的人們！

這一篇散文所顯示的，是人間的悲痛的場面。作者是一一的指出了，那些被殘害的，因大眾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的，而受着無情的傷害的。作者正確的指出，我們應該紀念這些人，莫遺忘這些人。應該由這些事件上，去理解怎樣去愛，怎樣去恨。而「莫遺忘，莫遺忘了被關在人世陰黯幽祕的部分的人們」這一種指示，讀者應特加注意——而充分的理解它。

第一五 叫賣的聲音

孫福熙

這是作者的一篇描寫杭州地方的「叫賣的聲音」的散文。從許多瑣碎的叫賣的聲音中，描寫一個人物的對這些聲音的愛好與否。由此，也可推想到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

茯苓糕水晶糕

方糕啦薄荷糕

我很愛聽這個叫賣的聲音。天一點亮，在溫暖的被褥中，被這聲音很輕微的叫喚醒來。
西湖如果有好處，我以為，這聲音就是唯一可愛之處了。

我記得這種糕是很好吃的，不過，即是不好吃，只論他的叫聲，我就覺得好極了。我們評

論事物，不能先就計較他的有無用處，值多少錢，好吃不好吃。我愛這聲音，決不因爲這聲音的好吃，我是因爲他好聽，而且在這好聽的聲音中我起床，我洗臉，我計劃我一天的工作。

第二個來叫的是「漿兒」

我討厭這聲音，這聲音的討厭，也並不因爲豆漿是不好吃的東西。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喜歡這聲音的緣故。我屢次發見，人家與我自己，常常有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的緣故。我想因爲他的叫聲太苦相之故吧？若是因爲叫聲愁苦，那末我正是格外同情他了。大概是爲了他叫得太焦急了，因爲愁苦，不免是焦急了，俗話說，「三天不吃飯，凸了肚皮過江橋。」我想這一句話，一定是吃飽飯的人，寬慰餓人的心的。因爲，真的到了三天不吃飯，早就爬不起來，哪裏還能夠聽了這句話，來分辯這是不可能的事實呢？賣漿兒的朋友深深明白這個大道理，與其餓死，不如叫聲難聽點而求人來買他的貨物。

不過我還是不愛聽他的聲音，同情儘管是同情，藝術上的是非美醜還是不能混淆顛倒。

我要想與這個賣漿兒的多發生一點情感，取了鉛筆與速寫簿，專誠來畫他的形態。他的擔是用竹做的，這是方形的兩個架子。一頭是一隻鐵鍋，下面燒柴，火焰與青煙陣陣跳躍出來。這鍋子裏燒的是豆漿。擔子的那一頭是幾隻碗，裝豆漿給客人吃的。

他戴一頂便帽，身上是臃腫的棉襖，但他還是咳嗽，似乎是身上不勝其寒冷。

他愁苦焦急的叫賣，然而來買者寥寥，我畫的是他正在倒漿兒給人吃的時候，不要以為他整天這樣的有買主的光顧。

他叫了好久，沒有人來買，他挑擔走了。然而我相信他到了別條街上，還是這樣的沒有好生意。

又是一個擔子挑來了，他高聲的叫出來的是：

「青蠶豆兒呵，本園春荀呵！」

我愛這個擔兒，這名詞多少好聽，自然的引人愛好。現在正是養蠶時節，一個豆莢，以可

愛的青蠶來形容他，這真是描摹多趣呵。還有春筍而加以「本園」的名稱，其純樸新鮮以外，還使人想到是親友家採掘送來，或者簡直就是自己有此竹園的出產。所以，凡事實際固然要緊，名稱也是很有關係。

不過，深心一想，好的東西可以取好名稱，壞的東西不可以取好名稱了嗎？天下多人知道什麼是好名稱以後，壞的東西可以取好名稱了。

他的擔子裏挑了黃的老的豆莢，偏是聲聲口口的叫「青蠶豆兒」，有什麼法律什麼道德來制裁他呢？至於「本園筍」的意義，表示是新鮮而未經凌辱（就是浸水塗色這類矯揉造作的行爲），然而這是更沒有人可以證明他的真實性了。

我知道，人們有一個遺傳下來的老毛病，就是愛聽風花雪月這些老花樣。風花雪月曾經使人感動，或者現在還能感動人，不過這只是刺戟人們的感覺，與酸辣胡椒的作用是一樣的。你在每碗菜裏都放酸辣胡椒，或者以整碗的酸辣胡椒來代菜代飯，我知道，飯是飯，菜是菜，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的。

爲了我偏愛了賣青蠶頭兒的人，現在我懲罰自己，勒令我整天站在窗口，不許有愛憎的選擇，勒令我整天的觀察經過門前的一切擔子。

我住在法院路的一個泥牆弄裏，地名仁德里，因爲不是大路，而且是不通的死弄堂，所以小販經過較少，而且有的只是看一看就回頭了。

第一個來的是賣「大油條燒餅」的，一個北方式的老婆婆。這或者是一個旗民，向來住在西湖邊旗營中，滿清推翻以後住在二百間頭的破屋裏了。據說這民族近來很振作，但二百間頭房屋的卑下破爛，實在夠受了。

我常常想畫小販與苦力，想表彰表彰他們的勤苦。不過，在杭州，除畫西湖俗景以外，很少有人畫路上的人，既然沒有這習慣，我畫起來，或者要被人認爲這是我有意侮辱。所以我從來不敢公開的去畫。我想爲他們表彰，沒有得到效力，反使被畫者心中不安，認爲晦氣，認爲搆取了魂靈，那是爲好反苦了他們了。現在我在這家中的樓窗口作畫，他們一定是不覺得的。

「炒米呵！……炒米呵！」

這個叫聲也是焦急得怪悽慘的。我想法子與他攀談攀談，所以下樓去向他買炒米。我問：

「炒米幾個銅板一升？」

「十二個，老價錢。」他說的是江北口音。

「你的炒米哪裏行來的？」

「自己炒的。行來買就蝕本煞啦！」

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是住在市邊的松木場，就是江北人聚居的地方。賣炒米的人大約有三十多。這是很不少了。他在米店裏買了糯米，一升可以炒成三升。生米每升一角三分，炒米每斤可賣兩角小洋，就變成六角。可是炒米不能當飯，不能當衣，有多少可賣呢。但他一人，每月賣二石，在杭州，一年要做一千石生意。到冬季，糖坊中買得多，我想就是做薑汁糖的

了。他自己也做了炒米糖，有成團的，有大塊切成薄片的，放在炒米中，一同來賣。

「再來一個『修棕棚』的。」

「修棚」的賣點什麼東西，你或者不知道。棕棚者就是臥床的棚子，因為是用棕織成的，所以他背上是一紮繩索，這繩索，就是棕櫚樹皮上剝下來的棕打成的。

賣雞蛋的來了。我們買了半塊錢，一塊錢有六十五個。

以前雞蛋一塊錢三十幾個，有時十個銅板一個，現在這樣便宜，因為是不賣給日本人之故。

雞蛋每担價十八元，雞蛋是稱斤兩的，每一百斤約有千餘個，看大小而定。所以每個蛋的本錢是一分餘，也要四個銅板了。賣一塊錢六十個，已經只有一個銅板一個的利息，雞蛋的來路是到鄉間挨戶去收買來的，據說，不論大小，平均每個雞蛋總要四個銅板。或者是到錢塘江干去等候鄉下人送來，這是稱斤兩計算的了。

我們斜對過有人問他買，要他每元七十個，他只肯六十五。他走了，然而不久又回來，說：

「添半個好不好？」

「半個怎的添呢？」

買主這樣質問以後，他似乎有點窘了，想了一想，又說：

「兩塊錢添一個。」

可憐他在計算猶豫，因為他想做成生意，又想不虧本。終於，他沒有做成這生意。

「雪花膏！白玉霜！」

這聲音剛剛叫出來，我的高鄰老友潘恩霖兄，他是知道我今天在窗口所做的工作的，立卽問我：

「朋友！你對於他有什麼意見呢？」

老兄！我正在思想呢。天氣和暖起來，大家淌汗了，還有誰用得着雪花膏呢？雪花膏的名

字無論如何的好聽，或者這個人滿面塗了美麗的雪花膏，還是遮不住他的悲哀的生活。

將要吃午飯時候來的是叫「甜酒釀」。酒釀讀如酒娘，是酒母放在糯米飯中，等微微發酵即成，酸甜可愛。可是他不能當飯，又不能當送飯的蔬菜，任他叫一百聲一千聲，也沒有
人來買。

五月二日的「大晚報」上登載，英國失業的人，以賣血給病院作注射之用，每磅可賣五十圓，現在因賣者過多，跌價至三十五圓。這職業是夠可憐了。然而中國的小販呢，整個生命賣不到一塊錢。

午餐以後，來了一個穿破爛衣服的人。你說破爛衣服，哪一個做小生意的人不穿破爛衣服，不過這一個特別破爛而已。他的背上是一大索竹條，我看不懂他是賣什麼的。後來，他晒在大太陽中疲倦的聲音叫出「賣馬桶洗帚。」我們的劉媽買了一個，是九個銅板。他的疲倦雖然沒有減退，而面上開朗了不少的走了。

「修缸呵補甌呵！」

這聲音我完全聽得懂，他是一點沒有變化過的紹興口音。他到了杭州，還是用完全的紹興聲音，杭州人未必都懂，而杭州所多的別地方人，恐怕是完全不懂了，他能得到多少生意呢？

懂不懂還在其次，走徧杭州，一天中有多少打破缸甌的人？每個人家，每年買一個缸是頂多了，買了一個缸，用五年十年五十年不破是很平常的。有一天打破了，不一定是可以修補。然而這個以「修缸補甌」爲職業的人，必需是做一天吃一天，走徧一天沒有生意，不算什麼要緊，回到破屋中沒有一顆米給他燒飯，這是比天更大的問題。上午來過的「修棕棚」的正是與「修缸」的同一命運。現在用棕棚的人已經很少了，有用籐棚的，有用鐵床的，即使破了，也不叫他來修了。千呼萬喚的杭州自來水算是「千里清流曲曲來」，然而還有什麼人再來用需要修補的缸甌呢？

又來了一個賣雞蛋的。

以後是賣芝麻糖的，他們的叫聲，諸位都常聽到過的，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叫法：

「賣糖呵——芝麻糖呵！」

他們都是金華義烏來的，然而這種糖不一定是從義烏帶來，杭州武林門有一家糖廠，他們到那裏去取，有小顆的軟糖是稱斤計算，其餘芝麻糖都是論件。有什麼利息呢？他們有三分利息：賣得一百錢，按成數照算，可得三十錢。賣糖的老人家對我說：「賣油條燒餅的還要苦，只有二分利息呵！」

每一個人應該有他的獨立性，他有爲人世做事的義務，然而也有權利在人世間吃飯與生存。權利與義務雖然是並行的，然而絕對不應該視爲對待，因爲做事與吃飯不是因果關係的兩件事。可是現在的人，在吃飯的威逼之下去勞動，而結果還是餓到面黃肌瘦以至於死。工商業的發達，被人咒罵爲趨人與機械的死路，不如農業社會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

自由。然而，只要除去壟斷，組織分工的社會，漸漸的可以免去把生活拆賣的苦痛。全杭州或其他城市，各組織一個修缸公司，凡有修缸補甃技藝的人，由公司聘請雇用，每月或每年工資若干。有缸打破的人家，只要打電話或寫信到修缸公司，派人來看來修理。這樣，工人的生活有保障，不致走徧全城的冤枉路，十天一個月沒有生意。而有破缸的人家，破了立即可修，不致等候十天一個月碰不到修缸人。田中採來蔬果。水中釣起魚蝦，都賣給各行業的店家，需要的人就直接到店家去買好了。如果說不如送到門口的方便了，那末，照現在通行的送醬油送牛奶的辦法，也可由公司派人分送。這組織的方便，自然大部是爲要免去小本經營者生活的沒有保障。

人類的道德已經高到極點，知道定下詳細明晰的法律來權衡社會：偷東西的名爲賊，捉去監禁，搶奪東西的名爲強盜，罪該槍斃。然而，眼看見人們活活的整千整萬的餓死，在法律上沒有規定什麼辦法。老實人凸了飢餓的肚皮，湊在文明人的隊伍裏，熬不起飢餓的，到了槍斃也只怪自己。

又是一個賣雞蛋鴨蛋的！

雞蛋鴨蛋不是什麼壞東西，爲什麼天下沒有人要喫！

五點鐘時節，挑來一個餛飩擔，與豆漿擔一樣的有柴燒鍋，還有許多碗瓢。不過餛飩擔的構造更是複雜。倒是他，頗有幾個人光顧，所以我有時間畫了他持碗送客的式樣。

仔細一看，顧客大概是公署的小職員與學校的教員。他們喫餛飩，並不是爲了肚餓，實在是一天沒有樂趣，還受了幾多的悶氣，就在餛飩中尋樂趣，因爲十幾個銅板吃一碗，比電影的價錢便宜多了。

天將夜了，再來油條燒餅，修缸補甌，以及雞蛋鴨蛋，沒有什麼可記了。可記的是一個穿大褂提鳥籠的人，我以爲他是來遊玩風景，或者是尋友訪親，哪裏曉得，他叫出一聲「牌兒算命」！他手中鳥籠中的鳥兒能含牌，他就依照牌中的繪畫文字爲人推算吉凶。

倘若你沒有許多同情分到這可憐的職業者，你只要說「這種迷信，早該打倒，」於是，即使他立刻餓死在你眼前，也就不足悲傷了。

天黑了，我就離開窗口，來寫述我今天所得的見聞，然而，因為感想太多之故，心神很是不安。

晚間九點時候，忽然聽見鐵板打擊之聲，可憐算命的瞎子還在黑夜等待生意。

「瞎子夜行與白晝並無分別，有什麼可憐？」

瞎子走路並不要光，然而他與我們一樣的需要，在夜間睡覺。

這一篇散文，是沒有組織和結構的，祇是根據一日間所聽到的叫賣的聲音的順序，加以素描以及批判，反映了作者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人。文字樸素，自然沒有其他的特色。

第一六 趵突泉的欣賞

老舍

老舍的這一篇隨筆，仍是他的「濟南通訊」之一，寫濟南的三大名勝之一篇裏所提的大明湖。在前面，已經選讀過了。

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濟南的三大名勝。現在單講趵突泉。

在西門外的橋上，便看見一溪活水，清淺，鮮潔，由南向北的流着。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來的。設若沒有這泉，濟南定會丟失了一半的美。但是泉的所在地，並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一個美景。這又是個中國人的征服自然的辦法，那就是說，凡是自然的恩賜交到中國人手裏就會把牠弄得醜陋不堪。這塊地方已經成了個市場。南門外是一片喊聲，幾陣臭氣，從賣大

碗麵條與肉包子的棚子裏出來。進了門有個小院，差不多是四方的。這裏，「一毛錢四塊」和「兩毛錢一雙」的喊聲，與外面的「吃來」聯成一片。一座假山，奇醜；穿過山洞，接聯不斷的棚子與地攤，東洋布，東洋磁，東洋玩具，東洋……加勁的表示着中國人怎樣熱烈的「不」抵制劣貨。這裏很不易走過去，鄉下人一羣跟着一羣的來提倡日貨，把路塞住。他們沒有例外的全張着嘴，葱味四射。沒有例外的全買一件東西還三次價，走開又回來摸索四五次。小腳婦女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許你痛快的過去。到了泉池，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東三面全是唱鼓書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一聲「啲」要拉長幾分鐘，猛聽頗像產科醫院的病室。除了茶棚還是日貨攤子——說點別的吧！

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見方，三個泉口偏西，北邊便是條小溪流向西門去。看那三個大泉，一年四季，晝夜不停，老那麼翻滾。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鐘，你便覺出自然的偉大，使你不致再正眼去看。永遠那麼純潔，永遠那麼活潑，永遠那麼鮮明，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縮，只

是自然有這樣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熱氣，白而輕軟，在深綠的長草蕩上飄蕩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種似乎神祕的境界。

池邊還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魚吐水，極輕快的上來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裏斜放着；有的半天纔上來一個水泡，大扁一點，慢慢的，有姿態的，搖動上來；碎了，看，又來了一個！有的好幾串小碎珠一齊擠上來，像一朵攢整齊的珠花，雪白。有的……這比那大泉還更有味。

新近爲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鐵管，做成六個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是我還是愛那原來的三個。

看完了泉，再往北走，經過一些貨攤，便出了北門。

前年冬天一把大火把泉池南邊的棚子都燒了。有機會改造了！造成一個公園，各處安着噴水管，東邊作個游泳池！有許多人這樣的盼望。可是，蓆棚又搭好了，漸次改成了木板棚；鄉下人只知道趵突泉，把攤子移到『商場』去（就離趵突泉幾步）買賣就受損失了；於

是「商場」四大皆空，還叫趵突泉作日貨銷售場，也許有道理。

這一篇隨筆，是分作三大段寫成的，一三兩段，寫的是泉邊的市場，第二段是正面寫泉——這是最中心的一段，把泉水的活動，寫得活潑有力。一三兩段，用諷刺的筆姿，表示了作者對於購買日貨者的憤恨。

第一七 荒田

波爾調俠克

波爾調俠克 (Timoti Bordinjak) 是烏克蘭現代著名的小說家。「荒田」是他的名短篇之一，魯彥譯。

當我第一次經過那塊荒田的時候，正是美麗的早晨。在遠遠的平原中，現出一簇橡樹林；光明的，新鮮的，新浴的太陽從林後走了出來，漸漸上昇着。深沉的靜默主宰着，在日昇的時候，表示有一個晴朗的，美麗的日子。微風尚睡在各處幽深的山谷裏，玫瑰色的薄雲靜靜的站在天空裏。初出穗的麥子也沒有飄動，彷彿幻想着似的。麥地沒有波動，彷彿躺着一塊華麗的藍色的地氈。百靈也還有片時的靜默。在路旁的草上穗上的露珠兒，亮晶晶地反映着——像那些寶石似的。白色的細霧，彷彿從香爐裏出來的煙，迷漫著，似乎春風的馨香，芬芳，從這個香爐裏，飛到了我們的身邊了……深沉的，默默的寂靜……彷彿全自然界惶惑的驚奇着慈喜的太陽的莊嚴，向着萬能的造物主俯伏着致敬似的。

但是這種時候繼續得不久……一隻百靈往上飛了起來，快樂的歌着，數千同伴也便往空中飛去跟著牠，宛如田中有人，暗暗的把他們一羣一羣的自地上拋了開去……立刻便往高空裏奏起嘹亮的音樂來了……新鮮的微風吹了起來，田便搖動起來了，那些玫瑰色的雲便白起來了，太陽漸漸的上昇着。日光儘量的熱着空氣，熱着地；無數的各種昆蟲，成

羣結隊的，在田裏，在金色的陽光底下，無意識的叫起來了。

昆蟲們的複雜的鬥歌聲，百靈們的歌聲，被微風搖曳着的蘆葦的吟聲，——全和在和諧裏，和在舒暢的音樂裏了……顯見得萬物都是幸福的，爲了太陽的光，光明的日子，爲了生命的本身。這個公共的快樂，彷彿有一種強烈的熱望，把我也拽了去了。我也覺得愉快，覺得輕舒，覺得甜蜜在我的靈魂裏了……我滿張着胸脯，吸着清潔的滋養的空氣；我聽了那些舒暢的歌者，自己也唱起一種調子來了……

我的馬似乎也很得意，因爲他們跳着而且很快的往前跑着。我的馬車夫，嚴肅的沉默的卡爾帕，時時轉過身來，在他的網邊的草帽底盼望着我，好像他要說什麼，通知我一個快活的新聞……

『我們今天不是有一個美麗的日子嗎，卡爾帕？』我說。

『不錯的，美麗的，』卡爾帕回答說，『呵，麵包長着了！』他用更高的聲音加上這一句，用鞭指着麥穗……

『麵包長着了……』這就是他要說的話，我的沉默的卡爾帕。他已把那快樂的事情通知了我，那事情在他是這快樂，因為在他的胸中，再也沒有比麵包更重要……他重複駝着背，控着韁，坐在前排的坐位上。他不再掉轉頭來，因為他要通知我的事情，已經說過。麵包長着了……這幾個字於我是合意的，我常常要反覆的說，當我的眼睛怡悅的遇着那些田，遇着那些用麥的厚密的地氈所鋪墊着的田的時候，那常在人們的日光底下漸漸長高起來的麥……

我的車沿着那塊荒田走了去……田在路的右邊，荒着沒有耕種……

『呀，卡爾帕！』我驚奇的叫了起來。

卡爾帕略停了一停馬，我從坐位上站了起來，憂悶的看着那荒棄的田的四周……

是很大的，那一塊田，窄了一點，但是長得看不見邊……和別的爲勤勞的手所耕種過的田比較起來，那塊田似乎憂鬱的，彷彿哭泣着……那塊田是荒田，彷彿犁頭向來不曾觸着過，長滿了稠密的野草叢莽……

「呀，這是什麼！」我驚奇的喊出來，伸着一隻手指，指着那塊荒棄的田……

「什麼？一塊荒田……」卡爾帕回答說。

「那是誰的？」

「誰的？人家講得熱鬧哩……」

「那末請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卡爾帕……講給我聽……」

卡爾帕有點爲難，抹一抹頭……

「我知道的事情，祇和別人所說的一樣……許多人說，離這裏很遠的地方有一個村，村裏有兩個兄弟，爲了這塊田爭鬧着……一個說這塊田是他的父親有遺囑傳給他的，別一個說，他的父親死時對誰也沒有遺囑，說把財產分給兒子們，把那塊田留給他。」

「那兩個兄弟便互相訴訟起來了。到現在，中人已經統統死了，但是官司還永遠繼續着。要是有一個勝了訟事，別一個便立刻重新起訴，兩個人都是這樣。據說那兩個兄弟本來都是富的，但是在訴訟期間，都損失了全家的財產了……像那兩個兄弟的互相仇恨是可

怕的啊……

「他們都對着說道：我甯願求乞，不願把田讓給你……」

「一個耕田，別一個便立刻拿着棒跑去趕逐，說道，『不許動，那不是你的』……我的上帝，據說在那塊地上，也不知打過幾次了，同胞的血，也不知道在那裏流了多少年了，風也不知道吹散了多少絞下來的頭髮往別的田裏去了……算不清楚的……這件事情，與上帝的譴罰無異。」

我的馬車夫揮一揮手，爲陽光照得棕色的臉上，露出一種嫌惡的神氣，用鞭打着馬的兩邊。

呵，在愉快的時候，聽見了一種不愉快的東西，是怎樣的不快呀……

我低下了頭……先前的愉快，離開了我的靈魂了，我時時默想着那塊荒田……

「爲什麼那兩個兄弟，做出這樣的蠢事呢？我自己問自己。」

他們不想和協，不同去耕父親的土地，却情願爭鬧着，窮困着，行乞着，讓那塊田荒蕪在

其他耕種着的田的中間，拋棄得像孤兒似的……你看着那田，你就覺得牠向着天空訴苦似的，因為在牠的上面，不生麥子，反生了些討厭的野草了……奇怪，人們對於什麼都容易成爲習慣，甚至對於不舒服的事情，後來也會變成漠不相關的。然而我對於那塊荒田絕不能漠然……我每次經過的時候不愉快的思想便在我的腦子裏湧動起來，我總是屢屢從那塊田裏，轉過眼光去看那些愉快的田，那些華麗的麥穗波蕩着的田，我總是要想一點別的東西。

從那天早晨起，過了許久。

去春，我又經過那塊荒田了。仍在美麗的，清朗的早晨。百靈們愉快的歌着，田野飄曳着成熟的穗羣，但是那塊荒田，依然荒棄着，沒有耕種……

這一次我看見人們的手在那田上的用處了：有一人在那田的中間掘着深畦，大約他想耕種，但是忽然便停止工作起來。那件事情又在那裏發生，立刻顯現在我的眼前了。真的，一個兄弟纔耕着土地，別一個拿着棒跑來趕那個耕田的說，『我不耕，你也不許耕』……

不幸的世界呀……我默想着：到那兄弟們變做再聰明一點的時候，還須等待許久嗎？還是他們再不會聰明了呢？

也許，那時候會來的，那田會落在別的更謹慎的手裏，知道愛惜牠們……在那時候，那塊田當然會感激他主人的勤勞的。然而到了那個時候，那兩個兄弟又怎樣呢？

這一篇小說寫作的動機，很顯明的是一個教訓。作者是反對因意氣之爭而荒廢了工作的——也可以說因內部的衝突而防礙了整個的進展。所以田，因弟兄的意氣的爭執，而終於成了荒田……

第一八 黑玫瑰

伊林潘林

伊林潘林 (Elin Palin) 原名 Dimokor Ivanof 一八七八年生。他從事文學，開始於民間故

事的搜集。後來從事於鄉村描寫的短篇。他是保加利亞青年作家中最著名的一個。他的作風，樸實纏綿，描寫出了保加利亞的農民的靈魂。

鷹 羽

從前我是一個小孩。我跑過牧場，拾着一片鷹羽。我把鷹羽高高的舉在手裏，用力跑過牧場。我好像與輕飄的鷹羽一同飛了起來。

我漸漸的長成少年。我拿鷹羽來裝飾帽子，愛上了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姑娘。誰能比我更快樂一些呢？

我很窮，除了鷹羽以外，一無所有，我的愛人又欺騙了我；人家挑唆她說，只有一片鷹羽的人是不能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她很容易的就相信人家，與我分離。

誰也沒有我失意。

我把鷹羽藏了起來。我的心不讓我戴鷹羽。我的靈魂裏有憂傷，不能遣散。從那時起就

知道一切人與我一樣的痛苦——比我更甚。

我又把鷹羽拿了出來。這時我不像小孩一樣，拿來玩耍；也不像少年一樣，拿來作爲帽飾；我把鷹羽的管子削得很尖，拿來做筆。

我想寫一點快樂的話，等我寫了下來，這些話却是憂傷的。

有用的噴水池

我在樹林的濃蔭裏閒踱，那兒沒有人們的足跡和道路，我在最幽深的地方發現了一個美麗的噴水池。

這是石彫的。水從銅塞口下降，成爲美麗的曲線，盛滿石盤，涼涼的嘈鳴着。在一個小架子上有一隻木製的無柄的酒杯。

是誰這樣細心經營這個噴水池的呢？既是人跡不到，這噴水池又是爲誰做的呢？

當然，做這池的人是大自然的愛好者，樹林之神的朋友，寂寞的伴侶。思想家，被戀愛所感動的純潔靈魂，詩人！

是的，一個詩人應該在不可深入的樹林裏造這樣一個美麗的噴水池。沒有別人，只有詩人能夠做這樣一個美麗而又無用的東西。

玫瑰

有一種甜蜜芬芳的玫瑰，顏色溫和而古怪，好像晚間被夕陽映着的小小的霞彩。
有一種紅玫瑰，彷彿活人受傷的顏色，每一瓣都血污——猛烈的熱情的玫瑰。
有一種黃玫瑰，黃得像燈光的火燄，像秋娘的面容。這是憂傷的，分離的表徵，命運的調劑。

默默的看這尊貴的花罷，當有人插戴牠的時候。

有一種白玫瑰，白得好像早晨的月亮，當陽光和月光在天空相遇的時候。
這是失戀的無言的玫瑰——孤寂的獨自深思。

有一種黑玫瑰，永久不凋，刺枝尖銳；大花瓣蹙曲着。這種奇怪的花長在人們心裏就是髮傷的黑玫瑰。

這一篇「黑玫瑰」裏收的幾個 Sketch，是很美麗的美文，也可作為「散文詩」讀。在這裏，是反映了詩人的整個的性格。趙景深譯。

第一九 大鼓師

聞一多

聞一多，詩人，著有詩集「紅燭」（泰東版）和「死水」（新月版），與徐志摩、朱湘等，同為一派的詩人。「大鼓師」是他的敘事詩之一。

我掛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遊遍了一個世界，

我唱過了形形色式的歌兒，

我也聽飽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陽倒挂在檐下，

我躡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們自己的那只歌兒呢？」

她趕上前來，一陣的高興。

我會唱英雄，我會唱豪傑，

那情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問到咱們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說不出的心慌！

我却吞下了悲哀，叫她一聲，

「快拿我的三弦來，快呀快！

這隻破鼓也忒嫌鬧了，我要

那弦子彈出我的歌兒來。」

我先彈着一羣白鴿在霜林裏，

珊瑚爪兒踩着黃葉一堆；

然後你聽那秋蟲在石縫裏叫，

忽然又變了冷雨灑着柴扉。

灑不盡的雨，流不完的淚……

我叫聲「娘子」把弦子丟了，

「今天我們拿什麼作歌來唱？」

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

「怎麼？怎麼你也抬不起頭來？」

啊！這怎麼辦，怎麼辦……

來！你來！我兜出來的悲哀，

得讓我自己來吻它乾。

「只讓我這樣呆望着你，娘子，

像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

讓我只在靜默中讚美你，

可是總想不出什麼歌來唱。

「縱然是刀斧削去的連理枝，

你瞧，這姿勢一點也沒有扭。

我可憐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揮刀的手。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要問，

山泉到了井底還往那裏流？

我知道你永遠起不了波瀾，

我要你永遠給我潤着歌喉。

「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認了孤舟，

假如你拒絕了我的船塢！

我戰着風濤，日暮歸來，

誰是我的家，誰是我的歸宿？

「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

許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

我們委實沒有歌好唱，我們

既不是兒女，又不是英雄。」

這一首詩的內容，是展開一個極有興味的 Romance，寫一個流浪的人，反映着一種流浪人生的讚美。在聲調格律方面，都極考究。他和徐志摩，是有很多的相互的影響。

第二〇 黃河結冰記

劉 鷗

「老殘遊記」裏「大明湖」一節，已選在本書第一冊內；在「遊記」裏作爲優秀的部分，還有「黃河結冰記」和「白妞說書記」，茲一併選出，以供參證。

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南城，覓店住宿，看那街上客店都住滿了客，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無此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晨一早可以走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不管好歹，對付一間罷。」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子。東隔壁店東，午後走了

「一幫客，你老趕快去，或者還可以暫住呢。」

老殘隨即到裏邊店東，問了店家，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臉水，拿了一枝線香，燃着，插在桌上的爐內，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什麼鬧熱，各店都滿了客？」店小二道：「刮了幾天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淌凌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冰得牢牢的，昨日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台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了。縣衙門裏派了地保，僱了許多民夫打冰。今兒打得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一歇手，就凍上了。你老看客店裏都住滿，俱是走不過去的人；我們店裏，今天還是住滿。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看了半天，說：「這冰是打不開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維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邊再打算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呢。」

店小二話說完，已將行李鋪好。老殘洗過臉，把房門鎖上，走了出來，先到河隄上看看。見

那黃河從西南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面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七八寸厚。老殘再向上流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一塊一塊落下來，到此被前面的冰攔住，走不過，就積住了。後來的冰，趕上前面積住的冰，只擠得噹噹價響。後冰又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的下去了。看那河身雖有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的，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那平水已結成冰了。冰面被那岸上沙土，吹滿好似沙土一般。中間一道溜河，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那走不過去的冰，擠到兩邊平水上的，被亂水擠破了，往岸竄出有五六尺遠，許多破冰積起來，像個插瓶似的。看了一點多鐘功夫，老殘復往下流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多個人，都擎着木杵打冰，向前打些，又向後打些，對岸有兩隻船，也是這個打法。

老殘看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下，原來月光已經放了。回到店中，開了門，喊店小二點上燈，吃過晚飯，又到堤上閑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

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已穿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還當得起冷。只見那打冰的船，還在那裏打。每船上一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望去，彷彿有『正堂』二字，一面有『齊河縣』三字。抬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卻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雲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的。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老殘對著雲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閱北方寒像，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哀』字呢？

這時月光照滿地，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顆也看不見；只見北方北斗七星，也像淡白點子光了，還算看得清楚呢。那北斗斜倚著紫微星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老殘心裏想，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如駛的過去，如何結局呢？又

想到『詩經』上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多事之秋，那些王公大人只怕多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個了局？國事如此，丈夫何以爲家？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緻，慢慢的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掛着，用手一摸，原來兩邊滑溜溜的兩條冰。起初不懂這物那裏來的，既而想着，自己也笑了。原來方才滴下的淚，天寒，就凍在臉上；他立着的地下，必有許多冰珠子呢？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兩隻打冰船，在河上已凍牢了。問隄間人說：『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就凍住了；往後打去，前面又凍了；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不如等到冰結實了，從冰上去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了。

關於本篇，有必須註明者：(1)東昌府，今山東聊城縣，是牠的舊治。(2)齊河縣：明清皆屬山東濟南府，今屬山東濟南道。(3)謝靈運：南北朝人。玄之孫。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4)北斗：星名。共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合而爲斗。老殘因見斗杓，僞

感人事，大有英雄撫髀增感之概，以見志士憂國之心，無一時能放寬也。(5)紫微：星座名。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之一。『晉書』：「紫微垣十五星，一曰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所居。」此篇描寫結冰情狀，極其精細。止水結冰，是一種情狀；流水結冰，又是一種情狀。小河結冰，是一種情狀；大河結冰，又是一種情狀。甚而河南、山東、黃河結冰，又各有各的情狀，各有各的描寫方法……

第二一 白妞說書記

劉 鶚

「黃河結冰記」描寫的是黃河結冰的情形；這一篇「白妞說書記」則是寫一個歌女的歌唱；兩者皆是白描文字，寫的很是細緻。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

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燥，心知是方纔貼的，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

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妮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舖子裏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妮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老殘心裏詫異道：『白妮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

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妮，黑妮，姊妹兩個，——這白妮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出奇，就常到戲園裏看戲，

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于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著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

次日早起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台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著『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的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腳，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櫈，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台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台上；偌大的個戲

台，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著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喫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著了便衣，帶着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短檯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其餘桌子，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噓噓喳喳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脰臄，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即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

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付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筒，夾在指頭縫中，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的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或高或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鑿子裏的姑娘們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能及他十分之一呢。』說着的時候，

黑妞早唱完，後面去了。

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水銀，左右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響，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嗅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

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峭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聘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

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纔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的『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二字，形容得透澈。『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感戚焉。』

關於本篇應加註明，有如次幾點：第一，說鼓書：俗言說大鼓。以一手持板，一手擊鼓，而口演小說詞

一曲，謂之說大鼓。今北方盛行之。第二，西皮二簧：簡言之曰皮黃。導源於黃陂黃岡二縣，謂之漢調；亦曰二黃。不知者乃於黃上加竹爲簧者誤。皮黃以二黃爲正宗，西皮若或爲之輔。蓋二黃爲漢正調，西皮則行於黃陂一縣而已。其後融合爲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多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調實則徽固無調。初時能者皆直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至絕跡，故南人諺謂之京調。昔清文宗在位，每喜於政暇審音，嘗謂西崑音多緩惰，柔逾於剛；獨黃岡黃陂居全國之中，高而不折，揚而不慢；乃召二黃諸子弟爲供奉，按其節奏，自爲校定，摘疵去瑕，伶人畏服。第三，椰子腔：卽秦腔。所用

樂器，以胡琴爲主，月琴爲副，工尺唎唔如語。乾隆中葉，秦腔大昌於京師，孫淵如洪雅存皆嗜嗜之。畢秋帆遊陝時，長安多妙伶，其人悉工秦腔。孫洪嘗謂吾國所有歌曲，高者僅中商聲，間有一二語闌入宮調，而全體則媿未能。惟秦中梆子，則無間生日淨末，開口卽黃鐘大呂之中聲，無一字闌入商徵，蓋出於天然，非人力所能強爲。因推論國運與樂曲盛衰相繫之故，謂崑曲盛於明末，清初宛轉，聞之輒爲淚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葉，爲國朝氣運鼎盛之時，人心樂愜，形諸樂律，秦腔適應運而起，雍容圓厚，所謂治世之音者是也。此語與近賢所論，直至南北兩極之反對矣。第四，于三勝，鄂人，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其唱以西皮爲最佳。——「探母」「藏劍」「捉放」「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剋製者爲多，如今所盛傳之「李陵碑」「牧羊卷」「烏盆計」諸劇皆是也。第五，程長庚：字玉山，安徽潛山人。咸同以來，號爲伶聖。初，嘉道間，長庚與穿佑部下，其舅氏爲伶，心好之，登臺演劇，未工也；座客笑之，長庚大恥，鍵戶坐特室，三年不聲。一日，某貴人大譁，王公大臣咸列座，用「昭關」劇試諸伶，長庚忽出爲伍子胥，冠劍雄豪，音節慷慨，奇俠之氣，千載若神，座客數百人皆大驚起立，狂叫動天。主人大喜，馭飲客已，復手巨觥爲長庚壽，呼曰叫

天，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王公大臣有譏樂，長庚或不至，則舉座索然。然性極矜嚴，雅不喜狂叫。嘗曰：「吾曲案，無待喝彩，狂叫奚爲？聲繁則音節無能入；四座寂，吾乃獨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則徑去。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舉座蕭然。天子諒其名，召入內廷，領供奉，授品官，長席亦而奏毋喝采，且曰：「上呼則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許之。終其身數十年，出則無敢呼叫者。因此叫天之名震天下。第六，張二奎：徵人喜徵調。唱不奇而工於做。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其統裔也。不貫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爲貴。——乾腔者，備老無枝枯直不潤之謂也。第七，崑腔：始於崑山魏良輔，蓋以地名。或曰：創自明季之蘇崑生，蓋以人名。意者曲調相沿已久，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聲律乃益完密，好事者卽以其名名之。崑劇之爲物，含有文學美術兩種性質，非庸夫俗子所能盡解。自徵調入稍稍衰微；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此非崑劇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勵而惡諍；崑劇以笛爲主，而皮黃則大鑼大鼓，五音雜奏；崑劇多雅容揖讓之氣，而皮黃則多「四杰村」「妖蟄廟」等跌打之作也。第八，小曲：俗稱揚州椰子者是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習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各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崑曲徵後，伶人以此

謂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爲崑曲徵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第九，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第十，十二律：謂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六：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共爲十二律。第十一，五藏：舊說，心肝脾肺腎爲五藏。第十二，六府：卽三焦，胃，大腸，小腸，膽，膀胱也。

第二二 非正式的公園

老舍

老舍的這一篇散文，仍是和「藥集」，「大明湖」一樣，是「濟南通信」，描寫濟南的散文。它所描寫的對象，是一個學校的校景。

濟南的公園似乎沒有引動我描寫牠的力量，雖然我還想寫那麼一兩句；現在我要寫

的地方，雖不是公園，可是確比公園強的多，所以——非正式的公園；關於那正式的公園，只好，雖然還想寫那麼一兩句，待之將來。

這個地方便是齊魯大學，專從風景上看，齊大在濟南的南關外，空氣自然比城裏的新鮮，這已得到成個公園的最要條件。花木多，又有了成個公園的資格。確是有許多人到那裏玩，意思是拿牠當作——非正式的公園。

逛這個非正式的公園以夏天爲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樹葉美，但是只在夏天纔有『景』，冬天沒有什麼特色。

當夏天，進了校門便看見一座綠樓。樓前一大片綠草地，樓的四圍全是綠樹，綠樹的尖上浮着一兩個山峯，因爲綠葉太密了，所以看不見樹後的房子與山腰，使你猜不到綠陰後邊還有什麼；深密偉大，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氣。綠樓真的，『爬山虎』的深綠肥大的葉一層一層的把樓蓋滿，只露着幾個白邊的窗戶；每陣小風，使那層層的綠葉掀動，橫着豎着都動得有規律，一片壁立的綠浪。

往裏走吧，沿着草地——草地邊上不少的小藍花呢——到了那綠陰深處。這裏都是楓樹，樹下四條潔白的石凳，圍着一片花池。花池裏雖沒有珍花異草，可是也有可觀；況且往北有一條花徑，全是小紅玫瑰。花徑的北端有兩大片洋葵，深綠葉，淺紅花；這兩片花的後面又有一座樓，門前的白石階欄像享受這片鮮花的神龕。樓的高處，從綠槐的密葉的間隙裏看到，有一個大時辰鐘。

往東西看，西邊是一進棧門便看見的那座樓的側面與後面，與這座樓平行，花池東邊還有一座；這兩座樓的側面山牆，也都是綠的。花徑的南端是白石的禮堂，堂前開滿了百日紅，壁上也被綠蔓爬勻。那兩座樓後，兩大片草地，平坦，深綠，像兩張綠毯。這兩塊草地的南端，又有兩座樓，四圍用薔薇作成短牆。設若你坐在石凳上，無論往哪邊看，視線所及不是紅花，便是綠葉；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綠草，紅花，與樹影；上面是綠楓樹葉。往平裏看，有時從樹隙花間看見女郎的一兩把小白傘，有時看男人的白長衫。傘上衫上時時落上些綠的葉影。人不多，因為放暑假了。

拐過禮堂，你看見南面的羣山，綠的。山前的田，綠的。一個綠海，山是那些高的綠浪。

禮堂的左右，東西兩條綠徑，樹陰很密，幾乎見不着陽光。順着這綠徑走，不論是往西往東，你看見些小的樓房，每處有個小花園。園牆都是短松作的。

春天的花多，特別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綠得不到家。秋天的紅葉美，可是草變黃了。冬天樹葉落淨，在園中便看見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遠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顏色消沈在綠的中間，由地上一直綠到樹上浮着的綠山峯，成功以綠爲主色的一景。

這一篇短短的通信，文字雖然不長，但長夏景物，一路瑣瑣敘來，頗見風致。

第二三 雪之日

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日本小說家。以描寫平凡的民族性見稱。本篇——「雪之日」——是他的日記體的

Sketch。描寫冬的一日間的生活。謝六逸譯。

二月八日。

從正午起霏霏的降了雪花。

前幾天說想看我孫子的雪的K君，恰適此時來住在我家，真算巧了。

在我呢，若是降雪，便有不能夠安靜住在家裏的癖。這天女僕應該到市上去，我便接受了她的職務，同K君一起出外，妻拿了赤城製造的「背籠」出來，K君替我拿着走。

在赴市集的途上，有R君的家。因為R君的大兒子患感冒，便順便去看看。孩子已經復元了，因為頑皮受了叱罵，將那淚痕未乾的可笑的臉看着我們。和R君告別後，便向市集走去。

我們特意繞路，走向鐵道那邊去。雪降落在乾燥的地方，便先從一邊堆積起來。屋頂，路

上，樹上，竹叢，田圃，鐵道線，枕木上，都漸漸的變了白色了。

在我們的胸際，不覺有快樂的心情往來。外邊的無論那一角，看去都盡是有趣的。於雪也有情緒，平時被忘了的，情緒都湧現出來，這使我們快樂。

到了車站前的點心舖，買了妻托買的點心。八日這一天，是去年夏天生下地來過了三十七天就死了的直康的忌日。壁上掛着的日歷有了脫頁，一星期前就現出了今天的八日。家裏沒有女僕，妻長久沒有到墓上去了，無意中忽然現出了忌日，不覺有了迷信的心情了。出門時妻向我說起這事，叫我不拘什麼都好，買些點心回來作供，恰巧有了檜葉形的燒饅頭，這種饅頭平時是不做的，現在恰巧做了出來，覺得多少有了一點因緣的臭味。我全把它買了，走出店外。在車站的入口處，有怯寒似的三個人，站在那裏看雪。

我托K君去買牛肉，自己到魚舖去，買好了魚，等着K君來。

賣魚的人對於流行感冒說了一大套，說飲酒的和常常喫美食的人即使患了這病也決不會死的，惟有粗食的，激烈的勞動身體的人患了就得死，我老老實實的聽他說。

K君被雪風吹着，從對面彎着腰快步走來了，我就離了魚舖的簷下。

到炭舖去，本來只叫買兩籃的，我却任意訂好了四籃。這樣的日子，這種東西多一點，心裏才覺得好過。

到米店去，推開低的紙扉；三造的老婆坐在店頭，她的腳下，家裏的耶斯（小狗名）在那裏，我買了米。

「聽說M君的老嫗死了呢。」我說時，三造的老婆行着禮道：

「是……」大約一星期前，患了流行感冒死了的。她是替M君看守別莊的，從越後來的女人。我聽人說她是三造老婆的好友，已經很衰老了。

「耶斯，不來嗎？」說時，耶斯稍有點迷惑，終於跟着走來了。

順便走到郵局去，目的物的郵件還沒有來。

又到青菜舖去買了橘子和蘋果。

從市上走進田圃道，約有四十分鐘光景，雪已經積得很厚了。

順便走到柳君家去。客室有披霞娜的聲音，K子君正教着從東京來的弟子的歌。與正屋隔離的書齋裏，柳君生着煤油火爐取暖，正在那裏用功。

柳君說，今天尼琪君要來的。

不久間，教好了琴的K子君進來了。說是弟子帶得有東西來，留喫夜飯。因為有各色的包裹，我一個人總得回來轉一轉。

雪正密密的降着。離開書齋，走下窄狹的陡坡，出了田圃道。池沼的那邊，像染了薄墨似的，平時看得見的對面，全然看不見了。沼邊的枯葭的穗戴着雪。從薄墨的背景裏，顯然地漂浮着。在葭葦之間，積着雪的細長的渡舟橫在那裏，真的像圖畫一樣。東洋的優異的墨繪，實能確切的攔住這種印象，而能用強有力的效果把它表現出來，我更是感服。不單是印象，連由此而起的我們的精神的勇躍也攔住，這一點實在可驚。自己對於眼前的這景色，想要離開它們的表現以外，覺得無論如何都不行。

在家裏，妻和四歲的留女子正等待着，我和她在溫暖的房裏玩了一會。

同橋本一起上京去，我想今天未必能回來的，F君把肩巾從頭上蓋了下來，一個人回來了。他說橋本君到柳君家裏去了。

過了一會，我穿了長靴又外出，已經日暮了。全無水氣的雪花霏霏的降下，從我回來的時候起，又積了不少。

柳君的書齋裏，K君之外，有尼琪君和橋本君。在微暗裏，煤油火爐的火光，透過爐上的雲母窗，向着這窗的東西，紅紅的，幸福似的被照着。

前幾天柳君放在我那裏的武者小路君的『一個青年的夢』的英譯本的一部分，我帶來還他，談論關於發表這稿的方法。柳君說俟完全譯好時，出單行本最好。尼琪說把譯好的一部分，借普通的雜誌普遍的介紹一下，是譯者的希望。結局決定由武者小路君和譯者S君再好好的去商量。

尼琪大約過了三個月，就要舉家回英國去。回國以前，要再開一次陶器展覽會，因為目前陳列作品的店太狹小，這一次想在三越吳服店舉行，他把這事和柳君商談。

「怎麼樣，你以爲怎樣呢？」尼琪君說。

「別的沒有什麼好地方，是沒有法子的。」柳君回答。

「唔。」

「可是，房間的布置，和物品的陳設等，非你不行。」

「可不是，不是這樣，我也不高興的。」

尼琪君將要回國，他想要知道的事物似乎還有許多。

柳君勸他務必到朝鮮京城的李王家博物館去看看。

「這是很想看的，也想着看朝鮮的風景，在那裏還想看看別的。」

談到用來製我自己的書的封面裏頁的紙，是柳君特意到朝鮮去帶來的，又提到橋本君的父親要出畫集，蒐集了日本各色的生紙的樣本。尼琪君便說爲要 *Etchings* 的緣故，想看看那些紙。橋本答應儘早送來。

「爲我的事麻煩，對不住。」尼琪君對在坐的這樣說，他又把他出發後對於「陶器」

的處置叫柳君設法，柳君要不使尼琪担心，便答應了。

「可是在你不是很麻煩的事。」

「不妨，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那麼，有勞了。」

少頃，晚飯已經端整了，大家都到正屋裏去。喫過晚飯，接着就是火車的時間到了，尼琪君便回去了。

飯後，在大火鉢裏面，燒着熊熊的火，K子君同孩子們一起環坐在火爐的周圍，笑談着。不久間，年小的玄哥睡着了，接着年長的理哥也在柳君的膝上睡着了。

談到橋本君的原稿裏，有英國人費洛羅莎一名，覺得有點可疑，我就說道：

「不是有意大利氣味的名字嗎？」

「我的確記得是瑞士人。」

「我記得在藤岡君的繪畫史裏，確乎是英國人。」橋本君說。

「不，沒有這回事，查一查就知道了。」說時，柳君查橋本君拿來的，論東洋美術的費洛羅莎的遺稿；稿末有他夫人所作的小傳。

查着藤岡君著作的橋本君說道：

「有了。美國，波司頓人氏，費洛羅莎……」——柳君道：

「不，那是說謊了，是西班牙人。」他用食指指着字，急急忙忙的讀。「的確不錯，是西班牙人。」

大家都笑了。談到橋本君的原稿稍微短一點，於是，就說：

「把這些統給寫上去。我以為是英國人，柳君想他是瑞士人，藤岡作太郎氏以為是美國，波斯頓人，這樣寫……」大家笑起來了。

到了九點半鐘便告辭，歸時拿尺子豎着去量雪，得七寸五分。是希有的輕飄飄的雪。像上等的燒鹽似的，一點水氣也沒有，鬆鬆的。我聽着在富山縣的某礦山的人說，積到二丈左右的雪裏，有風吹來，風在雪裏狂舞，把被雪埋着的家屋吹倒。現在的雪，也有那樣的情景。

從正面走出廣闊的坡徑歸去，K君說這如電影裏的雪，很高興。我和K君都穿着橡皮的長靴，只有橋本君穿着木屐，終於用襪子在路上了。

到了我家的近處，橋本君先跑去了。我們回到家裏，在先跑來的橋本君還沒有回來。K君大聲叫着，不久便回來了。他說不知不覺的走過了自己的家了。

留女子拿住橋本君帶來的作禮物的畫本，還沒有睜覺。

橋本君這次帶了他父親素畫集的樣本的一部分回來。墨繪，鉛筆畫，各種的感觸，非常的能夠表現出來，我以為印刷也很優良。尤其是橋本君的畫，據說把原畫放在一旁，一張一張的印刷之後，和原畫比較。印刷時很苦惱，一張一張，需要不斷的 *Delicate* 的注意。

我們希望這一冊素畫集的出版，在各方面精美的成功。

橋本君除此之外，又帶了法隆寺大鏡的金堂壁畫的一部來。這不消說得，也可驚異的。每逢看見宏奐的物件時，輒覺得那紅奐又增加了些。

換替的沐浴了，我們又談了一會，約好明天遠足到布施的辨天。

到了十二時，橋本君和F君回到上手的家中去了。後來我和K君兩個人又談了一陣。K君就床後，我開始做每天決定的工作了。

時時開窗外視，雪已住了，星出現了。借洋燈光去看，積在階前梅枝上的雪非常的美麗。

這一篇 *Sketch* 是一篇很好的日記節錄本。記述一日間的行動，很是詳細。在裏面，是反映了一種田園詩人生活的情趣。篇中柳君，指柳宗悅，一個日本的作家。Keating 是蝕刻的意思。Delicate 是殷勤的意思。

第二四 先生的墳

秋田雨雀

秋田雨雀，日本小說家，爲日本新的文藝運動中的老大家，與藤森成吉齊名。小說譯成中文者有

短篇數種，感看者有紀蘇聯之遊的「新俄遊記」二種。

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先生的墳是在鎮盡頭冷靜的小山的墓地上。這墓地是新造好的，所以大樹不多，而佳小的灌木葱蘢繁茂，墓地和墓地之間青苔膩滑，晴天日光紅血血地照在上面。在這墓地的一角上，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先生靜悄悄地睡著。

我每當參拜先生的墓時，總想起關於先生的種種快樂的事和悲傷的事。我們先生的名字是叫做大島良太郎。是位身高細瘦，眼光柔和的人。我們即使在現在閉攏眼睛一想先生，連先生生時的動作聲調都極明瞭地想得出。

大島先生最初來我們校中是我們尋常科三年級的時候。先生是距離我們鎮上很遠的村莊的人。據某人說，先生在進師範學校以前曾經做過某地方裁判所的聽差。此等事和我們小孩子本無多大關係，也不知道是誰說的這種謠言，微妙地引起我們的趣味。

先生到我們學校裏來是十一月初五，正是瑞雪初降的時候。校內各處亂散着天長節

彩樓所用的黃色白色的菊花。大島先生這日穿着印花衣裳一個人呆然立在門口，看着我們一排一排地走下石階。我們一點多不知道這位先生自明朝起是我們的專任教師。但是我記得當看見先生的瞬間不知怎的覺着可親愛的神氣。第二日我們聚攏在休息室中，大島先生的細瘦身子站在休息室的門口，也不說什麼，將點名冊向上面舉了兩三次，叫着我們。因此我們纔知道這位先生是我們的專任教師。

大島先生做我們專任的第一天的事情我至今不忘。大島先生立在教壇上不聲不響地看着我們。忽然用了纖細的手指拿着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圓。一副認真的神氣。

「這是什麼？」

問我們。學生們多笑着沒人舉手。於是先生由我近旁的一個學生問起，依次地問下去。

有一個學生回答說，

「先生，是圓。」

有一個學生回答說，

「先生，是太陽。」

有一個學生答道，

「先生，是月亮。」

有一個學生說，

「先生，是鏡子。」

有一個學生說，

「先生，是團子。」

大島先生對着十個學生一一質問以後，悠悠地說。

「是的，你們的回答多是不錯。凡人都用自己想作最近的東西想萬物。所想的多是真實。」

說了後，看了我們一刻，再拿起粉筆來寫。

「這是地球。」

此外並不說什麼，就開始讀本的授業。大島先生那時候爲什麼那樣地畫，那樣地說，我至今尚不了解。但是我一想起大島先生總無論如何要想起那最初的說話。我受大島先生的教僅只一年。但是這一年的印像我總不能忘記。大島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人，到現在還不十分明白。但是大島先生總是不知怎的，我們不能忘記的人。

大島先生自從不做我們的專任後，就做高等科四年生的專任。自從做了高等科的專任後，雖同在一校，但是我們看見先生的機會漸漸地少起來了。某日，我們在校旁神社內遊玩，大島先生恰好來散步。那時已經功課完了傍晚的時候。神社裏面夕陽紅照。我們也和平時一樣一看見先生就叫。

「先生，先生！」

跑到先生那面去了。其時，先生看見我們跑過去，不知什麼緣故不像往常一樣地開心。先生僅淒寂地笑着說。

「大家都在此地，玩着什麼？」

僅這樣說了，橫穿神社境內過去了。是何故呢？我童心中覺得不滿足的神氣，一直望着先生的背影。

但我真像小孩子一樣什麼事情都忘記了。秋天又來了。又是校園中杉葉荊蓀和楓葉亂吹散的時候。溼溼泥路上面蓋着白雪的冬天又來了。

我們圍着放在休息室當中的火盆，談着茫無邊際的海天，消磨時間。有一日從我們級裏一個學生的口中說出極妙的話語。這話立刻傳遍我們全級。當然是小孩子的謠傳，並非有組織的說話。總之對於大島先生是極不利的謠傳。

這謠傳就是大島先生和我們校中女教師十分要好立即要成夫婦的極簡單的說話。但是這極簡單的說話對於大島先生好像是道德上的致命傷。大島先生到我們校中來已經有三年，迄今是毫無惡謠的人，所以這次的謠傳更給我們極深的印象。

「聽說大島先生是十分不好的人，」差不多有這樣下斷定的學生。但我總不以爲大島先生是像做這樣事情的人。

「此種事多是假造的。大島先生那會做這種事呢。」

我對此雖無反證，但總是反對。當然，小孩子心中多被關於女性的事均為罪惡的錯誤教育所養成，這是不必說的。此後，我在校中常常遇到大島先生，我的想像上好像先生之面部漸漸灰黑而淒寂。那雙柔和的眼和眉毛之間生黑暗的陰影。從細小的眼中好像漏出怨恨世間的淒冷的光。但是即使這樣我總不以大島先生的謠傳是真實。

第二年春天解雪的時候，我們最親愛的大島先生不在我們校中做事要上東京去了。立在殘雪未消的校園中，我們和大島先生告別。大島先生立在門口石階上，俯視着我們。

「我從今日起要和諸君離別覺得很悲傷。但是我從今日就要和諸君一樣地做一個學生覺得很愉快。諸君都還幼小……對於人生完全不知道。我也……對於人生完全不知道。我之和諸君分別是因為自己要更知道得有一點……我現在要展胸瀝陳於諸君之事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不能夠。諸君到了自己因此事而苦痛的時候，亦無法可為……總之對於在長期間內愛我的諸君，深致感謝之意。」

說了後，大島先生就走下石階。

此後第三年的初夏，悲哀的消息到我們的耳朵裏來了。大島先生在東京寂寞的旅舍中的一室內，因肺病死了。不久，大島先生在小盒中變成了灰帶到我們的鎮上來了。由先生之遺言，葬在鎮的墓地上。

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大島先生的墳是在這冷清清的小山的墓地上。大島先生的墳是靜悄悄地在墓地一角樹蔭之下。這個墳造成的時候，鎮上的人誰都不注意牠的。是這樣一個可憐而難看的墳。在大島先生對面角上是一位鎮上過最幸福生活的老翁的墳。這位老翁是一代之巨富，他的墓石的華美，在這地方幾無與比倫了。老翁的一位親戚是有名石匠，經過數次選擇的石頭從山上取來，加以極奇異的刻工。過路的人多立在老翁的墓前，合掌祈禱自己也像這樣的幸福。

但是大島先生的墳過了一年，過了兩年，連石碑都沒有。二坪（六尺見方爲一坪，譯者

註) 大的墓地的當中插了一枝朋友寫的木棒，兩旁種了兩株常綠樹，大島先生的朋友都是窮措大，雖悲傷也無法子。有一次我去參拜大島先生的墳，不知何人拿了一塊差不多圓的自然石放在墳當中，四周又放了三四塊扁平的石頭。我看着那塊圓形石，想起大島先生以前在黑板上畫的圓形來。不久在圓形和扁平的自然石之間，雜草叢生，恰好像柔軟的皮毛包着大島先生的身體似地，蔓生在墓地上面。野荻的紅花，薄草的白穗，伸出在雜草之間，好像告訴我們最親愛最親愛的大島先生眠在此地。

這是我的先生的墳。

讀完了這一篇小說之後，是容易引起悲悽之感的；不幸的大島先生的面貌，是會時時呈現在自己的眼前。——一個和善的性格和一座悽涼的墳墓。而入後的墳墓所葬地的對比描寫，更顯示了階級的不平。大島先生是怎樣死的呢？——本篇裏，作者是告訴了我們，若果讀仔細一點，是便會知道的。

本篇，孫伯剛譯。

第二五 吶喊自序

魯迅

「吶喊」是魯迅的創作集，這在前面已加介紹。這是「吶喊」的序引，詳述了他的文學生活的經過，以及「吶喊」一書是如何的寫成。

我在青年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是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

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辦法，拿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

生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衆的

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聚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啊，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

*

*

*

*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的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字，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

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敝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張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在這一篇序文裏，作者是首先敘述他自己的早年的不幸的生活，這生活對於他後來的創作影

響極大。次敘他的讀書的經過，及決定學醫的原因，講了他在南京和東京的事。往下說他在日本時從事文學活動的經過。以後，就敘述他如何的開始寫小說，以及「吶喊」裏幾篇小說完成的經過，以及集印成冊的理由。所以，這一篇題序，實際上就是「我的文學生活」一標題的內容。讀此，可以了解這一家創作生活的全體。

第二六 故鄉

魯迅

「故鄉」在魯迅的小說中，除開「阿Q正傳」而外，是最足以代表他的一篇。這裏面所描寫的，是中國農村的崩潰情形。作者以傷感的情懷，把這一些很具體的事實描寫了。至於藝術手法上的老練經濟，那同樣的是值得注意的。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呵！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於什麼好情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

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闍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

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犙儘力的刺去，那犙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雖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揀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藍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

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於是我又很盼望下雪。

閩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

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爸爸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④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啊！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烏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麼……」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儉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來吃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

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渣……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閻士說。

「啊，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閻士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有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士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

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烟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况；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把所有草灰（我們這里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小，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

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脚，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泅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一篇小說，是很深刻的描寫了農村的倒塌。從主人公閩土以及圍繞在他的周圍的人物的生活形態裏，是把具體的事實指示給我們，說明了它的必然。在新的經濟侵入農村以後，農村是無法維持他的查觀了。但作者雖傷感，他並不絕望。在結末處，他說，「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於是，是說明了作者自己的態度與對這樣事件的理解。

第二七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郁達夫的「一個人在途上」是一篇回憶他死去的孩子龍兒的抒情散文。也是他所寫的第一。

Foot 中最爲讀者所稱道的一篇。特選刊於此，作爲抒情文的範作。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已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

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忽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歷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

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的散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住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說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

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憤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

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呀？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呀？」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住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

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的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不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要響了，停了一會，就又叫起來，到了舊歷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不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歷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剎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當到京之夜，見了他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剎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

頭在看樹上的我。摘取了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墮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於是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罷！」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房起坐室裏，并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急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作爲抒情文的最主要的條件，是感情上的真摯性。感情必需真摯，才能深刻的從內心裏感動著讀者。郁達夫的這篇散文，不僅顯出作者的豐富的感情，而且也顯示了這種感情的真摯性。——動人

性。死去了孩子的父親的懸哀，在這裏，是描寫得深刻的很。手法是直敘，沒有特殊需要指出的地方。

第二八 連翹

契里珂夫

契里珂夫(E. Tshirkov)俄羅斯小說家。一八六四年生。朋友都是農夫和窮人的孩兒。在中學時，即富有革命思想。他的小說，描寫着鄉間的黑暗，也常常用革命的背景。他的文學生活，是一八八六年開始的。他擅長作劇，自然而多變化，緊湊不下於契訶夫。他的作品，率直，生動，清新，善於心理描寫，富有諷刺的情趣。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芬芳呵，當太陽還未趕散那殘夜的清涼，從夜的花草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

是年青時候的一個早晨。我和一個溫文美麗的少女，正在野外散步之後的歸途。愉快的小鳥的隊夥似的，我們跳出小船，便兩個兩個的分開，各因為送女人回家去，都在街上紛紛走散了。

太陽纔照着街市，那金色的光綫，正閃閃的晃耀在教會的屋頂和十字架以及高的房屋的窗間。道路還靜默而且風涼，人家的窗戶裏都垂着帷幔。……那窗後面的人們還都落在沈睡中。……我們的足音在早晨的寂靜裏便聽得高聲的發響……

從密密的攢着鐵釘的長圍牆上，沈細鈿的垂着濕潤的，盛開着紫的和白的球花的連翹。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樣的非常呵！當你纔二十歲，和溫文美麗的少女同了道，每一互相警視，互相微笑，便喜孜孜的發抖的時候……

「給我拗一枝那連翹花罷……」

我們立住了。圍牆又高又滑。而且簇着釘。想用手杖鉤下那著花最盛的枝條，終於不如

意。下雨一般，在我們上，連翅灑下了香露的珠璣……

「一枝也可以……」

「白的？」

「就是……不不，——紫的……」

我爲了溫文美麗的少女，去偷連翹花，將自做了犧牲，爬上圍牆去了。我被鏽的釘刺破了手腕，然而我絕不留心，因爲我絲毫沒有覺得痛。香氣很強烈，我的頭便不由的轉向了旁邊。露滴從枝頭直洒在我臉上，捏着的手杖唧唧的響，少女欣然的微笑着，我在伊頭上，香雨似的降下了凌晨的清露……我想將凡是著花的連翹，儘折給伊，白的，以及紫的……

「已經夠了……」

我便勇士一般的跳下圍牆來。那高興快活的含着愛情的眼睛，以沈默的感謝向了我晃耀。

「這給你……做個……記念……」

伊不說了，而且將紅暈起來的臉藏在連翹裏。

「記念什麼的？」

「今朝的散步的記念呵！……連翹的……而且，一清早，這花怎樣的香得非常的事。

……」伊說着，向我的臉這一面，遞過那潤澤的連翹的花束來。

「你的手怎麼了那血……」

這時我纔知道，自己的腕上有着滲出鮮血的傷痕。

「痛麼？」

「並不……這也是記念罷……」

伊給我一塊小小的絹手巾。我用這包了手。於是彷彿爲了愛人的名譽的戰鬥，因而受傷的勇士似的前進了。我們站住，剛要話別的時候，伊討回手巾去……

「將這個還了我罷……」

「不。這存在我這裏……做記念……」

我還給伊了，是讓了步的。這手巾不是已經被我的血染得通紅了的麼……

然而，唉，所謂人生這一種卑下的散文……這常常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向着遼遠的太空的莽蒼蒼的高處，剛剛作勢要飛，正在這瞬間，這便來打斷了我們的翅子了。

我在眼睛裏，浮着心的弛放和幸福的顏色，捏着那纖細的發抖的少女的手，沒有放，以為數秒鐘也好，總是拖延一點離別的時光。我凝視着兩頰通紅的，一半遮在連翹的花束裏的少女的臉；而且彷彿覺得醅酏了。但不知道，這是因為連翹的香氣，還因為少女的紅暈的兩頰和嬌怯的雙眸……睡得太多的懶洋洋的門了出來了，而且搔着腦後說：

「唉，先生，褲子撕破了……得縫縫……這不好……」

我回頭向背後看，少女掙出了捏着的手，高聲笑着，跑進院子的裏面去了。

「伊逃掉了，這是怎的？喂，管門的，你剛纔怎麼說？你沒有怎麼樣麼？」

門丁委細的說明了理由：

「掛在釘子上了似的……這不好……」

我一看自己的衣服。於是因爲慚愧和屈辱和卑下，臉上彷彿冒出火來……全然，在那白的連翹花上，似乎被誰唾了一口唾沫……我向着家，靜靜的在街上走。早晨的禱告的鐘發響了。雖然很少，却已有雜坐馬車在石路上飛跑。大門的探望扉開合着……現世的生
活已經開始了……

便到現在，我還記得那一個春天的早晨……攢着鐵釘的圍牆，垂下的連翹的盛開的枝條，馥郁的露水的瀑布，掩映在紫的和白的連翹花間的嬌怯的少女的臉……

而且便到現在，在我的耳朵裏，也還聽得趕走了幻想和春日清晨的香氣的，那粗鹵的門丁的聲音。

阿阿，一清早，連翹怎樣的香得非常呵，在太陽還未從連翹上吸盡了露水的時候，而且你纔二十歲，一個溫文美艷的少女和你並肩而立的時候！

契里珂夫做從軍記者也很有名，在這一方面的著作，有「巴爾幹戰記」、「戰爭的反響」等書

——他的全集共有十七册。他是藝術家，又是革命家，又是民衆的啟導者。在藝術方面，他是契訶夫以後的智識階級的代表者。本篇，是他的 *Bozhen* 之一。周作人譯。

第二九 伊拉司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的創作，可分爲兩期。前期的作品是沒有主義的「哥薩克」一類的著作。後期的作品，都是反映着托爾斯泰的思想主張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伊拉司」就是他的後期作品之一，反映着他自己的主張的。這故事說的是：

在烏芬省裏住着一個巴希開人，名叫伊拉司。伊拉司的父親活着的時候，並不富裕，是個勤儉持家的人，勉強替他兒子娶了媳婦；不到一年，自己就撒手長辭了。那時他父親所遺

的資產不過七條公牛，二隻牡牛，二十頭綿羊。然而伊拉司自從自己當家，便同他妻子鎮天作工，勤苦非凡；早晨起來比別人總早，晚上睡覺比別人總晚。天天如此，勞苦了共有三十五年。每年積蓄下許多金錢，就慢慢的成了本地的大富翁。

他一共有二百匹馬，一百五十頭牛，一千二百頭羊，僱了許多牧馬羊的工人。又僱鄉婦多人，叫他喂牛，擠馬酪，做牛油；頓時僕婢成羣，各鄉鄰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忌妒他。他們背地裏常說道：『伊拉司真是交好運的人！穿的也闊，喫的也好，要什麼有什麼。像這種人活着纔有味呢！』那時候伊拉司也結識了多少有錢有勢的人，同他們的交情都很不錯。那些人慕他有勢，都從遠方來投他，他也個個待的很好；解衣推食，絲毫沒有吝色。祇要有人來訪他，立刻殺羊宰豬，忙作一片。把馬酪，清茶，羊肉，許多食物裝出來奉客，如果客來的多，就要把大肥牛來宰食了。

伊拉司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都已給他娶妻成室，女兒也出嫁了。當伊拉司窮乏的時候，兩個兒子都同他在一塊兒做工，作那牧馬喂羊的生涯，等到他一成富翁，二兒子

也都居移氣，養移體起來。田地也不種了，竟是游手好閒；都染得了統袴的習氣。大兒子很愛喝酒，喝醉之後，每每打架生事。有一天竟被人打死，小兒子娶了一個潑婦，那婦人鎮天在他丈夫面前造弄是非；鬧得家宅不安，兒子也不聽父親的話，迫得伊拉司不得不與他兒子離居。

伊拉司給他兒子房屋，牛，馬，讓他們兩口子搬往外邊去住。這麼一來，他的財產就短了許多。忽然又病死了好些羊，以後正遇着荒年，種的穀粒全不生長，冬天又死了許多牲口，好馬也都染疫而死。那時伊拉司交了否運，自己又當精力就衰之年，賣力氣的事情不能親自去做。他的財產已所剩無幾；直到他七十歲上，衣服，地皮，馬具，廠車，種種家具變的變了，賣的賣了。伊拉司竟成了一個赤貧的人。咳，壯年享盡榮華，不想到了老年還要受這樣的苦！這真是他始願所不料的呢。他的財產除了身上的襯衫，皮衣，破帽，破鞋之外，竟一無長物。與他老婆沙姆牛衣臥泣的情狀，真是叫人酸鼻。他兒子自從分家以後，早已遷往遠方；女兒也死了多時，舉目無親，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他的。

那時他鄰人默哈買沙見了他的情狀，很憐憫他。默哈買沙自己也不算窮，也不算富，溫和和的度日子。可是他的性質很是良善，見伊拉司竟是要餓死的樣子，心中很過意不去。就向他說道：『你同你老妻到我這裏來罷。夏天請你在菜園裏頭替我幫忙做工，冬天請你喂牲口，請沙姆養牛，煮酪。所有一切喫着的事情，全有我一人供給。你要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我，我都可給你。』伊拉司道了幾聲謝，就同老妻一塊兒到默哈買沙家做工去了。起初覺得非常痛苦，後來慢慢的慣了，也就勤勤懇懇用他全力來做工。

主人僱了這樣僕人，很覺得力；因為老人從前也曾做過了家主，知道各種規矩。所以也不十分懶惰，忠心替他主人辦事。到是默哈買沙看見這樣高貴的人，竟墮落到這種地步，真未免有些可憐之處呢。有一天默哈買沙家到了幾個遠親——其中有一個姆爾（俄國宗教中之司鐸）在內——主人叫伊拉司宰羊作食，伊拉司遵命殺得煮熟，端出來敬客。客人坐在皮褥上，一壁兒喫羊肉，喝牛酪，一壁兒同主人講話。伊拉司忙着張羅客人，從門傍不住的出進。主人一回頭看見他，指着他對客人說道：『你看見從門傍經過的老頭兒麼？』客人

說道：『看見的，莫非對於他有什麼奇怪的事麼？』主人道：『奇怪是沒有什麼奇怪，不過這人非他，就是當年本地的大富翁名叫伊拉司。也許你曾經聽說過麼？』客人說道：『誰道沒有聽說過，不過是沒有見過，然而他名聲卻很大呢！』主人道：『可是現在他貧無立錐，在這裏做工呢！他的老婆我也雇着喂牛。』

客人聽着很是奇怪，不覺搖頭弄舌嘆息着說道：『可見得幸福的轉移，好像車輪似的，一頭高一頭就低，循環往復，有什麼正則呢。可是老人的運氣既如此壞，他也覺得憂愁嗎？』

主人道：『誰知道他；要是從外面看來，見人也很溫和，臉上也沒有戚容，鎮天做工也沒有什麼怨艾的樣子，真叫人奇怪的了不得。』

客人道：『可以不可以讓我同這人說幾句話？我要問問對於他自己一生感觸什麼樣。』主人一面答應，一面高聲叫道：『伊拉司，這兒來！請你來喝一杯牛酪，把你老婦也一塊兒叫出來說幾句話。』說不多時，伊拉司同他妻子都已來到在客人及家主面前，請了一個安，念禱告詞，就旁着門坐在短椅子上，他的妻子揭開簾子到內室去，同他女主人一塊兒住下。

主人倒了一杯牛酪給伊拉司，伊拉司接着僵僵着給衆人道了謝，喝了一口就放下了。客人向他說道：「老人，你現在覺得甚麼樣？你回想從前的生活，不覺得憂愁嗎？據我看來你原先何等的享福，到現今竟流落到如此地步，豈不很可憐嗎？」

伊拉司聽着臉上微微的一笑，說道：「講到有幸福或沒有幸福的事情上來，我給諸位說，諸位也未必能信。不如問問我的婦人，他的性情很直，心裏想得什麼，嘴裏都說出來。他給你們說這些事情全是真實的。」客人就對着籬子說道：「那麼請教你對於原先的幸福和現在的憂慮有甚麼見解麼？」沙姆道：「咳，我跟老頭兒同居已經有五十年了！天天兒要找幸福，卻終沒有找得到，那知道現在我們錢也沒有了，人也給人家做工了。可是這二年來那真正的幸福，竟被我們找得了。我們也不必再要別的，就是這個也很覺得知足的了。」

客人聽得很奇怪，就是他主人也覺着他所說的話很奇怪，站起來揭開籬子，要看看老婦人的態度什麼樣。那時候老婦也立起身來，垂着兩手。一壁兒含着笑，一壁兒用眼瞞他的丈夫。老人見了也含着笑，卻不說什麼話。等了一會，老婦又說道：「我所說的全是實在的情

形，並不是隨便鬧什麼笑話。費了半世的功夫，要去找幸福；有錢的時候，一點兒都找不到，等到我們窮乏了，竟成乞丐的樣子，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找到了幸福。我們還有什麼要找的呢？」

客人道：「到底現在你們的幸福是甚麼呢？」

老婦道：「我把這裏的緣故從頭講給諸位聽聽。當我們有錢的時候，我同老人沒有一刻平安的時候；也不大談天說話，也不想到自己的心靈，也從沒有禱告過上帝。我們的事情夠多麼忙！一回兒客來了，就要操心怎麼請他喫，怎麼樣送給他東西，總不肯讓別人在背地裏笑我們小氣；一回兒客走了，就要去監着許多僕人，不許他們偷喫閒食，也不准他們躲懶。樣樣事情都要自己管住。你說這分造孽到甚麼地步呢！一回兒惦記着小牛，小馬，不要被狼攫去了；好馬不要被賊偷去了。躺下睡覺也睡不熟，又恐怕綿羊壓死小羊。正要睡着，忽然又忘了一件事情，就立刻起來，等到辦好，又想起今年怎麼樣過冬的事情來了。我同老頭兒那時也總沒有愜意的日子，他說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我偏說要那樣做；大家就吵起來。這

不是罪孽嗎？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是「在操心裏和罪孽裏活着」！那幸福的生活那兒能見着呢？」

客人道：「然而現在卻怎麼樣？」

老婦說：「現在我們倆全是和和氣氣，一心一意的所講的話純粹從愛情裏出來；也沒有什麼吵嘴的事，也沒有什麼掛心的事，所天天兒想念的就是這樣纔能伺候我們主人。我們都用力來做工。覺得替主人做事是一件極喜歡的事情，總要使主人不喫什麼大虧，心裏纔覺得舒服。做完了工，中飯也有了，晚飯也預備好了，馬酪也喝了。天一冷，也有柴燒，也有皮衣穿。閒的時候就思想我們心靈，禱告禱告上帝。咳，五十年來滿處找不得的幸福，卻不料現在輕輕易易的竟找得了！」

客人聽着都笑起來。

伊拉司說：「諸位請不要發笑，這件事情並不是說笑話，卻是人類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很傻，因為丟了許多財產，就常常哭泣。現在上帝卻用真理來啓示了我們！我們今天同諸位

講的話，並不是要表明怎麼樣的快樂，我們很願意諸位用你們的良心想一想這件事！

沙姆改着容說道：「伊拉司所說的話全是實在的見解，也很不錯，聖經上所說的也不過如此罷！」

客人全止了笑，在那裏靜悄悄的想。

托爾斯泰主義的精神是什麼，這裏面是寫出來了。所以，那一對老夫婦，在他們把家產全部散失之後，在他們的精神上，是反而感到平安的。托爾斯泰的後期的創作，教訓的意義是很強的。「伊拉司」在教訓着的是什麼呢？它和「難道這是應該的嗎？」是不是共通的在一個意義上完成着任務呢？——在這些所在，讀者應加以研究。本驚，耿濟之譯。

第三〇 苦惱

契訶夫

諷刺作家，在俄羅斯之有契訶夫，正和法國之有莫泊桑一樣。但契訶夫的描寫，是比莫泊桑更深刺一些，在藝術上的成就，是更高大一些。這意義，在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說話裏，就已指了出來。「苦惱」就是一篇諷刺之作，而這諷刺是會令人流淚的。這是他的名短篇之一。

「滿肚悲哀說向誰？」

黃昏的時候。大塊的濕雪在街燈的四周懶懶地打旋；屋頂上，馬背上，肩上，帽上，也蓋着薄層的濕雪。趕雪車的馬夫郁那卜太伯渾身都是白的，像個鬼一樣。他坐在車箱上，動也不動，身子儘量彎向前；很像就是有絕大的雪塊壓在他身上，大概他也未必肯動手抖去。

他的那匹小雌馬也全白了，也不動一動。她的寂靜，她的瘦骨的嶮稜，她的腿的挺直，看上去她竟像五分鐘一匹的糖馬。也許她是想出了神哩。好好地從那灰色的田間風景裏被拉到這種鬧烘烘的地方，卸下犁耙來到這奇怪燈光底下拖雪車，誰到了這步田地也不能不想出了神的。

郁那同他的小馬停在這裏好久了！他們是飯前出來的，到這時候還不會做到一趙生意。夜色已漸漸罩下來了。路燈的淡光漸漸亮起來了；街上漸漸熱鬧起來了。

郁那忽聽見有人喊道：『雪車到維波斯伽雪車！』

郁那驚起回頭，從那雪糊着的睫毛毛縫裏看見一個軍官，穿着陸軍大氅，披着風帽。

那軍官喊道：『到維波斯伽！你睡着了嗎？到維波斯伽！』

郁那把韁繩一拉，表示答應；大塊的雪糕從馬的肩膀背脊上飛下。那軍官坐上了雪車。郁那喊着口號，伸長了頭頸，站了起來，揮着鞭子。那雌馬也伸長了頭頸，曲起她的挺直的腿，緩緩地向前走……

『你這渾虫！往那兒撞？』郁那聽見前面顛來顛去的一大堆黑塊裏有人喊着：『你撞什麼？靠右——右邊走！』

那軍官也狠狠地喊道：『你車也不會趕！靠右邊走！』

一部轎車的馬夫向他咒罵；路旁一個走道的正從雪車的馬前走過，肩膀擦着馬鼻子，他怒氣沖沖地瞪了郁那一眼，抖去了袖子上的雪。郁那在車箱上坐立不安，好像坐在棘針上；一樣搖着兩手，眼睛滾來滾去，像中魔的人，不知道他身子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爲什麼在這里。

那軍官帶笑說道：『這班促狹鬼！他們偏要撞到你前面，或跌倒在馬腳下。他們一定是故意的。』

郁那對那軍官一望，嘴唇微動……他明是想要說什麼話，但沒有話出來，只吸了一口氣。

那軍官問道：『什麼？』

郁那歪着嘴微笑，直着喉嚨，枯燥地說道：「我的兒子……兀……我的兒子這個星期裏死了，先生。」

「哼！害什麼病死的？」

郁那把全身轉過來朝着他的顧客，說道：「誰知道呢？一定是熱病……他在醫院裏住了三天，就死了……上帝的意旨。」

「轉過身去，你這渾虫！黑暗裏有人喊着：『你這老狗，昏了頭嗎？你瞧，你往那兒撞！』」

那軍官也說：「趕上去！趕上去！你這樣走，我們明天也到不了。快點！」

郁那只好把頭頸又一伸，站了起來，搖着鞭子。他幾次回頭望那客人，只見他閉着眼睛，明明是不愛聽他訴苦。

到了維波斯伽，放下了客人，郁那停在一家飯館傍邊，仍舊蹣着身子，坐在車箱上……那濕的雪仍舊把他和他的馬都塗白了。

一點鐘過了，又過一點鐘……

三個少年人，兩個高而瘦的，一個矮而駝背的，一同走過來，嘴裏彼此嘲罵，腳下的靴子蹬的怪響。

『車兒，到警察廳橋！』那駝背的用沙喉嚨喊着。『三個人，二十個壳白。』

郁那把韁繩一抖，二十個壳白是太少了，但這却不在他心上，無論是一個盧布，是五個壳白，他都不計較，只要有生意就好……那三人嘴裏噤里咕嚕罵着，一擁上車，搶着要坐下。車上只有兩個人的座位，叫誰站呢？吵罵了一會，他們才決定叫那駝子站着，因為他生的最矮。

那駝子站在郁那背後，呼氣直呼在郁那的頸子裏。他鼓起他的沙喉嚨喊道：『走罷！快走！……噢，你戴的一頂什麼帽子！京城裏找不出比你更破的了……』

郁那笑道：『嘻——嘻……嘻——嘻！不值得誇口！』

算了，不值得誇口，快點去罷……你只會這樣慢慢地踱嗎？噯，你要我在你頸子上請你一下嗎？』

那兩個高的之中，一個開口道：「我們頭疼。昨兒在德馬索那邊我和法斯加兩人喝了四瓶白蘭地。」

那邊那個高的狠狠地說道：「我不懂你爲什麼說這種話。你說謊同畜生一樣。」

「打死我，這是真話……」

「真話！差不多同說瘋子會咳嗽一樣真。」

郁那笑道：「嘻——嘻高——高——與的先生們！」

「吐鬼捉了你！」那駝子怒喊着：「你這老癩鬼，你走不走？這算是趕車麼？還不拿鞭打她一下！重重的打她一下！」

郁那覺得背後那駝子的破沙喉嚨和那顛來攔去的身子。他聽見罵他的話，他看見來去去的人，他覺得心裏寂寞的味兒反漸漸減輕了一點。那駝子罵他，咒他，直到後來一大串的咒罵把自己的喉嚨噙住了，嗽個不住。那兩個高的少年正在談着一個女人叫做什麼納底希達的。郁那時時回頭看他們。等他們說話稍停頓的時候，郁那回過頭來，說道：「這是

期裏……兀……我的……兀……兒子死了！

那駝子咳嗽完了，把嘴唇一抹，嘆口氣道：「咱們都要死的……快點趕！快點趕！朋友們，這樣的爬，我可忍不住！什麼時候才能到呀？」

「也罷，你鼓勵鼓勵他罷。頸子上給他一拳！」

「聽見了沒有，老瘟鬼？我要叫你喊痛。我們要同你這樣的人客氣，我們只好下來跑路罷。老鼈兒，聽見了沒有？你難道不管我們說什麼嗎？」

郁那聽見了，——可沒有覺得頸子上的一拳。他笑着：「嘻——嘻……高興的先生們……上帝給您健康！」

一個高的問道：「車夫，你有老婆嗎？」

「我嘻——嘻……高興的先生們。我現在的老婆只是這個潮濕的地面了……呵——呵——呵……只是那墳墓了……我的兒子死了，我還活着……希奇的事，死錯了人……死鬼不來找我，倒找着我的兒子……」

郁那轉過身來，想告訴他們他的兒子怎樣病死，但正當這時候，那駝子嘆口氣說：「謝天謝地，我們到了！」

郁那接了那二十個壳白，瞪着眼看着那三個少年走向黑暗裏去。他仍舊是孤單單地一個人，仍舊無處開口……剛才暫時減輕了的苦痛，於今又回來了，並且格外刺心，格外難過。郁那眼巴巴地望着大街兩旁來去去的行人，這邊望望，那邊望望：這成千成百的人當中，他那裏去找一個人來聽他訴說他的苦惱呢？

一羣一羣的人走過來，走過去，沒有人憐他，也沒有人憐他的苦惱……他的苦惱是大極了，無窮無盡的。好像他的心若爆開了，他的苦惱流了出來，定可以淹沒這個世界。可是總沒有人看得見。他的苦惱不幸被裝在這樣一隻微細的殼子裏，就是白天打了燈籠去尋，誰也看不見……

一會兒，郁那聽見裏邊走出一個看門的，帶着一個包裹；他打定主意要和他攀談。他問道：「朋友，什麼時候了？」

「快十點了……你爲什麼停在這兒趕開去！」

郁那把雪車趕開了幾步，蹣起身子，仍舊去想他的苦痛。他想，對別人說是沒有用的。但是不到五分鐘，他又伸起頭來了，把頭一搖，像是感覺疼痛似的。他拉起韁繩來……他忍不下去了。

「回去罷！回到車廠去罷！」

那匹小雌馬，好像她懂得主人的意思，快跑起來了。一點半鐘之後，郁那已在一個很髒的大爐子邊坐下了。爐子上邊，地板上，板凳上，都有人睡着打呼。屋子裏空氣悶的很，有種種臭味。郁那看看那些睡着的人，抓抓自己的頭，頗怪自己回來這樣早……

「我今天掙的錢還不夠買馬吃的雀麥呢……怪不得我要這樣苦……一個人要是會作活，要是有的吃飽，要是他的馬也有的吃飽，就不會慌了……」

屋子的那邊，一個馬夫坐了起來，睡眼模糊地咳一聲嗽，伸手去摸水桶。

郁那問道：「要喝一口嗎？」

『好像是的。』

『盼望你喝口水會見好一點……可是我的兒子死了……你聽見嗎？這星期裏，死在醫院……不幸的事……』

郁那要看這幾句話會發生什麼影響，但他看不出什麼。那個馬夫喝了水，蒙着頭，早又睡着了。郁那歎口氣，抓自己的頭……那馬夫害渴要喝水，郁那害渴要說話。他的兒子死了快一星期了，他還不會真正同誰談過……他想正正經經地談一回，細細地談一回……他想訴說他的兒子怎麼得病，怎樣痛苦，臨死之前怎樣說話，死的時候什麼樣子……他想訴說他的兒子死後的喪葬，他自己怎樣到醫院去討回他兒子的衣服。他還有一個女兒阿二在鄉下……他也想談談阿二的事……是的，他要說的話多着呢。聽他的人應該歎氣，應該感動叫喊，應該慟哭……最好是對婦女們談談。婦女們雖是蠢東西，他一開口，她們就要哭了。

郁那想：『讓我去看看我的小馬。睡覺還早呢。』

他穿上外衣，走到馬房裏。他想着馬吃的雀麥和草料，想着外面的天氣……他在沒有人的地方是不能想着他的兒子的。他可以對人說他兒子，但是空想着他，想像他的樣子，那是受不住的痛苦……

郁那在暗地裏忽然瞧見那雌馬的發亮的眼睛，他就問道：『你在嚼草嗎？你嚼罷，嚼罷。……我們掙的錢不夠買雀麥，只好吃草了。……是的，……我老了，趕不了車了。……我的兒子應該趕車，我不行了。……他才是個馬夫呢。……他應該活着。……』

郁那沈默了一會，又接着訴說：『是這麼一回事，老太婆（指雌馬）……庫司麻（他的兒子之名）死了。……他同我告別了。……他無緣無故地死了。……倘使你有一匹小馬，你是他的親生娘。忽然你的小馬兒去了，死了。……你不傷心嗎？……』

那小雌馬嚼着草，聽他訴說，她嘴裏的熱氣呼到郁那的手上。郁那忍不住了，就把他的悲哀全告訴她了。

讀了契訶夫的這一篇文章，真是誰個也得流淚。一個馬車夫死了他所鍾愛的兒子，他的傷心的程度，是無可名言的。無可奈何，他祇有去找一兩個同情於他的人，把他的悲哀訴說出來，使他痛快一點。可憐的是，連這一點都辦不到。在大風大雪之中，他向乘車客訴說，乘車客却不之理。弄到結局，他不得已，祇有把他悲哀的心境，向他的小馬傾訴。人間同情心的缺乏，人間的悲哀，表現得真是深刻達到了極點。莫泊桑却不能這樣辦，他的表現是較浮淺得多了。所以諷刺小說的寫作，最主要的是諷刺得深刻化。本篇，胡適譯。

第三一 這一次的離故鄉

許欽文

爲着使讀者更了解這一作家，以下引用他自己的話來作爲說明：「我雖受了很多魯迅先生底影響，但他底長處深刻和濃厚我都未曾做到，他的作品是單純化的，『吶喊』和『彷徨』有着明顯的中

心思，我底是這樣地雜亂……」我底生活委實常在變更中，我寫作底動機的確不一致，因為時常陷在孤寂和恐慌中，想有出路，不得不虛擬出個希望來；許多篇底寫，目的並不在寫成。以後的結果，只是以為正在寫，就是正在掙扎進行，得以自解自慰吧了。我的這些作品，原是我掙扎底痕跡呀！——

從這段話看來，作者是怎樣的在創作着，是易於理解了。

「出門全利，不如家裏。」

「人家的金窠銀窠，不如自家的草窠。」我的母親時時這樣說。

從前她的父親每年須往北京兩趟，那時汽車尚未通行，汽船不時出險，旅行不如現在的安。見人須拱起雙手，舉杯須畫一圓圈，作客又不如現在的自然。記得幼時風狂雨大，雷電交作，兄弟姊妹聚在一室面面相覷的時候，她又要說：「你們真是幸福，父母都在一塊。像我幼時，倘若你們的外祖父正在路上，碰着這種天氣，那怕是半夜三更，你們的外祖母也必定起來朝天祝禱，我幫她料理香燭，就是暑天，兩腿也會顫抖的呢！」我雖然不時和她說：

「現在不是那樣了。」但人微言輕，那里能夠把她腦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消掉。嘗思取消她這種印象，我的外祖父或者有這種能力，無如早已旅行到非人間的世界去了。

十一年十月六日的後半夜，我醒過來，覺着氣溫比前半夜低了，照常的把被窩弄了點小，漸漸的暖了起來，很是甜蜜的樣子。這時空氣是靜寂着，只有時鐘不絕的發出滴搭滴搭的聲音，我聽着不知不覺的發生異樣的感應，却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想有事總得白天去做，黑夜應該睡覺的時候何必多想？我又將睡去，突然聽着時鐘打了四響，這響聲與平常的截然不同，我喫了一驚，還沒有從異樣到完全平靜的情緒，立刻變為興奮的了。同時感激時鐘，也很怨恨牠，沒有牠響，我必又睡着，誤過預定的事了，可是我這時不得不拋棄我暖和甜蜜的被窩，也是牠的響來促成的。

這時我似乎被一種極大的勢力逼迫着，不得不坐將起來，可是一經坐起，不但不身覺着寒冷，無情的寒氣侵入被窩，直攻大腿，打一個呵欠，全身顫抖一陣，腰背的酸痛也覺得了，只是覺着再鑽進被窩是無上的幸福。我忽然無前提的感着——

「這時不應該起來，這里不應該離開。」

我就想用這瞬間所感着的取消預定的事，呵欠接連的起來，身子也跟着顫抖，好像是贊成這辦法，並且促成決定。我昨天睡的太晚，事情也太多做了，無怪腰背要酸痛，今天又起的這樣早，身體不就要病倒麼？我似乎——實在應該趕快決心，一準用這瞬間所感着的取消預定的事罷。然而腦中又起了個念頭：「預定的事是經過三個月的思考的。」我並非以經過時間的長短為標準，而不承認一瞬間所感着的是不能打倒經過三個月思考預定的事的，我是沒有却下這念頭的方法，是顧不到這瞬間所感着的。

這種事情我早已畏惡了，因為一打鋪蓋，跟着就須消失魂魄。我的經驗，為人做這種事情與爲自己做是一樣的。我做這種事情不知已經多少次，觸景生感，傷事重憶，我這時的腦筋，真是忙碌極了。

爲的是怕母親聽見，起來爲我造飯，我打鋪蓋輕手輕腳的不敢作聲。母親只准我幫同她汲水，不准我燒火，有時我已經捏起燒火棒，她常趕來奪下，六妹也只得洗菜，八妹是更其

無須說了。她說，兒子和年幼的女兒是不能做燒火這種事情的。她自己從未做慣這種事情，現在勉強的去，不時要患頭暈。唉，我自回家三個月以來，餐餐喫她造的飯，真的不安極了！她不肯讓我做我腦筋中的兒子應該做的事情，我不能盡他腦筋中的兒子應盡的職分。她並不責備我，我委實夠難受了。當我被他誓下燒火棒的時候，竟能使我懷疑我的解除婚約是做錯了。我情願在路上買點糕餅當早餐，不願他起來爲我造飯，增加我的難受。那知道我打好鋪蓋走下樓去，堂前早已點着明亮的燈，夾着水蒸氣的烟一團一團的從廚房裏溜出來，六妹八妹也都起來了。就是我又睡着了，她們既然都已起來，總會來叫我的，反正總得做我預定的事，我似乎也無須感激時鐘；可是她們的拋棄暖甜和甜蜜的被窩，爲的是什麼呢？我口裏却不由的這樣說了：「怎麼我一點也沒有聽見你們的聲音？」母親似乎無暇理會這問題，八妹叫我蹲下，兩隻小手就攀住我的頭，小嘴巴對着我的耳朵輕輕的說：「阿娘說是你身體太累了，應該多睡一點，叫我們不要驚醒你，所以我們都是輕手輕腳的沒有作聲。」回憶我五六歲的時候，一刻不能離開母親，一天不見，一天流涕。夜半如聽見有狗吠或者風

吹物響等聲音，就必須用手去摸她，看她是否在我的身旁。因為覺着只有她能夠唯一的絕對的愛我，盡心的保護我。現在，只有我能忍心的離開她，她對我，何嘗改變了從前的態度！只要把我回復到五六歲時的情境，難道我會以三個月的思考來決下離開她！倘使時鐘不響，我自己已不起來，以我的經驗推度，她一定不忍來叫我。五年前我從奉天回家的時候，她不是說，「一切都不要緊，只要你回到家裏就好了！」固然她是安慰我，看她的神氣，委實是很高興的。她的爲我造飯，無非是寧可預備罷了。驚醒我的時鐘究竟是很可恨的，八妹小手觸我面部的脈覺，和她輕脆的聲音，如果不再見她的面，這種殘覺，恐怕是永久不會消滅的了。

這時六妹幫助母親造飯，八妹戀戀的和我說——

「你去的北京，是否就是四妹讀書的北京？——寒假，暑假，五妹，四哥都必回來，四妹爲什麼老是不回來的呢？」

「只有一個北京，我去的自然就是她讀書的北京。因爲那里路遠，所以她不能常常回來。」

「我想路遠也不難回家，譬如外婆家比進城遠，我們往外娘家只要早點動身，晚點回來就得了。她一年，二年，四學期，五學期的不會回來，難道她把我們忘了，連早點動身，晚點來到也不願意？」

「不，北京比外婆家實在遠的很多很多，要遠一千幾百倍，就是有像幾十個一百個的外婆家那樣遠。」

「那末，也是走不到，搖不到的了。」

「這不打緊，因為有這樣很好的東西可以坐，就是走的很快的火車。」

「那末，四姊爲什麼不坐這很好的走的很快的火車回來呢？」

「坐火車要化很多的錢的。」

「要化很多的錢才能坐牠，我想這火車也不是好東西了。並且前幾天阿娘想買一方肉給你喫，她說，「阿松是喜歡喫肉的，他就要出門去了，應該給他喫點肉，可是一角小洋也沒有。」後來只買了六個銅子的魚，三尾小鱒魚給你喫。我家現在沒有錢可化，你怎能去坐

要化很多的錢才得坐的火車呢？我已十幾個銅子積起來，就給你拏去罷。」她說完就走着要去拏錢了。

「呀，小妹妹！」我趕緊叫她回來說，「我已經有了免票，拏着這免票去坐火車就無須化錢了。」

「那末，四姊爲什麼不也去拏張免票坐着火車回來呢？」

「這種免票像她的女人是不能用的，並且很不容易拏到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小妹妹，饒了我罷，這些話我不能回答你了！」

時鐘又響了，爲我挑行李的元貞司務也來了，東方的天已漸漸的從鮮紅變爲蒼白，我就須離開她們了。下一次的鐘聲我不能再在這裏聽見了，或者我不能再在這裏聽見鐘聲了。

「今天天氣倒很好！」我這樣勉強的安慰母親的說。

「順風」母親現着，我看去是勉強裝作的，笑臉說。這兩個字含着我外祖父的歷史，決非元貞司務之流所能了解。

我離開她們約走了二十步，八妹追上來和我說：「我已大起來了，不要再玩泥人竹馬這等東西了。和四姊也說一聲，回來的時候，可將買玩具的銅錢給我買石板呢團！阿娘說的女人十二歲爲大人，再過四年，我就是大……」我剛出門，她就希望我回去。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我或四妹回到故鄉的時候，恐怕石版呢團她又不適用了。人生無時不在改變，過一剎那就有一剎那的改變，這一剎那的我決非前一剎那的我，下一剎那的我又非這一剎那的我；人生不別則已，一別就是永訣，因爲下次再會，已不是別時的人生。不過小別不易覺着，而闊別之可悲，就在這裏了。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那時的她們難道還是今日的她們，那時的我，又必非今日的我；我們既然免不掉今日的永訣，將來另一人生的會面，今日又何必希望牠！

當時視爲當然，說來却很費解。爲什麼我和我的行李一上航船，我的故鄉就背着我搖

搖擺擺地移去，並且漸漸的收縮，終於連小黑塊也不見了？

「民國時代真是兩樣了，」航船約行了半點鐘的樣子，坐在我斜對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人家，不自然的伸出長着一寸多長黃褐色指甲的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摸着他的鬍鬚，搖了搖頭開口說，「學堂更其無謂，不說別的，只要看太平濃的三奶奶，要是革命黨不造反，就是她的丈夫不再考上去，她做個秀才娘子也夠好了；現在呢，她的三個兒子，到東的學堂去畢業，到西的學堂去畢業，你看做了一些官沒有？大的兒子更其不懂道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當當給他訂的媳婦，無緣無故的要他的父親爲他去解約，會有昏君的父親真的爲他去做，這也是民國時代纔有的事情好，現在三房媳婦一個也沒有進門，連女兒也看她大阿哥的樣子，大了不要嫁人，只知道老遠的自去讀書……」所謂太平濃的三奶奶，不就是我的母親？最不懂道理的大兒子，自然就是我了。這幾年來我在故鄉的時候，委實遠不如我八九歲時作客外婆家時候的多，無怪全船中的人們沒有一個認識我，要「擺著和尚罵賊禿。」可是說話的老人家，我却還能認識他，他比十年以前的神氣，不過額上的綹紋深

了一點，眼球愈加凹進去就是了，人生少年時代最易變更，現在的我的確與十年前的我大不相同了，他的不再認識我，並不僅是他記憶力太差的緣故，我若十年以後回到故鄉，我的母親大概仍然一見能認得，六妹八妹不免要模糊了。人生只有一個正真的母親，就是我十年以後纔能回到故鄉，我的母親仍然不難一見就認得，這一點亦可以安慰的了。不過我的母親老了，父親也老了，十年以後，不消說是六妹，就是像八妹的妹子，也是不會另有的了。我的戀人是我個人的戀人，父母爲我代訂的媳婦是渠們有關的媳婦，我鹵莽的請求渠們爲我解婚約，渠們愛我而俯從我的心願，致使別人代渠們難受，我不肯多犧牲一個人家的女兒來裝點父母的門面，這可算是我的不孝了。我的弟妹或者真的是受我的影響，我受誰的影響，我自己却不知道，那位老人家也沒有提。

船又行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一位瓜子臉的少年在船旁站將起來，一位坐在他同排的二十多歲的女子，似乎起初不知道他去做的的事情，伸着頭去看他，只見她着忙的把她的頭縮回來，嫩白的腮旁立刻紅起來了。「不要在這裏小便！」又是那位五十多歲的老人家，

大聲的止住瓜子臉的少年說：「你們年青人真的不懂事，這是趕水湖開光的時候，洗菩薩眼睛用的水，要到這裏來取去的，那裏可以在這裏小便！」過了五分鐘，船已搖出趕水湖，瓜子臉少年又站起來，水中東東的響，二十多歲的女子聽着很不自然，我們的船是逆水而行的，瓜子臉少年的小便立刻流到趕水湖去了，不過那位老人家再也不去管那些事情了。原來「刻舟求劍」這種事情還通行於我的故鄉，這不過是小焉者耳。

船過姑娘橋，就是「先生，落何行家？」和「轎要不？」這種噪音來振動我的耳膜，不由得使我記起我十六歲時初次往杭州鐵道學校讀書時的情形，也是經過這姑娘橋，就聽見這種噪聲，他們這樣不絕的問，我覺得一句不回答是不應該的，可是自己却不會回答，也是不勝其回答。這時，對於這一點無非是這樣想，譬如不聽見就得了，我第一次往杭州的同伴一起有七個，都是舊同學。內有二個，一個也是我的堂兄；一個也是我的表弟。和我同年紀的有三個，堂兄比我長二歲，表弟和另外的一個同學比我小一歲。將到西興的時候，我的堂兄這樣提議說：「渡過錢塘江不准再犯手淫，大家贊成不？」他說完似乎覺得不好意思，又說

了付「希望諸同學對於手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記得我是第一個贊成人，結果沒有一個不說「贊成！」不過不到一個月，星期一的早晨，一個和我同年的對我說：「昨夜，我何嘗不記得你堂兄的話，不過……」我這樣回答他：「你今天可以多喝一杯煉乳，下次不要再到城站去逛就是了。」因為那時城站是杭州城內最熱鬧的地方。不久鐵道學校就要鬧風潮，解散了，怎樣起來，怎樣解散，我現在已模糊，只記得將解散的時候，用名牌、桌椅和黑板把院子裏的兩口井都填滿了，還有一首風潮歌許多人唱着——

清明時節雨蕭蕭，鐵路學校鬧風潮，借問學生何處有，齋夫遙指拱宸橋？

現在，我的堂兄和我小一歲的我的表弟都在公署裏當科長，暑假時我的堂兄親口和我說：「我手下就是用我的筆去斷定，土匪強盜已經死了三千多了，要飯喫真是沒有法子！」看他說完很是不快的樣子，我就安慰他說，「這有什麼要緊呢，只要用刑的時候不去看就是了。我雖然看見一隻狗被人打就要代表同情，但是看到報紙上載的某處戰爭死了幾萬萬，我一點兒也不起感應，就是你剛才所說的，把「千」字換個「萬」或者「十」字，

我聽着反正是一樣的。」其餘的有在銀行的，有在錢莊的，總之都給資本家管賬。假使鐵道學校不會起風潮，沒有解散，我們七個人現在都在交通事業上服務也未可知。有的做站長，有的管鐵路，有的整機器，關於我們七個人運命這樣重要的風潮原因我怎樣會把牠忘掉？然而管理或者幫助，像做站長，段長等等的，搬運豬，牛，土匪等等，和給資本家管賬，或者幫治理者殺人，這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七個人運命的改變，原來並不在這種職業名稱的區別，我把那風潮的原因忘掉，實在也算不得一回事。

西興岸頭漸漸的，也是搖搖擺擺的，向我們的航船移近終於和我們的船旁相接觸，我就下船走過狹義的小沙漠。這也是當時視為當然，說來却很費解的，引我渡錢江的小汽船，「嗚」的一聲以後，接著牠和我坐的渡船的繩索忽然挺直，只聽得牠咕嚕咕嚕的叫，白沫不絕的噴在水中，不再向前移動，對岸的杭州岸頭却漸漸的向我移近來了。

這好像是有無數頭的一團亂絲，如果沒有特別的嘴或者筆是不易說或者寫出來的，牠刻在我心中的條痕是很深的，反正不易忘掉，和別人又沒什麼關係，實在沒有勉強把牠

移到紙的條痕版上的必要。

三天以後的傍午，我已坐在北京五面紙糊窗的屋子裏，起初主人對我很是客氣，帶着高興的神氣表示歡迎我，說：「我實在很喜歡常常看見你，你將到那個衙門去辦公事呢？」我說：「我還沒有找到事情，盼望你推薦我呢！」經我這一說，主人的神氣立刻變了，不勝形容，只是覺着可怕極了。「你莫非連報紙也不看，那天的報上明明載着，黃坡對於鄉親只每人給一張車票，幾塊零用錢，叫他們立刻回鄉去，免得流落京寓。他是已經做了大總統了，還只……」主人又勸戒我說：「所謂長安難居，這里維持不易，不如趕早設法回去罷？」我想，找不到事情，大不了得不到錢。沒有錢，大不了買不得煤和米等等。沒有煤和米等等，大不了做不出飯或麵。不喫飯或麵，大不了胃臟起變態，也是使神經不快。就是像劉蕺山先生的固執，他成仁時遺下的紀念桌子，我看他指甲刻在桌面上的條痕也不過二三分深。這有什麼大不了，主人的神氣何必這樣難看？我並不因為有了主人的話稍萌回到故鄉的念頭。

這一篇小說所寫的，是描寫一個青年依戀在故鄉家庭間所享受的溫情。同時，也描寫到離開故鄉以後的旅途的飄泊之苦。可是，他終於堅決的拋棄了他的舊的故鄉。青年的心理描寫，在作品裏是有了相當的成功。問題是，他還不能更深刻的本質的抓住寧臨的核心。

第三二一 送車

凌叔華

凌叔華的小說，寫封建家庭的內幕的，以「有福氣的人」和「送車」為最優秀的。他把封建家庭裏許多的矛盾現象，在這兩篇小說裏曝露了。這裏選用「送車」這一篇。

「你說我們的廚子老實？」白太太把嘴裏的瓜子皮吐在地上，臉上露出精明的笑，手裏又拿了個瓜子，然後接下說，「王小姐，你還沒管過家，那知道底下人的壞處。唉，簡直沒一

個老實的！那天我叫他買一隻雞回來，我拿秤秤過明明是一斤四稍微高一些，他却報一斤五了。豆芽菜十四個銅子一斤，前幾天，我問過的，他說人家非十五個銅子不賣，我們的爺偏愛吃這菜，只好讓他去買吧，倒也不錯！十一斤菜掙一個子兒，兩斤掙兩個，還有一斤魚一斤肉裏可以措多少油水那更不用提了。這倒不差，怪不得他新棉褲都穿上，前天出門還穿上青暉嘜鞋，一雙鞋就得花兩塊錢，實在他瞞起來賺的多少，我們還不清楚。」白太太愈說愈像忽然發現了什麼危險性的東西，緊皺了眉。

「現在東西也是貴，一雙鞋就得一兩塊，他們祇掙三四塊錢一個月的那裏夠用？」王小姐答。

「東西比前幾年貴多了，這年頭，什麼不貴的！從前我沒出嫁時，一石雪白的上米纔六塊錢，老媽子工錢祇給三吊，還不到現在一塊錢呢。我們家那時用的底下人，簡直數不過來，我們房裏做細活的兩個，粗活的三個，抱妹妹的一個，大嫂子房裏細活的一個，奶孩子的兩個，粗活的一個，二嫂愛精緻些，她房裏細活的兩個……」

「周太太同小孩子來了。」老爺坐在一旁看報，望見窗外的人，打斷太太說不完的話。
「對了，昨天我們約好去送徐太太車的。」白太太忽然想起這回事來。她却不慌不忙走到門口，笑着讓客道：

「周太太，請進來坐吧。大小姐怎的沒來，想是又要考書用功了吧……現在女孩子也同男孩子一樣讀書要強了，其實模樣兒已經生得那麼標致，就夠人求的了，還要念書，吟詩作對，將來不曉得多少人害單思病呢，嘻嘻！」她說完很得意的笑。

「白太太什麼時候都忘不了我們玉英，你若有個大少爺，我就許給你做媳婦兒了。你一定不會搭婆婆架子給她氣受。」

「我要娶到這樣的兒媳婦，疼都怕疼不過來，那裏還會擺架子，給臉看。」白太太讓了客進來，一邊說着話，一邊笑嘻嘻的瞧周家的二小姐。她說：

「二小姐今年十歲了吧，真的水葱兒一樣鮮嫩，我要有這麼一個女兒，一定不讓她上什麼學堂，留在家裏打扮打扮就夠開心的了。」

「你這樣喜歡她，把她送你做兒媳婦吧。」

周太太才說完，羞得二小姐往媽身上亂藏。

「真的嗎，一言既出，四馬難追呀，周太太！我們倒有一個這麼大的兒子，不知配得上不呢。球子，快來，快來見丈母娘吧！……球子！球子呢？」

這時室內充滿了太太聲音，那尖促調子與得意的笑聲，老爺睜了眼祇看到目前人影散亂，却沒聽到些什麼話。

「球子呢，爸爸，快找他來，找到他才許你做公公呢。」太太仍大聲笑着說。

「球子還沒下學，」他看了看鐘，說，「你們是不是送四點二十分的車呀？已經三點五十分也該去了。」

「不要緊，這個鐘也許快？」太太答。

「那裏快，不是對午礮上的嗎？」

「有時球子來上，他常弄快了的。周太太你們等我一等，我還沒換衣服呢。」她說着跑

出客座，一邊吩咐女僕道：「李媽，把鷄蛋糕盛一碟出去，櫃子裏的桂花糕也盛一碟，切一碟梨，好好勸小小姐吃，我就來。」

咯噔，咯噔，上樓梯聲，啾啾啾……走到這邊開櫃的腳聲，窗戶傾狂傾狂的跟着響動，啾啾啾——啾，走到那頭，桌子上放的瓷器杯碗相撞得像在開行火車內一般響。

「李媽，我的鑰匙呢？裙子呢？沒有？」

李媽趕緊跑上樓，她的小腳上梯子聲一如主人。

「怎麼你不搶過來，讓小少爺拿去玩？阿才，快來，你把媽的鑰匙拿到那裏了……」

「……李媽說你拿去的，快拿來，一會兒上街給你買餅乾……李媽，你找一找他身上，昨天就在他口袋裏找出來的……在地上啦，李媽，不用找了，快拿裙子來……」

「我的粉盒子呢？阿才，你拿了沒有？」

這末了一句比方才一片聲更着急。她想車站是那麽熱鬧地方，那能沒有粉盒子。

「媽我也去？」小阿才撒嬌的喊。

「不要去。你去做什麼？在家裏叫李媽陪你玩好了。」

「不！我要去！」孩子說完帶哭的喊。

「真是討厭！李媽，來同少爺換衣服吧。換那身小洋服，快點。襪也要換了，這樣大的窟窿，都不給他補一補，不知整天做點什麼事？」

「我那裏閑過嘍……一天七事八事的。」李媽低低嘍叨聲。

「媽，我要打傘。」小孩喊。

「打什麼傘，快走吧。」

「外邊陰天要下雨啦，一會兒把我的新衣服弄濕了呢？」

「事兒真多，爸爸，你在櫃頭上給他拿一拿傘吧。」一邊喊着，娘兒倆咯噠，咯噠，……的下得樓來。

「車都快開了，還送什麼約了人家來，不是早就預備好的……」老爺嘍嚕着，太太也沒心聽，早就搶了洋傘趕向客廳去，一邊嚷道，

「外面有點風，你們夠衣服嗎？二小姐，再吃塊蛋糕吧，這是自己蒸的，車站上沒吃的賣，吃多一塊，不要緊，這東西吃不壞的……」看這熱情勸食的神氣，不似上車站的，像去充軍。

「白太太，已經打過四點了。」王小姐說，站起來也要走。

「我們還趕得上送車嗎？我的錶已經四點十分，比你的還快。」周太太笑着立起來。

「你的錶也不準吧？到隔壁公安局問問朱大爺，王升。」

這時王升正站在房內倒茶，聽命去了。

「若去就快去，還問什麼，愈擔擱愈趕不上了。」老爺說着大踏步走出去，滿面堆了抑鬱不耐煩。

周太太說，「我們就趕去也還趕得上吧？」

「王升就回來。哪！她跑回來了。若是太晚了，饒了白花車錢還得吃一肚子風。」

王升回來說那裏的鐘果然比這裏慢五分，可是離開車祇有一刻鐘，大家吱噓了一會兒，公認除了坐汽車，趕不上了。

於是打電話去汽車行叫車，那邊說就派來。

太太們重復坐下等，白太太仍舊滔滔不斷講話，兩個孩子圍着茶桌吃點心，室內頓時恢復方才緩和空氣。

座鐘一分一分過了，碟內桂花糕裝到各人肚裏時，已經過了十分鐘，汽車還未來，火車就要開，趕不上了。

「這怎好呢，汽車還沒來，火車快開了吧？」白太太這時纔着了急，「汽車行這樣靠不住，明白答應了立刻來的，過了時還沒到，王升！王升！你是叫那家的汽車呀？」

「泰東的，我打了兩個電話去催，他們都回已經出來好久，就到了。」

「什麼就到，現在還來做什麼，車都要開了。」

「車是怎樣也趕不上。我們用不着汽車了。」周太太似乎想到汽車出一回是要兩元的所以急急說明。

「他們已經派了車來了，」王升爲難的說。

「叫他回去了，誰叫他來得這樣慢？」

「人家來一趟也要費汽油的，那里肯這樣聽話。」王升低低自語着，走了出去。

白太太這時又掉轉談鋒到最得意的佣人問題了，她說：

「你們瞧他多護着汽車行，他們答應給他多少底子錢吧？」

「什麼東西都過不得底下人手，他們「過水都要溫一溫手」的，」這題目也是周太太最得意的，聲調是非常响亮，「買米，買煤炭，買油鹽醬醋，照例他們得落一份底子錢不用說了，隨便你叫人送點東西上門來，他們也拉着要錢，簡直是「多個下人多個賊，」你花一塊錢裏至少就得有一毛是給他的。」

「這算是加一捐吧。」王小姐插話笑道。

「叫他們買菜常常是加三加四捐呢。」周太太把手裏的瓜子皮使勁往痰盂一擲，發洩多時悶氣似的。

「可不是嗎？我昨天叫廚子來親自對他說人家買雞都是四毛五毛一斤，像張太太那

天買的都是四毛五，怎麼我們買就得四毛六呢，你猜他的話多氣人，他說張家買的是老鷄，祇能熬湯不好吃，您要買，我四毛四都可以買得來。我說，那麼你的鯽魚怎買二毛八一斤，人家只買二毛六？他答的也夠氣人，他說太太頂好自己去買，價錢就不會錯了。我若自己去上市，還用廚子做什麼？」

「你們廚子光是回嘴還算好的，唉，我們的還會往家搶油搶米呢。」周太太說到這裏聲音極低，像是什麼機密大事，這倒是她的好意，恐怕這裏廚子聽了去，白太太面上露出感激與同情，「我們打米煮飯向來都得來問我要鑰匙，這樣，廚子不是不能往家帶米了嗎，可是他就在打米的時候多打一碗兩碗，有一回我想出法子來，打完米就看着他浸在水裏，他就沒法往家拿了，唉，可是過幾天我在廚房菜桌底下找出一蒲包發了霉的米，又臭又爛，洗也吃不得，我氣得要立刻叫他走，可是我們老爺頂喜歡他的菜，就不答應開他。把我氣得足足躺了兩三天。咳，白太太，還是你命好啊，你們那位什麼都由得你。」

「他管家倒是全由我，」她說着臉上浮出得意神色。

的。『可是大家都說你們的老爺有些脾氣，』周太太這句話是白太太得意神色招出來的。

『脾氣倒是有的，他管起孩子來真是一分一釐都不肯放鬆，孩子見了他，像是小鬼見閻王，』說到這里，她忽然後悔把自己孩子比作小鬼，故住了語。

『可是「嚴父出嬌兒。」』周太太記起一句俗語，連忙說。

『我看老爺們裏頭，』白太太還想到方才的話，『還是徐太太的頂好。他由得她瘋，今天陪着電影，明天陪聽大戲，那裏熱鬧，跑到那里，一對小孩打扮得洋娃娃一樣可愛，滿處跟着媽跑，瞧着就夠快活的了；徐太太年紀還不很大吧，你認識三年多，總是嫩和和的，沒有改樣子。』

『也不用操心柴米，老爺掙多少交她多少，風花雪月儘意的由得她使用，老得就慢了。』周太太似羨慕又嫉妬的說。

『人家不像我們這樣，替男人過日子能省一個錢就省一個錢，把自己熬得老母狗

似的，光是看家看孩子……」白太太先似褒貶，後似自傷了。

「說的是呢，」周太太也有所感，嘆了一口氣，「饒了熬成我們這樣，他們爺們也不見得跨獎我們，到是見了那路胡花錢的女人，非常羨慕呢。」這話自然指的是徐太太，白太太也明白。

「古語說的不錯啊，」白太太極感嘆的說，「頭妻賢，二妻愛，三妻當作菩薩拜，徐太太上頭聽說有過兩個太太，她是三填了。」

「什麼三填啊，那兩個還活着，住在鄉下呢。她是自由戀愛結的婚……」周太太露出瞧不上的笑，底下話不好意思說出來。

「到底什麼叫自由戀愛啊，那天我問我們的那個，他說，你要知道做什麼？」

「白太太你真老實，連這個都不懂？他們說我們這樣明媒正娶，經爹媽手定的都不算自由戀愛結婚，你們這樣不知叫做什麼——結婚，名子不大好聽似的，那天王玉英告訴過我，怎的忘了？」周太太追想一會也沒想出來。

給周太太一說，白太太忽然想起自己男人時常不耐煩的面孔，提到結婚的事尤其不高興，她意識中常常有自由結婚就是電影上看的緊緊相抱相吻的影子。她嘴裏常罵那不要臉樣子，可是同時她想到如果他老爺就是那樣男人呢……

「我還瞧不上那樣結婚呢。我們這樣雖不是自己挑的，倒是光明正大，若說情份不好，孩子也有了，好幾個了。」白太太露出勝利的笑容。

「對了麼？」周太太也得意的笑，「我們也一樣養好幾個孩子。想起那個徐太太，我還沒告訴你呢，今天她走了，我們大家不怕說說，她告訴我說，『到這里她坐近些，聲音極低的，』那天你們老爺在她家抱怨家裏沒趣味，說這都是舊式結婚害了他。」

「也是他們拿花轎請我來的，」白太太覺得一股怨氣往上直沖，恨不能抓到一件東西攆個碎才好，「怎麼沒趣味，一頓不是吃兩大碗嗎？」

「是呢，所以我抱不平，其實我也有些氣，他說的舊式結婚，我立刻駁她說，什麼沒趣味，孩子都有了四個了？」周太太帶義憤的說。

「哼，我們這樣人就是不會畫眉毛飛眼睛，今天穿紅，明天穿綠，那樣逗着爺們玩，所以男人覺得沒意思。」白太太氣呼呼的說着，眼却直直在看着桌子，一會兒她想出一件事來告訴周太太了。

「這事我一向都沒有給你說過，我們老爺那天由徐家回來，他說他們說你比你的老爺大七八歲，樣兒像是他的媽。這話很像徐太太口氣，也許就是她說的。」

「說就由她說吧，我們也不是做人家三填四填的太太，好說不好聽，什麼填不填的，填小老婆就是了。什麼闊氣威風啊！」周太太也有些氣了，又說，「這一回我們沒送到她的車，又有得她嚼舌了吧。從前跟你很親近似的，後來好像又不是了？」

「從前我看見你們大家都同她來往，我只好也湊湊熱鬧應酬應酬。」

「她老爺是個紅官，現在還有許多人應酬她，這個太太倒是不能得罪的。」周太太小聲說這麼一句，白太太立時啞然不响了。

「現在她老爺的勢力聽說更大了，王小姐你知道徐老爺這次升的什麼官？」周太太問。

「好像什麼監查委員吧？」王小姐答。

「對了。就是什麼監查委員權柄大。」周太太說着心中憂慮到丈夫的前程，也許被這次沒送到車，女人進了謔言誤掉了。回家告訴丈夫，還許要看他臉色，一時間憂慮忽變成煩燥，可是無處發洩。

白太太滿肚委屈憤恨，一時也沒話說，恰巧這時王升走進來說汽車來了，同他講了半天，都不肯走，說是不能叫他白費汽油來一次，他回行裏不能交代。

「誰叫他的車來晚了，還誤了我們到車站呢，這錢不能給，告訴他吧！」白太太怒火冲天的叫道。

「可是我們打電話與他那時離開車祇有十來分鐘，他開車到這里至快也得六七分鐘呀，他說。」

「你爲什麼總護着他說，他是你的什麼人，用你這樣向着他？反正，我沒有坐到他的車，就不能給錢！」

「你告訴他，我們沒坐了車，不能給錢吧。」周太太因事亦關己，所以插嘴說。

「周太太，請您想想，他們開一回車來是得化汽油，一定不能白來的。您明白這個理，不用……」

王升沒說完，被周太太喝住了，

「什麼明白不明白的呢？我就明白沒坐車不用給錢。用不着你替汽車夫回嘴，你就這樣告訴他好了。」

王升嗒喪臉，不肯走出去，白太太叫道，

「快出去同他說，別在這里費話擔誤事，去呵！」見他不走又喝了一句。

「我說，我說了，也得他聽呀？方才若不是隔壁老張勸他，差點沒把我揍一頓。我怎不同他說……」王升也氣急了。

「你不去叫廚子去？」白太太掉頭後窗喊廚子。廚子站在院內拔鷄毛，笑着回道：

「太太，我更不會說了，老王爺都說他不過，我不會說，去也白去。」

「簡直你們兩個人一條心，汽車行照顧你們什麼來嗎，都這麼護着他？」白太太這幾聲吆喝，倒把方才的悶氣洩了一些，還有一些也得發洩發洩。她走進後院，叫道：

「老爺，你來看看這兩個大爺，簡直支使不動了，你來打發他們吧。我簡直再不管這事了，有了這兩位大氣派的大爺，都是你僱的人，你支使他們吧！」

老爺一口答應下來，叫王升拿了幾角錢去，這天大不了事便完了。

周太太聽見汽車開走之後，殷勤作別要走，王小姐也同出去，白太太快快的送了她們，回到房來，見老爺歪在大椅上一聲不响的看書，輕輕皺了眉，似乎在想什麼，這模樣觸動她方才的心事，可也不好意思立刻說出來，祇好又拉了方才的事來說，

「簡直的，我告訴你說吧，我說了不知上千上萬遍了，嘴都說破了，你還不信，這一個廚子，一個當差，用他們一天，我得短一年命。再這樣忍下去，肚子先得漲破了！」

老爺仍緊皺了眉看書，裝不理會，她往下發話道：

「自然哪，這樣老婆，氣死一個算什麼，死了更好，挑知心合意的再娶；可憐的倒是四個

孩子……」說到這裏，她坐下抽咽，十分委曲的低泣起來。

「你不喜歡的底下人就開了他們好了，何必拉拉扯扯的說？」老爺放下書嘆了一口氣。

「你光會看書，想人家的！」女人兩字她沒敢說出來，裝作拭淚說不出的樣子。

一會兒老爺仍不開口，又拿起書來看。她接下說：

「你光會以貌取人，你瞧廚子笨頭笨腦的就說他老實，他若是老實，就不會買一斤四的鷄報一斤五了；他不賺錢怎會穿得上青哩嘜鞋呢？王升也夠的，五毛六一筒的香煙，他報五毛八，別看差兩分錢，兩分錢就是八個銅子，夠買四個燒餅，四個燒餅夠吃一頓的了。前天的蜜橘，明明賺了一毛大洋……」

太太正欲滔滔發揮下去，老爺拋書止住道：

「你換一個題目講好不好？總講他們，不煩膩嗎？」

這話又觸到方才聽的閑話，太太嗒然一會兒才答道：

『不講這個講什麼，反正我不會講那路風花雪月的話，我還看不上那些……』
底下的話，祇有太太自己聽見了。

這一篇『送車』的內容，寫一個封建家庭的事件，已如前述。作者，是抓住了這一位太太，從若干的細小事件之中，瑣瑣的敘述，盡量的揭露了封建家庭的黑暗。人物描寫得極生動，且細碎有致。尤其是末一段，更十足的曝露了封建家庭醜態的另一方面。



南 强 書 局 出 版

再版
錢謙吾編
語體日記文作法

再版
錢謙吾編
語體寫景文作法

錢謙吾編
語體書信文作法

328 頁

305 頁

310 頁

實價 0.85

實價 0.80

實價 0.80

『寫景』是初學文學時的主要題材。此書就是教授怎樣寫景的。有很多的青年歡喜寫景，但是怎樣去寫，怎樣才能寫好，却是他們不得解決的苦悶。有很多的教師也想從寫景方面誘導青年走上文學的路，但是感到一種困難——苦無適當的教材。此書出版就把這些困難都解決了。

日記是每一個青年都應該學習寫的。但，應該怎樣去寫呢？寫的方法又有幾種呢？寫時應該注意那些地方呢？要有怎樣的修養才能成爲優秀的日記作者呢？此書就是答覆這一些問題的。青年對於這一些關於日記的問題包管你能在此書得到滿意的說明。

每個人應該知道寫信，但書信的意義是什麼？書信應該怎樣寫？應該怎樣把他寫好？怎樣才能使讀的人感到一面在讀書信，一面在欣賞文學呢？這一切在本書裏都給了詳細的解答。且選集中外名人的書信多篇，以爲學習之範本。

上海北四川路益坊三十八號

上海

南強書局

英漢雙解 英文文法辭典

James A. Hennessy 著 鄧志達譯

這是讀英文的，教英文的，看英文的，以及寫英文的學生們教員們和商人們必須隨身攜帶的一本參考書。此書不僅解釋文法上的術語，和列舉文法上的重要定律，但也指示出那些最易用錯的字應該怎樣用。備此一書就能立即地簡要地把英文文法中的最困難的問題解決了。

此書在英美出版，風行一時。現由鄧志達先生添譯漢文註釋，使初學英文的青年們也能夠一樣利用此書。

精裝 實價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益坊八號

王柯吳
慎柏念
名年慈

編合

新術語辭典

諸君

閱讀書報的時候，不是常常碰

到看不懂的新術語

麼？不是感到不知何從

查出牠們底意思之痛苦嗎？

然而這本「新術語辭典」就是企圖

代諸君解決這種困難的。

這本辭典包括了哲學，文學，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等科學上的重要的術語達數

千個，各加以扼要而又明顯正確的解釋；且

各附英文原釋。

正編現已出至六版，續編不日出版，續

編有全書「英漢索引」，不僅便於檢查，且可

為翻譯之助。

正編精裝實價二元 平裝實價一元五角

三大辭典

錢謙吾編 新文藝描寫辭典

新文藝描寫辭典是一部專門為著中小學教師和學生編的關於文學描寫的書。它的主要的任務，是幫助從事文學的青年怎樣去觀察，怎樣去描寫，使他們能成為優秀的文學者。教師們有此一書，也可解決文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本書出版以後，年餘之間即銷至六版，且有許多學校規定為學生的必要讀物。內容價值，可以想見。書分正續二編。

正編實價八角五分 續編實價七角五分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付排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出版

一——二〇〇〇册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三十八號

81